

# 代年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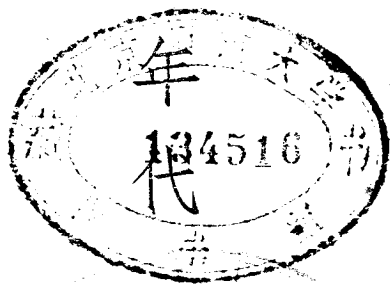
著秋萬崔



版出店書者讀

崔萬秋 著

長篇  
小說  
第二



讀者書店出版

## 第一章

### (一)

我原來在上海一個大學裏當教書匠，八二三戰事發生以後，便應友人之約到後方從事政治工作。南京撤守以後，我便在漢口和長沙之間，來來往往。

這是從長沙到漢口的火車途中。因為離開長沙的前一兩天，零碎事情太多，一天到晚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所以一上了火車便蒙頭而睡，而且睡得很甜。

一陣異常可親的聲音，傳到了我睡夢中的耳鼓，這聲音連續不絕，於是我便從夢境回到現實。睡眠朦朧中隔窗看見隨着火車前進而後倒的鐵道旁的洋槐及遙遙的村落。東方一片紅霞，天已大亮，太陽立刻就要出來的樣子。在都會中討生活的我，若不是這樣旅行，很少看見日出；今日竟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所以異常高興。一骨碌從臥舖上爬起。不爬起還好，一爬起來不得了，隔壁的聲音

聽得更清楚了。是一個青年女子聲音，而且是我覺得親熱的下江口音。泛說下江口音，範圍太廣了，蘇州，無錫一帶江蘇籍的口音，固屬下江，而杭州，寧波一帶浙江系的語言，也不能說是上江。而且同是下江，蘇州和上海不同，上海和寧波又不同，究竟是指的那裏呢？具體的說，是蘇州、寧波、浦東爲一爐的上海話，清脆<sup>ㄝ</sup>柔和，異常悅耳。

隔壁女子的聲音，正是這清脆柔和，異常悅耳的下江口音。這口音不是我的鄉音，但僅僅在上海住過五年的我，現在聽見這口音，覺得比鄉音還要可愛。上海本是一個萬惡之藪，暗黑面的齷齪，實在穢人聽聞。但我們不能因其一面，而抹殺其全體的偉大。單就這次空前偉大的抗戰來說，上海所發揮的經濟力、文化力、羣衆力，是如何偉大，這大概是明眼人所一致承認的罷。上海所具備的偉大性，還不限於此，就是給予男女青年以現代化，以藝術化，以都市化，以進化這些點上，其功績也是不可抹殺的。上海女性口音之清脆悅耳，我想也不外是現代化、藝術化、都市化的結果。

可是，自從倭寇的獸軍侵占上海以來，我由滬而京，由京而漢，由漢而湘。今又由湘轉漢，顛沛流離，再也沒有回轉到上海去找機會。豈只本人沒有回上海的機會，在長沙這幾個月，簡直連聽一聽清脆柔和的上海女人口音的機會也被剝奪了。長沙儘不失爲一個可愛的地方，而人地生疏的我，

在那裏住了幾個月，簡直好像從沙漠中逃了出來一般。我希望早一刻也好，快些到漢口，在漢口至少可以遇見一些從下江來的熟人，聽聽下江口音。

可是，我還在趕赴漢口的途中，已先聽見了下江的口音，這已經使我喜出望外。當我從臥舖上起來，仔細一聽時，還有更使我歡喜的，那女子聲音，竟酷似我兩年前灑淚分別的擲華。

擲華，真是連名字都是可愛的。

我和她相識的時候，她還只有十七歲，但她的身材生得竟那麼高大，乍看好像有十八九歲，嬌嬈婷婷，玲瓏活潑，她的臉龐是漫長的，但一點也不瘦削，紅嫩鮮豔的面頰，活靈靈的眼睛，一顰一笑都表現着青春的美。

我們由娓娓清談，相敬如賓的朋友，進而爲日夜相思，一離開便感到寂寞的熱烈的戀人，時間並未經過幾許長久。我們想愛之後，雙方的生活太幸福了。我們幾乎每日通電話，我們每一個禮拜至少見兩次面。有的時候，她找到了適當的籍口，從學校裏早退兩個鐘頭，她便先到我寄寓的俄國人，所開的公寓裏候我，於是我們便可多會一次。那公寓是在上海頗有點名氣的靜安別墅，我雖只住了一間亭子間，但設備完全係西式，電話、電燈、浴間，應有盡有；而房間內裝璜又異常精緻，巴黎花

紙糊牆，葱綠紗窗，席夢思彈簧鐵絲床，新製的桌椅和五斗櫥，還有一張可容兩人同坐的長「沙發」。這小小的亭子間，是我們兩個的別世界，我們躺在沙發上清談着、歌唱着、朗誦着、有時沉默着。我是一個研究法律政治的人，雖然也常在報紙雜誌寫法律政治的文章，但與文學方面緣分甚少，偶爾看看文學書，也不過是李白、杜甫的詩、水滸、紅樓夢一類舊式章回小說之類。對於當時流行的茅盾、丁玲、巴金的小說，以及朱自清、徐志摩與詩人的白話詩之類，很多理會。但自從和擷華要好以後，耳濡目染，竟受了不少新文學的教育，茅盾的蝕、子夜、丁玲的韋謏、巴金的「家」等漸漸的也成爲我愛讀的作品了。

我若是一個歐美人，我和鄉下那位名義之妻離婚，和擷華結婚就是了。可是我究竟是一個中國人，在半封建的中國，舊禮教依然有強大的勢力，結婚之後決不能因爲教育程度懸殊而自由離婚，所以我和擷華的愛情，也只繼續了剛剛一年。

有一天，事先連通知都沒有，我的父親帶着我鄉下的妻和小兒小女來到了上海。父親的見解是很對的：孩子們在鄉下讀書沒有好先生，所以送到上海來。如果我自己養活不了這許多人，家裏再擔負一些學費也可以的。這樣好的父親，我應該怎樣感謝纔好呢，可是我對於父親這突然攜帶

兒媳和孫子孫女的蒞止，終於不能不提出抗議。

對於這「既成事實」我的抗議，結果是完全被抹殺。父親囑咐了又囑咐的自己回去了，留下妻和小兒小女。

這突然的闖入者（？），使得我和攝華不得不分離，分離以前，我接到她最後給我一封信，淒絕婉轉，至今使我不能忘。

「我所恐懼的別離，終於逼近我們了。但運命這樣注定了，我又有甚麼法子反抗你也許誤會我，以爲你的夫人和小姐少爺來了，我心懷嫉妬，要和你分別罷？你也許以爲我不能和你結婚，感到失望，要和你分別罷？你也許以爲我和一個有妻子的人戀愛，怕同學們嘲笑，要和你分別罷？不是的，都不是的。你有妻子在家的話，我們相識不久，你便告訴我了。我最初便沒有存和你結婚的希望，同時我也並不和一個有妻子的在戀愛爲錯誤。

只是我覺得我們已到應該分別的時候了。

你想，一個鄉下出來的舊式女人，她若知道了她的丈夫真心愛着另一個女人，她的悲哀是如何的深？同時，你也左右做人難，愛情完全貫注在我的身上，家庭間將常常發生齟齬，愛情完全貫注

在你夫人身上，我們便不得不漸漸疏遠。這兩者，都不是幸福的事。

我想來想去，還是讓我走開罷，雖然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過，這一年來，我們已經很幸福了，現在我們以你的夫人來滬爲契機，清算一下陶醉的戀愛生活，你規規矩矩去做丈夫，做父親；我老老實實的去讀書，去做女學生，這樣也好。

好了。就是這樣辦罷。我們的戀愛生活，本來像一首詩似的美麗。一朵花似的芬芳。現在我們要分別了，分別得也要像詩一般美麗，花一般芬芳。

後天，星期日，適逢重陽佳節，我們就利用這詩的日子作爲別期罷。虹口公園，是我們風晨月夕，常常散步的所在，那裏應該保存着我們若干可供回憶的痕跡。下午兩點鐘，請你在荷花池畔候我，我想我會很守時刻的來看你。」

虹口公園一別，轉瞬兩年已過。虹口公園，今日已爲寇軍鐵蹄所蹂躪，而攝華的故鄉浙江，也爲敵軍的穢足所玷辱，攝華本人是逃難在上海租界上呢？還是流離轉徙在他鄉呢？這是抗戰以後我心裏常常懷抱着的不安。雖然我們分別之後，片紙隻字都沒有互通過。

正在極端惦念着她的時候，忽然在火車上聽到她的聲音，我如果是耶穌信徒，我一定感謝得



高呼上帝，我若是佛教信徒，我一定會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可惜兩者我都不是。

我忽忽把睡衣脫下，換上原來的西裝，匆匆洗了一把臉，便匆匆忙忙地走出房門，我想即刻告訴她，我也和她同在這一輛車上。

希望太殷了，往往失望也愈烈，今天早晨的事，正復如此。隔壁是一個已過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並非懶華。真奇怪，這半老徐娘何以竟有那樣清脆的聲音。

我很掃興地回到廂內，同廂的幾個旅伴，也都起來了，有的躺着吃烟，有的忙着洗臉。我無精打彩的隔着窗子望早晨的大地，不久火車便到了停車的站口，岳陽。

## (一)

究竟是在戰時，火車也不能像平時那樣準時開車停車。在一個很鄉僻的小站，往往會停車三小時至五小時以至七八小時，所以從長沙到漢口，平時只不過十個鐘頭便可以到的，我這次却費了三十多個鐘頭的長時間。

從長沙到漢口，好像從鄉村到了城市，我和小孩子似的歡呼跳躍起來。我一下車，便想放下行

李，到大同浴室洗浴，到海軍青年會吃一頓西餐，再往上海大戲院看一場電影，可是時間正在夜間，我不能充分享受都市的賜予。當夜很舒服的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便起來工作，連出去看看朋友的餘裕都沒有。

十二點鐘左右，接到上海時代的女人宋時宜君的電話，說是今天下午三點，各界團體聯合在普海春開會，歡迎國際友人，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叫我一定前來參加。鹿地君及池田女士都是在上海的舊相識，他們在這中日戰爭正甜的期間，竟欣然參加到我們的陣營裏來，這是值得歡迎的。對於這樣有意義的歡迎會，我當然欣然參加，雖然我剛到漢口，有些急待整理的要件。

那一天的歡迎會，熱鬧極了。團體單位，計有十四個，而文化界人特別多，如邵力子、郭沫若、郁達夫、王映霞（那時還未分離）、胡風、老舍、田漢、洪深、金山、王瑩以及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東來的文化人，濟濟一堂，充滿了熱烈興奮的空氣。被歡迎的嘉賓鹿地穿着一身春季西裝，池田也穿着一件淡藍的中國旗袍，許多歡迎的人圍繞着她，隨便閒談。鹿地雖是一位無產階級的鬥士，但是出身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大，態度溫雅，宛如一貴族的佳公子，面龐瘦長白晳，頭髮稍帶金黃，乍看有

一點像歐洲人。

我和鹿地還有幾個從上海來的舊友，站在靠近臨街迴廊那一面，正在聽鹿地談當日日本軍隊於十一月十一日進了南市以後他們夫婦兩人如何在法租界一日三遷，又如何改扮中國人乘船逃出上海到香港，大家都聽得入神，我自己也忘記了自己是在普海春，好像親自在香港看見鹿地夫婦提着一件小提箱東兜西轉似的。正在這時，有一個人在我身後拍我的肩膀，我猛然一驚意識到現在是在普海春，回過頭去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一位穿草綠色軍裝的女兵向着我笑！

「噯呀，擷華！」我又驚又喜的叫了一聲，便拉住了她的手。我真恨中國風俗習慣，連和分別的愛人熱烈擁抱一下的自由都沒有，當着別人的面前。

「想不到罷？」擷華對我笑着說。

「想不到，你怎麼也變成了這個樣子？」

「怎麼，變壞了麼？」

「那裏，變好了！」

「真的呀？」擷華聽見我誇獎她，好像快活了不得的樣子，因為在廣場大眾之中，她沒有法子

表現她的內在的感情，她緊緊的握了握我的手。

主席宋時宜宣佈開會了，鹿地夫婦坐到被歡迎的位子上，我臨時辭去了致歡迎詞的職務，託一個朋友代理，我和攝華坐在最後面，除了鹿地自己演說時，我側耳細聽以外，各團體代表致詞時我們兩個只顧唱唱私語，講我們自己的事。

散會之後，有幾個朋友過來約我同去晚餐，意在爲我洗塵，我謝絕了他們，因爲我要和別後兩年的攝華一塊兒吃一頓三月不知其味的西菜。

攝華爲了要進西菜館子，天星飯店，先到黃陂路女青年會寄宿舍把女兵的軍服脫下，換了一身深紅杭綢夾旗袍，穿了一件黑呢絨大衣，腳下也換了高跟皮鞋，薄於，眉粉，完全恢復了翩翩現代女郎的姿態。這一來，更覺得可愛了，因爲回到我們在上海時她的本來面目。她的身材，本來很高，現在又長得這樣豐滿，面色又那麼紅潤，更是儀態萬方。

「你這是幹甚麼？」我問。

「陪陪你家。」她故意打着漢口白這樣答。

「前進的女同志，比起穿粗布的軍服，還是愛穿紅綢的長旗袍。」我故意譏諷她。

「那是自然。前進的男同志，比起吃大餅饅頭，小米稀飯，不是更愛吃天星飯店的牛油麵包，俄國大菜楊梅冰淇淋麼？」

「我們彼此彼此。都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

兩個人拉着手哈哈大笑起來。蘊華的豪爽的笑聲，仍和兩年前一樣，這懷舊的感情使得我對她更感得親熱。

我們沿着四民街走進了法租界，經過德明飯店再向前到了中央影戲院，戲院的後身便是天星飯店。天星飯店樓下有賣花部、糖果部、餐廳，樓上也是餐廳，可是鋪着很光滑的地板，備有四個人組成的小爵士樂隊，客人酒酣耳熱，便可隨着爵士樂起舞。

天星飯店是以賣花起家的，所以餐廳裏花盆花瓶特別多，沿樓梯很適當的排列着的花盆，每一個餐桌上，也擺着大小不同的花瓶，插着新鮮的花朵，滿廳裏充滿花的芬芳。四壁用黃色油漆，天花板下裝備着很雅緻的電燈。

在漢口能找到設備這樣完美，裝璜這樣華麗的西菜館，很不容易，所以一般從都市來的紳士淑女，都爭着到這裏來，於是便車馬盈門，利市十倍。

我們走進天星飯店，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分，然而房間內已經擠滿了華裝麗服的男女，隨着爵士樂的演奏，一對一對的男女在小小的飯廳地板上相抱而舞。有的人在高舉考克泰爾的酒盃，有的人在前仰後合的狂笑，這裏只看見縱情的狂態。

在一個角落裏，我們相對而坐，彼此對望着不言語。

想不到能夠相聚的人，居然相聚了，彼此感着幸福。一個女子當她心裏頂快活的時候，她的表情，甚至動作，都較平時美麗。尤其她的兩隻玲瓏透澈的眼睛，表達出異常歡喜的感情，俗話說：「眉開眼笑。」正可借來形容她這一瞬間的表情。

「你儘管看我幹甚麼？」還是她先開口。

「你今晚大美麗了。」

「瞎說！」她微噙地睨了我一眼。

僕歐這時送上來乾烤麵包，及鮮紅的俄國菜湯，擷華笑道：

「這纔是我所需要的，久矣哉沒有嘗到麵包和羅宋湯的味道了。」

「你還記得我們在上海，常到霞飛路吃四角小洋一客的羅宋大菜罷？」

「怎麼不記得照例吃過四角小洋的大菜，到巴黎大戲院看兩角錢的三輪電影。」

「還有，從巴黎大戲院出來，照例吃一角錢的冰淇淋。」

「吽！小點聲音，」擷華向四週看了一眼：「一角、兩角、四角，別人聽見了可難爲情？」

兩人相視一笑，各人吃各人的菜湯。

「你怎麼心血來潮，忽然當起女兵來？」一面吃飯，一面閒談，我的話題，便落在她當女兵的動機上。

「怎麼？女子當不得兵麼？」她這樣反問了一句。

「豈敢。」我答。「只是女子參加抗戰，儘有她們適當的崗位，何必一定要當兵。」

「那一類的崗位，纔適於女子？」

「譬如看護，宣傳。」

「噯！」她禁不住笑了起來。「真真你這位迂夫子，什麼也不懂。女兵的工作，還不是看護與宣傳麼？」

「那麼何必戎其衣而軍其帽？」

「那不過是爲了適應軍隊生活的環境。衣裝儘管有些不順眼，其實做的還是女子所能做的事。」

「請舉例言之。」

「剛纔已經說過，看護傷兵，對士兵及民衆宣傳，替士兵寫家信，教士兵唱抗戰歌曲，演抗戰話劇給士兵看。」

「倒也滿有意思。」

「所以樂此不疲了。」

「爲什麼跑到後方來？」

「接洽文化食糧運往前方，向紅十字會要藥品。前方痢疾及打擺子，真真多得很，我們需要大量的奎甯丸。」

「你這項工作很有意義，可惜我不能到前方幫你們忙。」我在聽她述說她工作的內容時，完全被他感動了。攝華與我相別兩年，如此進步，真使我高興。這不能不感謝這大時代，激勵起青年男女對祖國的熱情。



「請你儘量開出定貨單罷，文化食糧也好，藥品也好，我當盡我的力量到各方面跑一下子，幫你的忙。並且要大大的請請你，你說罷，是要看電影，是要吃大菜，是要逛公園，我都儘量陪你，慰勞你這位女戰士。」

「請我倒不必。」她說。「倒是你什麼時候有空，陪我到中山公園裏走走，我還沒有去過呢。」

「爲善宜速，就是今天晚上不好麼？」

「你還是那種老脾氣，做事總是那麼性急。」

「正所謂『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你到底去不去呀？」

「當然去咯，這樣美麗的月夜，躲在房子裏幹什麼？」

會過了賬，我們便從天星飯店出來，在街上僱了一輛馬車，直撲中山公園而去。

### (二)

中山公園，在漢口的西南隅，附近很少人家，只有一家協和醫院。這公園縱橫二三里，有假山，可以攀登，有真湖可以蕩舟，有廣場可以開運動大會，有花園，有游泳池，至於隨地樹木參天，竹林茂密，

則更不待說了。這公園，不惟在華中是最好的一家，就是搬到南京、上海去，也毫無遜色。

這時是夏初時分，徐州一帶李宗仁、白崇禧兩將軍正以南路的炳俊、六，北路的寺內壽一兩敵將爲對手，展開着規模雄偉的中原大會戰。可是這後方的軍事重鎮漢口，賴浴血抗戰的士兵弟兄們的拚死抵禦，現在還是穩若泰山。因此，漢口的市面，空前繁榮，娛樂方面的設備跳舞場、高爾夫球場、咖啡館、電影院，應有盡有。就是這中山公園內，沿湖一帶，有許多北平式的用蓆子搭成的茶棚。棚底下擺着許多茶几、躺椅，躺椅上都躺滿了人，我和擷華走過幾個茶棚，都沒有位子，後來走進一個露天的茶園。露天，看月亮看得清楚，從茶園前後蕩來蕩去的小舟，也在我們眼前經過，覺得比在棚底下還好些。

茶房端上來清茶、瓜子，另外又買了一點香蕉糖、花生米之類，一面吃茶，一面躺在長椅上望月，覺得很愉快。尤其旁邊有一位相別兩年的舊侶相陪，心中更覺得此時此景難再得。

「舉頭望明月。」我不禁低吟出李白的靜夜思中的一句。

「低頭思故鄉。」擷華接了這麼一句。

故鄉二字，引起兩人相同的輕愁。我和她都是離鄉背井到了這千里外的他鄉啊。其實，又何只

兩人，在公園內散步的，吃茶的，有幾個不是從烽火中逃出來的呢？

大概是樹林深處傳來的，一陣幽怨的笛聲，打破了這月夜廣闊的沉寂。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在我們不遠的茶几旁，有兩位穿長衫的朋友，低聲吟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

從水上的扁舟上，又傳出一陣悲涼淒婉的歌聲，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這淒涼的歌聲，更引起我們的鄉愁，擷華歎道：

「豈只東北松花江上的同胞成了流亡的難民，我們上比天堂的蘇杭，又何嘗不已蹂躪於敵人鐵蹄之下！」

「你還記得白香山的憶江南罷？」

「怎麼不記得？我自從隨着隊部從上海撤退以後，每憶故鄉，便背誦憶江南的句子，尤其「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一闋，描寫我們浙江的省城杭州真是雅致秀美。」

我聽她說到這那，不禁吟出底下的句子：

「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正在這時淒涼的歌聲唱到下列兩句：

「那年那月，纔能回到我那美麗的故鄉。」

「那年那月，纔能見到我那親愛的爹娘。」

歌聲越近，其調愈哀，因此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老太爺，老太太，還在上海麼？」稍停一下，我這樣問她。

「是的。」

「他們居然贊成你這位千金小姐到兵荒馬亂的軍隊中服務，真是了不起。」

「爸爸媽媽那裏會贊成？尤其爸爸，他對於這次的抗戰，根本上不贊成，他認為時機還沒有成熟，一定打敗仗，我和弟弟常常和爸爸吵，說他是失敗主義者。他說我們小孩子不懂事，還是老老實實的讀書。我說我的學校在江灣，都被敵人霸佔了，叫我到那裏去讀書呢？他說轉學到租界上的大學好了。我因為不高興再進什麼租界上的大學，所以就留了一封信，「投筆從戎，」後來弟弟來信說媽媽氣得哭了幾場，父親還是一再寫信催我回去。」

「你是不是也想回去？」

「敵人一天不退出上海，我就一天不回去。」

「好志氣。只是不免要成爲不孝的女兒了。」

「古人說得好：『忠孝不能兩全』——」她說罷對我苦笑了一下。

## 第二章

### (一)

世間沒有比新聞記者的消息再靈通的了。我和擲華昨晚在一起吃飯，逛公園的消息，今天早晨九點鐘便有幾家報館的記者打電話來問，並託我介紹擲華和他們談話。又有幾位朋友聽說我從長沙回來，便打電話約我到他們家裏吃便飯。還有一位好奇的太太，聽說我上海的女朋友來了，一定要見見。

爲了回答這些朋友的要求，我於當天晚上六點鐘在江漢路冠生園定了兩棹菜，請新聞界，文

化界的朋友們吃飯，藉以介紹擷華。擷華是名門之女，她父親曾在北京政府做過司法次長，在浙江省做過教育廳長，喜歡飲酒賦詩，是江南的名士之一。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北伐洋軍政權崩潰，他回到上海作寓公，不大管政治上的事情。爲了家庭開銷太大，且有一班過去靠他吃飯的幕僚們跟着他，他便掛起了鄭叔平大律師的招牌，找一筆收入，維持他那一羣食客。一切的訴訟案件，自有他的門生幕僚替他辦，他也樂得詩酒風流，逍遙自在。擷華生在這樣的家庭裏面，社會上相當有點地位的人物，規模宏大的宴客場面，她見得很多；加之在戰地服務幾個月，軍界同志這個請客，那個招待的事情也很多，所以今晚被一羣新聞記者包圍着，一點也不侷促。她從容地談着她從軍的動機，戰地服務的經驗，以及前線缺乏精神食糧及醫藥的情形，希望新聞界代前線的士兵弟兄多多呼籲。

第二天漢口各報都登載着「戰地婦女服務隊隊長鄭擷華」的略歷及談話，甚至有人譽之爲「一九三八年的中國的瓊達克。」報紙真是現代最尖銳的武器，經各報這麼一捧，擷華立即成爲抗戰中心的漢口之紅人，有的青年團體請她講演，有的婦女團體開會歡迎，她在上海讀過一年的興華大學，特爲她開同學聚餐會。這樣一來，我連和她吃吃咖啡，看看電影的機會也沒有了。

孤寂的生活，我也很習慣了，本來不在乎。但攝華這次的出現，攪亂了我止水一般的心情，反來使得我靜坐不住。尤其是天氣漸漸熱起來，每天下了晚班便感覺着夜間這三四個鐘頭，沒有法子消遣。那時候的法租界，是貪玩的人們的樂園，漢口球場、天星飯店、明星花園可以跳舞，幾家著名的旅館如鐵路飯店、新新飯店、大東飯店、紅樓旅館、新亞旅館可以吃酒、打牌、叫姑娘。有些人，花天酒地，簡直是晝以繼夜，結果弄得政府明令嚴禁公務人員之聚賭、狎妓、跳舞。我也有些朋友很歡喜這樣逢場作戲的亂鬧，但我總提不起興致來隨喜。在若干娛樂之中，我既不會打牌，又不會吃烟，從前喜歡跳舞，到漢口連這一點興味也沒有了，因為跳舞需要好的環境，好的舞伴，而漢口的伴舞者，則十之八九是一塊錢出一次堂差的妓女，流品如此其低，和她們跳有何樂趣之可言，所以我悶的時候多半是到美的咖啡或邦可花園閒坐，吃吃冰淇淋或咖啡，有時打打小高爾夫球。也有時候到喜歡談天的朋友家裏串門兒。

三教街有一位在交通機關裏服務的朋友，一面兼編當地報紙的文藝欄，名叫顧鴻麟，是我的小同鄉，這是我所常去串門兒的一家。他的太太姜錦文是哈爾濱有名的美人，喜歡熱烈，善於交際，前些日子，聽說我的上海女朋友來了，一定要見見的就是她。

吃了晚飯，我順便走進了顧家的大門，鴻麟的大女兒瑪麗和大男兒北強都高聲地喊着「葉伯伯」跑到我身邊，一個人拉住我一隻手。

「你們把我的手拉住，我怎麼替你們掏糖菓呢？」

「我來替你掏。」

「我來替你掏。」

兩個人從我口袋裏掏出了花生米，朱古律糖，都歡天喜地的在我前頭跳着跑着喊「爸爸」「媽媽」。葉伯伯來了。隨着這聲音，鴻麟抱着他的第三個小女兒米米從書房裏出來，笑着迎我。而顧太太正是晚裝初成，臉上薄施脂粉，頭髮鬆在腦後，穿了一件淺藍的綢衫，也自臥房裏走了出來，笑道：

「葉先生貴忙，自從上海朋友到了漢口，連我們的門限也不踏了。」

「來好利害的顧太太，」我一邊走進了他們的書房，一邊笑着答道。「我三天沒有請安，便這樣見怪了。」

「葉伯伯從長沙回來，還沒有來過呢。」五歲的瑪麗插嘴說。



「是不是，」顧太太說，「連小孩子都怪你了。」

鴻麟是一個最穩靜的朋友，我一進門來，稍稍招呼了一兩句，他便只抱着米米笑聽我們說笑。

「鴻麟本來說要請葉先生的上海朋友吃飯的，」顧太太說。「可是這位鄭小姐現在紅得發紫，天天這裏演講，那裏開會，又是甚麼司長，次長這些大人物請客，嚇得我們連響也不敢響了。」

「只要顧太太請客有誠意，隨便擷華怎樣紅，我一定帶她來。」我笑着說。

「好啦，就是明天晚上，在這裏吃便飯。」

請客的時間商定之後，又隨便談了些戰局及國際間的動向，我便與辭回到廳裏。

回來第一件事是打電話到女青年會找擷華，擷華不在。於是立即寫了一封短信，說明明晚六時顧氏夫妻在三教街自宅請吃飯，請她務必要到。如果已另有約會，請於明晨十二時以前打電話來，以便轉達顧氏改期。信寫完之後，立即派勤務兵送去。

(11)

凡是教書，做新聞記者或從事其他文化活動的人，我想多會有同一的感觸：從早到晚，簽到畫

選，開會見客的生活，覺得很不習慣。可是現在是戰時，爲了參加抗戰，爲了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抗戰，許多很懶散的文化工作者都編入了公務員的隊伍。社會上最常見的名字，文壇權威郭沫若，做了政治部第三廳長；戲劇家田漢做了第三廳的藝術處長，名導演應雲衛、馬彥祥、程步高也參加了藝術處。我的同行，教書匠，范壽康也在郭沫若下面做了一個處長。我之參加政治工作情形也正和他們相同。我們的廳長陳開明也和郭沫若一樣是一位日本留學的前輩，和我是多年同事，而且很要好的朋友，當他拋棄了粉筆生活而就在廳長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勸阻他，因爲就他的社會地位以及資歷講，做部長都是綽有餘裕的，何只一個廳長？再委曲一點，也要給一個次長或副部長纔能幹。但他笑道：「打完了仗，我們還是回到本行的，又不打算作職業的行政官，何必計較許多。」他自己既然這樣置名利於物外，我們比他年輕的這班小兄弟，只有隨他指派了；他要我在他底下主管一個部門，我也就欣然答應了，雖然也不免有些朋友說太不值得。我也就借用開明的話回答關心我的朋友：「打完了仗，我們還是回到本行的。」

今天早晨十點鐘××部召集與宣傳有關的各機關開會，陳廳長派我代表本廳出席，可是我心裏有事，今日午前我須在廳裏等候攝華的電話。但決不能因私誤公，我候至十時還沒有電話來，

只得攜着皮包去開會。臨行，我關照劉科長代接，請他轉告前途，我在那裏開會，最好是直接打到開會的地方去。

我雖然是乘汽車赴會的，因為出發得遲，到時已過開會時間二十分，幸而還要等候武昌過江來的代表，所以我還不算是最遲的。

一邊開會，一邊留心有無我的電話。每有工友送字條進來，我輒爲之緊張，但每次的緊張都落了空。一開完會，我立刻打電話給劉科長，他說今天並沒有電話來。我心裏想，大概攝華今晚沒有別的約會，可以赴顧家之宴，所以沒有打電話來，於是我也就放心放下了。

開完會，十二點已過，午飯已經耽擱了。便約同××部的周處長爾康，同到良友餐室吃飯。在良友不期而會到了中央銀行的高級職員譚葆恩，大家握手招呼。

「我正要打電話給您，」譚葆恩說：「劍鳴恐怕是沒有希望了。」

「最近又得到甚麼新消息麼？」我急切地問。

「××師的參謀長常先生最近從上海來，」譚葆恩說，「他說在南京退却的時候，有人曾在挹江門遇見劍鳴，以後便杳無消息。有很多人跳江浮水，渡江，劍鳴諒在其內，那時敵人對江掃射，

許多人遇了難，劍鳴至今毫無消息，恐怕也靠不住了。」

「恐怕靠不住了，」周處長也說。「我也四處託人打聽過的，都說凶多吉少。」

「留日同學會，本來準備爲劍鳴開追悼會的，我說還不忙，再等等消息看看樣子，這追悼會是要開了。」

「有勞你們各位多情。」譚葆恩是劍鳴的姊丈，所以這樣客氣了一句。

劍鳴姓柳，是周處長的士官學校時代的同班，是我在帝大讀書時同住的一位小朋友。松井石根攻南京時，他以工兵副團長的資格守光華門，屢挫敵鋒，敵人終於只能從中華門進來，所以軍界朋友多很佩服他。南京撤守以後，一直沒有消息，留日同學會念其守土有功，爲國殉難，壯志可風，所以準備開會追悼。

我和周處長在吃飯的時候，談了許多劍鳴生前在東京的軼事。他生得雖然清瘦，却喜歡打球、騎馬、溜冰、跳舞、拍照，以及各種好玩的事情。他又喜歡做詩、寫小說、看電影、話劇。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有人贈他小令云：「小樓擺起龍門陣，四座生春，」真可謂形容恰切。從他的性情講，他應該習文學，但讀了一年一高預科，他却攻進士官學校去了。文人之血較熱，拜倫以詩人而參加希臘的獨立

運動，這是文人不甘於終爲文人的好例，劍鳴之棄文習武大概也是不甘於終爲文人罷。

「劍鳴若健在，他是一個很好的駐外國武官，談鋒既健，酒意又好，愛熱鬧，善交際，在女人中間人緣也好，真是軍人中的外交家，實在可惜了。」周處長爾康歎息地說。

(三)

新聞界的朋友交游廣闊，顧鴻麟兄今晚請客，真可謂「聚水陸英雄於一堂。」這裏面有海陸軍人、有參議員、有影片公司經理、有報館主筆、有小說家、有詩人、有劇評家、有出版家，還有各報的文藝編輯及記者，共有十幾個人。一張圓桌擠得滿滿的。

來賓雖各界都有，但有一個共通點，即是大家喜歡文藝，是鴻麟所編輯的文藝欄之愛讀者，是鴻麟個人的好朋友。

我一進門，來賓一齊鼓掌，顧太太本來忙着的也趕了出來迎接，以爲是攝華來了，但看見來的只有我一個人，大家便問：

「鄭小姐呢？」

「我在廳裏候到六點鐘她還沒有來，只得一個人先來了。回頭她找得到的。」

大家仍舊坐下來聽新聞界的朋友講述台兒莊勝利的情形。與這位新聞界的朋友之講述相配合，遠近的大街小巷一齊放起爆竹來。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的號外聲，時時從門口喊着過去。來賓的臉上，都充滿了興奮愉快的顏色，有人催着主人快把酒拿來，大家乾盃祝捷。

「請大家再稍等幾分鐘，鄭小姐一會兒就來。」顧太太想把面子留給攝華。

「沒有關係。」我說：「我們先吃起酒來等她好了。」

「當然等鄭小姐。」年紀大些的朋友這樣說。

這情形使得我不安。這樣多的人只等攝華一個人。

爲什麼還不來呢？我心裏有些焦燥了。

「我們吃起來等她罷。」我催顧太太。

「再稍等一等。」顧太太還是那麼客氣。

她越客氣，我越覺得慚愧，焦燥。

一直等到七點五十分，還不見攝華來，主人只得請來賓就坐，但仍把主賓的位子留着。

來賓中有幾個酒量很好，用玻璃盃盛酒擺擂台，猜拳行令，甚是熱鬧。我以代約主客不至，愧對請客的主人，不免有些意興闌珊，吃酒談天，都鼓不起精神。倒是主人顧鴻麟兄善察人意，小聲安慰我道：

「鄭小姐一定是有要緊事情趕不回來，你不要太把這件事擺在心裏。」

「也許身體不大舒服。」顧太太說。「回頭葉先生最好到女青年會看看。」

他們夫妻講的話都有道理，但今晚的面子上實在不好看。我匆匆吃過飯，別了主人，便想到女青年會去；可是走到半途我折回廳裏來了。對於我的信不作答的人，我不能再靦顏去看她。一個男性應該有男性的驕傲。

第二天早晨我從河街過江到徐家棚戰時幹部訓練團女生大隊教書。在軍事教練的時候，她們穿着黑色燈籠褲，草綠色襯衣，黃色運動鞋，排起隊來，整齊嚴肅，和平常女子學校穿着旗袍，斯斯文文的女學生另是一種氣氛。

我因為上午下午均有課，戰幹團的教育處長請我在附近吃了簡單的午飯，便回到團裏看她們運動，有的打籃球，有的打排球，跳跳躍躍，真似生龍活虎，紅勃勃的臉蛋亮晶晶的大眼睛，聚精會

神的打球的這羣女孩子，真是天真活潑得可愛。

在這羣黑燈籠褲的女孩子羣中，我忽然發見一位穿草綠色軍裝的女子也參加打籃球，當我發見她的時候，她正巧投籠中了一個球，旁觀席上掌聲雷動，我也不住的鼓掌，等到她搶球距離我更近些的時候，我纔看出來就是擲華。這使得我昨夜以來鉛般鈍重的心，立刻輕鬆。憂鬱的面色，變爲明朗。這傢伙原來在這裏！她滿頭大汗，一心不亂地打球，並沒有注意到我在旁邊；我却每當她投中了球時便大鼓其掌。直使得立在我身邊的教育處長說：

「葉先生很歡喜看球？」

我一面拍手，一面說：「是的，是的。」

上課的號聲響了。評判員吹着休止比賽的哨子，女生們各個攜了自己的書包歸隊，我便走進球場喊了一聲「擲華」。擲華沒有想到我在這裏，不免轟然一驚，但這驚訝，立刻變爲欣喜，衝口而出的，是來不及掩飾的寧波官話。

「儂嗒辰光來個？」

「阿拉今朝有課。」我打着四不像的上海話回答她。



「快把你那套洋涇濱上海話收起來罷。」她笑得不能自禁。「你是幾點鐘的課？」

「就是一點到兩點。」

「我來旁聽旁聽大教授的名論。」

「不聽也罷。——你幾時到這裏來的？」

「昨天下午。她們約我講『戰地服務的經驗。』講裏她們留我住三天，多和他們談談，我這半途出家的女兵，也很想多體驗一些科班出身的女兵集體生活，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回去。」

「等我教完了請，一道回去好不好？」

「好的。」

#### (四)

武昌城郊的初夏風景，異常美麗。遍野的麥穗，如一片綠海，而隨風起伏，宛如海中的波浪，古人用麥浪二字來形容田野風景，真是恰切得很。茂綠的垂柳，籠罩着竹籬茅舍的鄉村，幾聲旺旺的犬吠，配着喔喔的鷄鳴，大有北方鄉村風味。

我和擲華踏着草徑，徐徐向江邊徐家棚碼頭走來，一路談着昨晚的一幕。擲華以嬉笑代替抱歉，責備我不應該這樣性急，與被請的人沒有接頭以前，便代別人答應下約會。

「小的未曾曉得貴人這樣多忙，所以僭妄了。」

「這話裏面好大的骨頭。」

「不敢，只要貴隊長明白就是。」

「我不來啦，你這樣罵人。」擲華撇起了嘴巴，脚步慢了下來。

「好啦，好啦，我和你說着玩的。」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拉着她的手走。她立即轉嗔爲喜，這正是

擲華可愛的地方。

過江到漢口，先送她回女青年會休息，我便回到廳裏，打電話約顧氏夫妻及昨晚顧氏所請的全部客人，請他們六點鐘到邦可花園吃晚飯。

擲華換了一身一張羅的淺藍西服，披了一件淡灰的短大衣，攜了手提籠到廳裏找我，我便陪她先到顧宅抱歉昨晚的失約，等顧太太換了衣服，鴻麟領着瑪麗和北強同到邦可花園去。

邦可花園在第二特區，即舊俄租界，因爲警權屬於我國，所以禁止跳舞。因有小高爾夫球的設

備，花園寬大整潔，所以夏夜前往遊步吃飯者頗多。我所以把請客的地址定在這裏，是想趁機陪麟的兩個小孩玩玩。

天氣相當熱，飯櫃子放在花園裏，一邊吃飯，一邊看打高爾夫球，一邊聽着無線電傳來的西洋名曲，小孩子歡天喜地，來賓也都表示高興。

我們的隣席，是一個大規模的晚餐，主人是國際問題協會的常務委員鄧震宇，客人是外交界及國際問題的知名之士，如日本通黃大鵬、章盛文、歐洲通梁士清、美國通尤昌齡，及新自東京回國的外交官徐雨青。還有各報寫社論的主筆章盛文便是新聞界的最高權威。我們這一桌和隣席的賓主差不多都認識，而且很熟，所以吃過飯以後，雙方互相招呼，有的人到隣席去，隣席的人也不斷的過來坐。當隣席的人知道了報章喧傳的女兵鄭擲華在我們這一桌時，大家都求介紹見見，我便一一爲之介紹。

「報上說鄭叔平就是令尊，是的麼？」大胖子黃大鵬問。

「是的。」

「快叫一聲叔叔，我和令尊是多年的老友。」黃大鵬喜歡說笑話。

「原來是黃老伯，在家的時候常常聽家父說起，只是沒有見過。」攝華很恭謹的回答。

「這裏還有一位章老伯。」黃大鵬高興得甚麼似的指着章盛文，「他和令尊在東京住在一個下宿屋的。」

「啊，章老伯。」

章盛文也笑着點頭。一面摸着短鬚道：

「在北京的時候，和你父親是隣居，記得有一個梳兩條小辮子的女孩子，大概就是你了。」

在這兩位父執之前，攝華只是抿着嘴笑，不多講話。與平日好說喜鬧的攝華判若兩人。我心裏覺得好笑，回頭一定要嘲笑她一番。

「生在那樣舒服的環境之中的女孩子，居然能到前線吃那樣的苦，現在的女孩子真是進步了，了不起了不起。」黃大鵬贊歎地說。「不過你的老太爺可就不行了，爲什麼老待在上海呢？回到後方來，有多少事情好做。快寫信催他來，他出來得慢了，當心東洋鬼子綁他的票。」這句話引得大家都笑了。

正在這時，有一位遲到的客人進來，便把話頭打斷。客人身材不高，而肥胖得近乎臃腫，走起路

來，其笨重如一隻鴨子，所、有些人戲稱他爲「孟鴨子」南方鴨矮同音，語帶雙關。孟鴨子一進來，先用法國話對主人鄧震宇啣咕了一陣，大概是說身有要公，所以遲到現在。鄧震宇一面命令僕歐替她準備水菓、冰淇淋，一面向攝華介紹道：「這是孟次長伯文。」

南京時代，孟伯文曾做過鐵道部次長，因細行不檢而下台。然中國官場，只要做過一任甚麼官到老死別人還要恭稱他是甚麼祕書、主任、司長、次長、部長。孟伯文現在只是政界要人汪精衛的主任祕書，但別人仍尊稱他爲孟次長者，以此。

孟伯文對女賓之客氣，特別有名，無論看見甚麼種類的女人，只要那女子還眉清目秀，他便要給她一張帶次長官銜的卡片，并用自來水筆在背後注明：住鐵道部官舍×號。在上海曾經把這卡片交給電影明星胡蝶影。胡蝶影久聞孟次長獵色能手之豔名，沒有敢前去領教，但徐清風女士却自動地送上大門，到後來京滬火車上常常發見孟徐兩人的影子，使得上海的小報，多了很多桃色資料。

孟伯文看見攝華，當然甚感興趣，但還好，沒有取出帶官銜的卡片。一面殷勤地握手，一面說道：「我住在法租界德明飯店，請鄭小姐有空來談談。那邊的飯廳還乾淨——」說到這裏，注意

到攝華旁邊的我，乃順水推舟地說道：「請惟明兄陪鄭小姐過來吃便飯。那裏有幾位朋友，都是惟明兄熟識的。」

攝華微笑着說了聲「謝謝」，我們便與辭回到原坐。

### 第三章

#### (一)

是一個晴明的日子，大家均預料今天一定有警報；這預料果然不錯，下午兩點鐘發空襲警報，兩點半發緊急警報，過了十幾分鐘，敵機便飛臨上空了。

空襲警報一發，我就趕快打電話給攝華，叫她快點到我們廳裏來，並不是我們廳裏特別安全，是想在敵機來臨的這些時間內兩個人聚在一起，免得互相牽掛。說一句現成話是「共患難。」

在平常，從女青年會到我們廳裏，不過十分鐘便可以到，但今天已經超過二十分鐘還沒有來，到遲了遇見緊急警報，路上不准通行怎麼辦？我心裏着急，便借了一個空襲防護團的腕章，出去接

她一出門只見成羣結隊的男男女女，扶老攜幼從各街各巷奔向特區來；這特區是從前的租界，如第一特區是舊德租界，第二特區是舊俄租界，第三特區是舊英租界。尤其第三特區，到現在還留有一部分英國商業機關，如怡和洋行、匯豐銀行分行之類，敵人當時對英、美、法還有幾分危懼心，所以這些特區還沒有遭遇轟炸，而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向還未曾被轟炸的區域躲避，所以這並無防空設備的第三特區，大街小巷都成了避難所。我穿過許多避難羣衆所坐的街衢，一面留神着擲華來的方向，一面往前慢慢地走，緊急警報了，穿黑色制服，佩帶腕章的防護團突然緊張起來，勸令避難的人快些靠牆根坐下，不准在街上行走，我心裏真是着急，幸而自己也佩帶着防護團的腕章，一面幫着維持秩序，還可以勉強前進。一直走到英文楚報 (The Central China Post) 館門口纔發現擲華急得一頭汗在那裏和一位防護團員爭吵，她是着急趕到我這裏來，防護團員則禁止她前進。她看見了我，立刻現出安心的顏色，一方面向那位團員道：

「好啦，好啦，好不要吵啦，我不再往前走就是。」

我趕過去問甚麼事情，她一面揩汗，一面說道：

「我恐怕你不放心，所以一定要趕了來，緊急警報一響，防護團就不准通行，你看人家心裏

「不急？」

「不要急了，我們就在這報館躲一躲。」

「你來了，我還急甚麼。」

一路說着，一路跟着我走進楚報館。幸而我所認識的幾位編輯及外勤記者都在館，我們進去，他們倒茶敬烟，招待殷勤。

「不要客氣，我們借這裏避避空襲，一會兒就走。」我說。

「既到我們這裏，從容地玩玩再去。今天空戰一定有精彩表演，我們早已準備好了。」一位外勤記者低聲地說。

「是要把一點利害給東洋人看。像前天晚上三架兩架都在我們領空飛竄，也太不成話。」編輯先生說。

「這正是欲擒故縱的戰法，你看罷。」

說話之間，敵機已經臨頭，轟、轟、高射砲彈的光線，劃着長空，天空一朵一朵烟花的蓓蕾，像春天的玫瑰，在敵機的魔陣上毫不留情地的爆開，這使人感到以拳對拳的戰鬥的痛快味。大家因爲



知道敵機不至在漢口市區投彈，很多人跑到樓上觀戰。只見一架領隊機，火光一閃，尾巴朝天，大家立即鼓掌。知道這是高射砲彈打中了。繼之敵機翻了兩個筋斗，便一條黑烟往下墜落，大概落在漢陽西郊。

正在這時，飛機的響聲更大，抬頭一望，只見我機從四面逼近來，把敵機層層包圍，機關槍聲和兩方的飛機響聲，織成一種殺伐的交響樂，而我機與敵機上下翻騰，更呈現出激烈戰鬥的壯觀。

這次空戰，是中國空軍史上有名的「四·二九」大捷，我在事後曾訪問航空委員會政治部的朋友，經他把敵我編隊羣的陣容加以分析，使我明瞭這次我以寡敵衆，而獲得這樣大的勝利，實在很不容易。

四月二十九日，是倭皇誕生的日子，日本稱爲「天長節」。他們準備在這一天的替已被我殲滅的木更津、木鹿屋兩個航空隊復仇，所以特別派遣佐世保第二航空隊由上海長驅襲武漢。

敵機今日來襲共分三個編隊羣，是兒玉少佐率領的佐世保戰鬪編隊羣的主力，一共二十四架九六式驅逐機，風馳電掣，從武昌下游上空迅速的襲來。第二羣是田野牧少佐率領的編隊羣的全部，一共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吊掛着十噸以上的炸彈，從武昌上空沉重地繞迴過來，第三隊

是佐世保戰鬪隊的一個中隊，在爆擊羣機上方約二千尺的雲中躲閃着，這一編隊的任務，是掩護田野牧爆擊隊來遂行任務。

至於我方的陣容，毛大隊長率領的九架××機浮騰在武昌下游上空，在他左右後方的兩架領隊機，是劉宗武和劉志漢，隊員裏包括吳鼎臣、楊慎賢、陳懷民、信壽巽，一羣精幹的戰鬥員。董明德率領着×架×機在漢口漢陽上空，緊跟在他後面，有曾在遠方擊落過帝國主義機×架的空中英雄×××。

××隊從××起機××起機××起機，漸漸形成一個集團，裏面包含極多的空中英雄，在冷然高空中，並翼齊飛。總共××架精銳的××驅逐機發出大聲，拱衛着大武漢東西一百公里直徑的領空。

二時四十五分，大部敵機開始陸續侵入大武漢領空，毛大隊長帶着××大隊之花的九機，首先在武昌下游和兒玉、佐世保大戰鬪隊猛烈遭遇！

以九機敵二十四機，隊形一散，便個別的被敵包圍。雙方一百數十條機關槍的火流互相交叉、閃噴、爆烈彈、曳光彈、燃燒彈、穿甲彈的混合威力打擊着機頭與機體，中彈的聲音如落雹。毛大隊長

被四機包圍，劉宗武亦被四機包圍，當機發生猛烈惡戰，敵人的九六式戰鬥機雖然敏捷，終敵不過中國空軍之花的戰士們的精練的擊撲，劉宗武在纏鬥中當場擊落兩架，劉志漢擊落一架，楊慎賢亦擊落一架，陳懷民一架：先後擊落不下五架。把敵人以衆擊寡，所發的子彈亦不能不有所命中，劉宗漢的坐機就一共中了八十餘彈，支柱斷了一根，信壽巽的坐機，中七十餘彈，打得不住冒烟，陳懷民的坐機受傷更重，人亦受傷，在山窮水盡再不能支持的瞬間，他竭其餘力，開足油門，從背後猛搗一敵機（高橋機）而與之同歸於盡。酣戰結果，九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脫離戰鬥，陳懷民「殉職」，但他們却射落敵機五架，把敵人的戰鬥主力完全箝制在空之一隅。當兒玉少佐大戰鬪羣被××大隊九架戰機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能分兵應援之際，田野牧少佐沉重的爆發機羣却於此時緩徐的跨過長江，採取一萬尺的高度，分爲六小隊，向漢陽航進。密集的高射砲火形成火柱，像一個火的鐵拳般咚咚地搗到天上，滿空都是小綿羊毛般的炸點。多少人在下望着，在閃光中威猛的轟隆聲中，敵人的領隊機開始發烟冒火。同時董明德率領的××隊的主力從高空飛溜過去，開始用百條以上的火光，注入田野牧爆發擊隊的笨重的陣翼中。在通過漢陽上空之際，田野牧部隊把數噸炸彈，一齊投下，一半落江中，一半落漢陽市上，砂煙火光騰起處，說明我國又有二百左右的非武裝

民衆，做了敵機錯誤投彈的犧牲者。這時我董明德的××隊已於漢陽砂煙上空，佈置了殲敵的陣容，排山倒海，向田野牧部，洶湧而來。

從孝感到黃岡，這一百公里的空間，是田野牧部隊悲慘命運的火化場。二時五十分十八架九三式爆擊機的緊密的隊形，在追擊高射火力和上層大批精銳驅逐機衝鋒之下，逐漸崩潰而瓦解，紛紛着火，向武漢大地沉沒。××大隊朱嘉勛擊落一架，周善擊落一架，李康之一架，另傷一架。後上方的兒玉戰鬪隊以最大的速度趕來營救，再無濟於事，馬上又被××隊迎頭攔住，一陣急促火流，打下五架來。一時敵人的戰鬪機和爆擊機三十架，在優勢的我軍（這優勢是由××大隊的五機犧牲的奮鬪所形成的），上下前後左右和地面的高射砲火消蝕之下，一架一架的消滅，從孝感到黃岡，漫天鎗地，都是田野牧和兒玉部隊戰機燒得通紅的殘體。兒玉戰鬪隊被××大隊擊破，高橋、北山、齊藤各戰鬪士相繼斃命。田野牧爆擊隊和兒玉戰鬪隊的一部被我軍主力合擊始終不能脫離包圍，終至全毀而後已。空戰卅分鐘武漢上空即告肅清，不能不說是一場苦戰一樁快事。

××隊從很遠的地方調來，這次以最大的決心參加戰鬪。××隊的大部，都在董明德領導之下，於孝感、青山、黃岡、漢陽上空奮勇擊撲，予田野牧爆擊機羣以致死的打擊。董明德首先和僚機合

擊射落敵機兩架，整個××隊射落的紀錄，統計不下十三架。另外來自××機場的××隊亦射落三架。血戰三十分鐘，先後擊斃敵人在五十人以上。我方損失僅一架傷二架。

四·二九武漢空戰我擊落敵機二十一架，獲空前大捷，敵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幾全部燬滅，潰不成軍，已如上述。我空中勇士陳懷民，酣戰之餘，奮不顧身，以「肉疆」撞落敵機。該敵機落於武昌天星洲附近，駕駛人爲該第二分隊之二等航空兵曹高橋憲二（此事敵人於廣播中曾經承認。）當在其殘骸血衣袋中，搜得遺物甚多，內有其妻美惠子（Mieko）照片一幀，情態幽怨，家書一封，係美惠子手筆，長約千餘字，筆跡秀麗，厭戰情緒，隱約於字裏行間，有「這時候我除思念你以外，沒有旁的事，」「光是死並不是名譽的事」等語，淒楚動人。這是中日血戰中值得留存的敵國女子心聲的記錄，爰爲譯錄於下：「不知怎麼的老是放心不下，願意接到你的來信。我的胸懷此刻很高興的跳起來了，自然地發出很小的聲音叫了一聲，同時想到你一定會給我信吧。你踏上長征的旅途，能夠平安達到，我是非常的安心。第二次被選出征的事，是無上的光榮，就是我也感覺無上的快樂。那一週期的大湊（地名）生活，雖然高興地過着，可是依然沒有多大意思，以後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飛行士的妻子，總是過着孤淒的日子，所以我時而快樂，時而悲痛，內

心的深處儘是在哀泣着——如果說女人是可憐的，我想是說對了。有時一想到已經有許多人無故地犧牲，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上來，而你還健在的事，固能自己安慰自己，不過過了三四天，依然心灰意冷了。由大溪到黑澤尻（地名）經過八小時的長時，因為我四週很混亂，十分地引起了無人照顧我的淒涼。下車的時候，意想不到有許多人來接我，這真使我高興，因為太混亂，終於對這許多來接我的人，沒有盡到禮節。但最後仍代表你問候了他們，領受了不少吃的東西，不是一下可以吃得完的。其實這些東西，少一點並不打緊，因為到底不及身體要緊的原故。回到家裏來以後，心常不靜，什麼事也做不好，時刻都念着你，女人這東西，就是喜歡想這些無聊的事情。這時候我除了思念以外，沒有旁的事，同你一塊在南京的赤松君，曾向我談到你二人初次相會時的各種情景。比什麼還壞就是討厭吃東西，家裏的人無限的掛念着你，因為如此，所以希望你好好的保重身體。光是死並不是名譽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盡你的職務。全部行李，一點沒有錯送到了，請你安心，相片爲什麼還沒有寄回，已經快一個月了，那上面的名字，是寫的誰的名字呢？也許這幾天已經付郵了吧。雖然到了春天，可是櫻花還沒有盛開。家裏的人都很健康，不要掛念。健夫君也很好，他現在是走讀，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事情不多的槍田君，因為我住在這兒，現在是幫着我的忙，他是

從四月開頭來的，時來時去，不一定在這裏。看護孩子的保姆，他把孩子一下放到浴池裏去，一下又抱出來，他每每當孩子洗過澡以後，就很關心放進溫暖的被窩裏去。孩子總是睡得爛熟的，這兩個孩子，每天是在大笑中過日子，家裏邊和我的心不要擔心，請好好留心你自己的事，那個時候的事——雖然沒有多大的興趣，而今呢，什麼都沒有了。今後當好好注意身體，你也要一樣。信手亂寫了這許多，今天就在這裏停止，請你原諒，赤松君問候你，給我好好的保重身體。」

憲君

美惠子

四月十九日

(一一)

四·二九警報解除之後，有人說黃鶴樓附近有一架敵機降落，又說有一個未燒死的飛機士企圖脫逃，被老百姓擒住了。這消息一傳出，於是住在漢口的人便紛紛過江去看，年輕的擷華，好奇心也很重，便纏重我陪她去，我只好答應她。

我們從江漢關乘船過江，一下船便到了黃鶴樓。黃鶴樓建在臨江邊的高岡上，高岡豎長，沿着高岡南去，便可直達武昌的市中心。緊臨江邊的高岡壁上，有一幅異常雄偉的壁畫，高可丈餘，闊約

兩丈，蔣委員長策馬前進，後面有千萬的軍民追隨，連老頭子婦女都是作戰時裝。這是政治部宣傳廳所製，描寫中國全民抗戰的情景，真是栩栩欲生。

我們登高岡，便到了黃鶴樓，一進門是一棟呂祖廟，廟舍被煙熏得黑舊。下層有賣碑帖的攤子，再往前去，有些石碑及照相館的小房子，更往前去方有一個三樓圓亭，這便是黃鶴樓了。下面一層是賣茶的地方。我和搨華登樓一望，只見前臨大江，滾滾東去，漢口、武昌峙立於大江兩岸，甚爲壯觀。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搨華一面低吟着崔灑的名句，一面欣賞憑樓遠眺的美景，接着說道：

「在小學裏讀地理所記得的地址，讀古人詩所景仰的名勝，一旦在眼前，真是另有一番景象。」

我只笑着點頭答應，實際上年近中年的人，對於名勝風景之類已不像搨華這樣年輕的人之感覺興奮了。這年齡的距離，是莫可如何的。

我從樓上下來，正預備到茶館的茶房間敵機是否降落在附近，猛不防有人從茶館門外喊道：

「葉先生。」

我趕上前去一看，見有兩位衣飾摩登的太太站在門外向我望着。一位長臉蛋，穿着銀條紅旗



袍，梳着飛機頭，滿臉濃粉豔脂的女子，我一眼便認出了是亡友柳劍鳴的太太馬文彩，對於她這濃豔的裝束，實在不能自禁我內心對她的非難。自己的男人爲守南京而犧牲了性命，爲妻子的却一點哀傷之念都沒有，打扮得如此富有煽情性，這心情實在不可解。另外一位比較胖大，方圓臉子，穿着淺藍的綢衫，手裏夾着皮包，胳膊灣裏搭着一件灰呢馬甲，態度比較沉重些。

「劍鳴有什麼消息麼？」我向馬文彩問。

「沒有。大概是完啦。」回答的是一口毫不在乎的天津口音。「這位是葉太太嗎？」手裏指着站在我身旁的擷華，擷華臉一紅，我還未來得及否認，馬文彩如放連珠砲一般接着說道：

「這位是胡太太。我來替你們介紹。」

我一面和胡太太點頭招呼，一面分辯道：

「這位鄭小姐是剛從前線來的，你們大概在報上看見他的名字，戰地婦女服務隊的鄭隊長擷華。」

「哦，鄭小姐是女兵？一馬文彩從頭到腳的仔細打量，好像很感覺奇怪。「我平日不看報，所以一點也不知道。」

這話雖然很爽直，却使得這場面相當尷尬。但她還說了一句更妙的話：

「鄭小姐是葉先生的好朋友罷。」

胡太太在旁覺得她說話太沒有分寸，便喊了一聲：

「雷太太。」

這又是一聲聽不慣的稱呼。劍鳴姓柳，胡太太爲什麼稱呼她爲「雷太太」呢？但也不便追問，而且擷華對於這位女性中的程咬金，不大感覺興趣，用眼波催我快點結束了這段談話，離開她們。我便問馬文彩住在甚麼地方，約定改日奉看，匆匆道別。

「你的交游也實在太廣闊了，偏偏有這樣多的活寶。」擷華一路走着一路埋怨。

「有甚麼法子呢？她的先生柳劍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此次守南京光華門陣亡，我在這裏遇到她，是非招呼不可的。」

「其實她對她丈夫的死活，基本上就無所謂，噯哩咕嚕講了大半天閒話，有那幾句話是和她丈夫有關係的？我只聽她說了一句什麼『大概是完啦』說得那麼輕鬆。」

對於馬文彩的無禮貌，擷華大概很感到不快。所以言下猶有餘憤。其實這是由於馬文彩之爲

人太無教養，並不一定是固意和攝華過不去，爲了這位太太，劍鳴在事業上不知道吃了多大的虧。她之不懂事，真到可驚的程度。我記得我們同住東京時，有一次劍鳴爲了接洽陸大的事，須到陸大和主管人有所接洽，她非跟着同去不可，劍鳴怎樣勸說都不行，所以只有不理會她，自己穿上軍裝，披上風衣獨自前去。但這位太太却鞞着拖鞋，披散着頭髮，穿着長睡衣跟着出門，劍鳴仍然不理她，她也不聲不響儘管跟在後面，一直到了世田谷的高架電車站，劍鳴仍然不理他，她也不聲不響，等到電車到了，劍鳴準備上車的時候，她竟大哭大叫起來，惹得很多人聚攏來看熱鬧，劍鳴實在沒有辦法，只有陪她回家，她乃興高彩烈，如打了勝仗凱旋似的說道：

「呃——你不帶我，我叫你也去不成。」

馬文彩是這樣一個人，攝華和她初會，當然不會知道，經我大概加以解說，攝華不禁啞然失笑了。

### (三)

敵機墜落到黃鶴樓是誤傳，實則是離武昌市區尙遠的東湖附近。我晝間尙有許多待辦的例

行公事，沒有時間陪擷華到東湖去，擷華也不固執己見，在黃鶴樓吃茶休息了一下，便渡江回漢口。一回到辦公處，寫字檯上放着兩封信都是孟伯文送來的，一封是寫給擷華的，一封給我。在給我的信上，約我今晚七時在德明飯店吃飯，並請轉約鄭擷華女士同來。我躊躇了一下，結果派人把信送到女青年會。我在信封上附了一句：請在寓找我，屆時我約你同去。

我決定乘今天這機會看看所謂「低調俱樂部」這班傢伙搗些甚麼鬼。

當我到女青年會約擷華的時候，擷華表示不願意去。她說孟伯文關於女人的名譽不大好，看見女人都追，有些自尊心的女子均羞與爲伍。

「我陪你去有甚麼關係？正好認識認識低調俱樂部的這羣寶貝。」我拍着胸脯說。

「就是囉，正因爲他是低調俱樂部的中堅分子，所以更不好來往，別人說起來怪難聽的。」

「沒有關係，入污泥而不染，纔是好漢。」

等擷華換過衣服，我們便步行着到了德明飯店，因爲從女青年會到德明飯店沒有多遠。

我們在德明飯店樓下的客廳裏等了不大大一會兒，只聽到一陣浪蕩的女子笑聲和着男男女女脚步聲從樓上傳下來，越走越近，一直走進這個小客廳。正是孟伯文、朱佛山兩位低調俱樂部

部的大將，還有一位幫開樊臨海。其他三位女賓，一是交際花潘雪梅，一是漢口的蘇幫紅妓女月仙，一是樊臨海的妻子王秀雲，最習慣的稱呼是馬丹樊。

「歡迎，歡迎，鄭小姐，葉先生。」今晚的主人孟伯文在門口即已伸出手來準備和來客握手，口裏這樣喊着。一方面又把這羣男女陪客的人向我和擲華介紹了。

三位女陪客對擲華懷着一種嫉妬的神情從頭到腳的打量，好像看一件什麼特別稀罕的物品，月仙和潘雪梅甚至還擠眉弄眼。馬丹樊究竟受過一點教育，表面上沒有做出月仙和雪梅那種惡形惡狀的樣子，但內心裏也充滿了妬意。

在客廳裏稍爲坐了一下，孟伯文便請我們到飯廳裏晚餐。這飯堂是長方形的大菜間，穿白色上衣，藏青哩噠西襪的西崽伺候得甚爲殷勤，來到這裏，和在上海差不多。

從坐位的排列，我們可以發見朱佛山是潘雪梅的主顧，月仙是孟伯文的臨時姘頭，而馬丹樊則是周旋於孟伯文、朱佛山之間的情婦，樊臨海則靠着自己的老婆得追隨於要人之間。

在吃飯的時候，孟伯文、朱佛山爭着對擲華獻殷勤，搶着對她檢菜，添四方糖；而月仙、潘雪梅、馬丹樊三人則幾乎目不轉視睛地注視着孟、朱兩人的動作，好像生氣得不得了。擲華究竟跑過戰地，

她對於這些女人的嫉妬感覺好笑，而絲毫不覺得驚懼，惡作劇地接受孟伯文、朱佛山的殷勤，不住地微笑着道謝，偶爾也用法文向孟伯文說句 *Merçi beaucoup Monsieur*（多謝，先生）。孟伯文樂得不可開交，時常用法文表示他的感歎，一下子說 *Tres Bien* 一下子又說 *Bon*。

「崩坏了可不是好玩兒的。」月仙在旁邊氣沖沖地胡亂插嘴。

「潘小姐，我們若是也會說法文，今天的談話，我們也可以搭得上腔了。」馬丹樊這樣冷言冷語的譏諷擲華。

「你英文不是識得蠻好麼？」孟伯文忙轉過來敷衍馬丹樊。

「那個同你說話來呢？」馬丹樊扭過臉去。

在這樣多的人面前，公然對孟伯文這樣露骨的發脾氣，我到不免一驚，可是看看樊臨海，絲毫也不在呼，正笑嘻嘻的在旁邊看熱鬧。我趁上完了水菓的機會，準備與辭；可是朱佛山却拉住我不讓走，說：

「天還早，再聊聊，再聊聊。」

我不好過於堅持，只好勉強坐下來。朱佛山爲了緩和馬丹樊和孟伯文的别扭，便換了話題，問：

「惟明兄對於時局的展望如何？」

「我們當然還要準備吃苦，不過在大局上看，我是樂觀的。」

「你也以為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麼？」朱佛山很鄭重地問：

我點了點頭。

「這真是取木乃伊的人自己變成了木乃伊。你幹宣傳幹得自己相信宣傳了。」朱佛山對着我說。

攝華也注意到這句不平常的話，便插嘴問道：

「朱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很願意領教。」

「關於時局，我有一點與衆不同的看法。但這話却不能隨便講。饒是這樣子，外面已經有人說我們這裏是低調俱樂部，說我是低調俱樂部的中堅分了。」朱佛山講完了開場白，接着滔滔不絕地說道：「可是如果讓我說一句坦白的話，我們的抗戰前途，是沒有希望的，將來只有屈服之途。小姐，你要明白，現代戰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像你們大學與大學的比球，這一次敗了，下次捲土重來；戰爭，一度敗北，就決定國家的盛衰興亡，非幾十年，幾百年不能翻身。現代戰爭，又不同於古代

的槍對槍，刀對刀的戰法，非有最現代化的，最精密的最科學的武器不可，譬如大砲、飛機、坦克車。這些機械化的武器的數量決定戰爭的勝負。只要把武器的數字表一對比，勝負之數已分，用不着到戰場纔弄得明白。英、美、法等國和德、義的矛盾這樣大，而始終不訴諸武力者，便在大家都在競爭着製造武器，只要武器多，不來自勝。」

「朱先生以爲精神條件，在決定勝負的時候是不是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呢？」攝華問。

「精神條件嗎？」朱佛山幾乎是用冷諷的口吻說。「精神勝利，是阿Q哲學，用在國際戰爭是很危險的。」

「關於這一點，也許是我們年輕人看事太單純，有些地方和朱先生的看法稍稍不同。」想不到攝華居然正面和朱先生議論起來了。「我們覺得在戰爭中精神條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譬如甯死不屈，或明知必敗面猶死守陣地這種『軍人魂』，往往可以克服堅甲利兵的敵人。就是這次中日戰爭爲例，三個月的淞滬保衛戰，便充分的發生了中國的卓異的精神力量。朱先生當然知道得更多，當時各國不准我們在上海設防，甚至在上海近處掘壕溝亦在所不許，而一方面則允許日本人以上海爲陸空軍根據地。可是我們裝備不良的軍隊守着這臨時所作的防禦設施，對抗着



飛機大砲均占優勢，裝備精良的日本陸海空軍的大規模的聯合攻擊，而我們的陣地屹然不動者竟有三個月之久。姚子青堅守寶山城，八百孤軍的堅守四行倉庫，但爲中國戰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這不是完全靠中國的這點傳統的民族精神麼？

我感覺得這局面太僵，而且潘雪梅、馬丹樊等幾位女將都在旁冷笑着等候看熱鬧，所以便與辭而退。擷華一路走一路埋怨我道：

「我說不要來罷，你偏要人家來。平白聽了半天失敗主義者的謬論，有啥意思？」

「至少可以增長你的見聞。所謂『低調俱樂部』就是這麼個調子。」

#### (四)

我和擷華一路走着一路談，忘記了向南纔是回女青年會的路，竟朝北走到了中央大戲院門口。門口貼的海報莎士比亞的名劇「羅米歐與朱麗葉」，但戲院却根據林琴南的翻譯，題爲「鑄情」。這是一張舊片子，兩年前我和擷華曾在上海南京大戲院看過。看過之後在門口遇見電影明星白楊，她說：「真是看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事隔兩年，想不到在抗戰的後方漢口，同樣兩個人又

遇到同樣的片子，這對於回憶往事，真是最好不過的材料。

「進去看看罷？」我徵求攝華的同意。

她毫不遲疑地點了點頭，因為我們來得太晚，已經沒有好位子，但這已不是我們所介意的了。戲已經開演了多時，幸而我們進去時纔演到朱麗葉家裏大跳舞會開場。羅米歐帶着假面混進了跳舞會，相機和朱麗葉同舞，且祕密地溜出了會場，交換了話語，擁抱、接吻、訴說了互愛之情。瑪瑙希拉扮演朱麗葉扮演得真是太好了，而李思廉霍華的表演也深得其奧妙，這舞台上的一對情人，真不知魅惑了天下幾多男女。而花園相會一段，羅米歐踰牆來到朱麗葉的陽臺下面，聽着朱麗葉憑欄對月獨白：「歐，羅米歐，你爲甚麼是羅米歐呢？」這愛情的場面，真是描寫得迴腸盪氣，難怪他千古流傳。及至羅米歐伏在朱麗葉假死的屍旁，服毒自盡；朱麗葉從假死中醒來見其情人已死，乃拔短刀自刎，臺下觀衆的女賓中，少有不唏噓啜泣者，究竟電影明星白楊形容得好：「真是看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攝華究竟是一個女孩子，對於這文藝中作品的情感竟抵抗不住而頻頻以手帕兒揩眼淚。她似乎不大願意我看見，我也就裝着不見聞，兩眼只對着銀幕。

戲完了，電燈一亮，觀衆們都爭着向外走，在廊下遇見了很多熟人，彼此點頭招呼。正在這時，兩個穿軍裝的男子，每人腕裏挽着一個摩登女郎從裏面出來，那兩個女子對着我和攝華打招呼，原來就是在黃鶴樓遇見的柳劍鳴太太馬文彩和一位稱做胡太太的。

挽着馬文彩的那位軍官圓圓的臉子，粗粗的身體，好像是在那裏見過的。正在我這樣想時，那軍官已經擺脫了馬文彩的胳膊。有些尷尬似的向我招呼，我也只得點頭招呼，但我一時想不起他的姓名。馬文彩見我有些迷惑。她從旁插嘴道：

「葉先生，你們在東京見過的，他叫雷大聲。」

經她這樣一提醒，我想起來了，他也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和劍鳴且是同期，同鄉，我不惟在東京會過，而且在南京也會過，那時他寄居在劍鳴的三樓上。

雷大聲一面和我招呼，一面又介紹了那位胡太太的同伴胡振東先生，據說是雷大聲在××部的同事，現任××科長。

胡太太對着馬文彩還是不住「雷太太」長「雷太太」短地亂叫一陣，再加馬文彩和雷大聲那股親熱勁兒，我纔知道這位太太是明眼手快，自己的丈夫究竟死了沒有，連確實消息還沒有

的今日，已經是琵琶別抱了。

雷大聲偏故意表示親切，對着我一口一聲「老前輩，」一定要請我和攝華到「美的咖啡」吃冰淇淋，我很婉曲的謝絕了。

雷大聲一行四人去後，攝華長嘯了一口氣：

「咳呀，姆媽呀，今天是甚麼日子，偏偏遇到了兩次？」

「此所謂『冤家路窄』呀。」我半開玩笑地說。

我們出了中央大戲院，沿着馬路向東走，不知不覺到了揚子江邊，月光下的長江，另是一番景色，令人想起杜牧之「烟籠寒水月籠沙」的名句，這名句不惟形容秦淮適切，就是形容長江也同樣適切，只是大江滾滾，其氣概之雄偉，遠非小巧之秦淮所能比擬而已。蘇東坡形容「山高月小，」其實在滾滾長江之上的月亮，也令人具同樣的感懷。

初夏晝間的熱氣，到了夜半已失其炎威，尤其江邊上更是涼風習習，使人流連忘返。我和攝華從現在的戰爭談到戰前和平日月之快樂、幸福，又談到戰後如何回到桂子飄香的杭州，城開不夜的上海，甚至於連回家要帶的禮物都想到了，長沙的湘繡，漢口的鱈魚，開封的黃河鯉魚，貴州的茅

台，瀘州的大麴，以及許多後方各大埠的名產都要帶一些孝敬爸爸媽媽。爸爸歡喜吃酒，女兒從大後方帶回家的茅台，爸爸一定歡喜的。還有，成都的繡花被面，帶給母親，母親也一定高興。還有弟弟呢，弟弟歡喜吃糖，歡喜玩具，對啦，景德鎮一定有許多很新鮮很好玩的玩具。我從漢口動身的時候，一定打電報給家裏，黃浦江邊一定有很多親戚，同學來接，我看見他們一定要高興的流淚，瘋狂一般地擁抱她們，狂吻她們，「可是，這美麗的興奮的場面，那一天纔能實現呢？」說到這裏，她長歎了聲，我知道這美麗的月夜，又引動了她的鄉愁。我右手搭在她肩膀上安慰她道：「不要太傷感，錦繡河山，總要歸還我們的。」

她靜靜地立着，一聲沒有言語。月亮照在我們身上，遠遠聽到幾聲鷄鳴，原來夜已很深了。

## 第四章

(一)

「惟明：

在這樣一個大動亂的時代，等於訣絕了的我們倆，相別兩年之後，居然有在月夜江濱攜手共話到深夜的機，我這次的從軍，已經不算徒勞了。

昨夜歸來，太幸福了、太快活了、太興奮了，以致終夜未能成寐。睡不着，便禁不住思潮羣湧，想像些莫須有及不可能的事。請你不要笑我，我曾經想像同你泛舟在太平洋上，縱一輩之所如，飄流到無人的孤島上，好像羅濱遜一樣。但你和羅濱遜不同，因為有攝華陪伴着你。我們飢食香蕉瓢，渴飲椰子汁，熱了到海裏游泳，倦了在沙灘上休息。不識憂、不識愁，一無牽掛的過着人類原始的生活，那是多麼寫意。

可是現實是最殘酷，劃時代的生死搏鬥，不允許我們做那麼甜蜜的夢，甚至連讓我在你所居的漢口多住些日子都不可能，當你接到我這封信時，我已經隨着軍部的運械車出發到魯南前線去了。

戰時的火車是怎樣不易乘到，你是知道的。這次我們軍部好容易交涉到兩個車廂，所以我決定隨着這次車去。

也許你會怪我，爲甚麼不預先告訴你，在別離之前再見一面，這個我也曾想到過，可是我決計

不辭而行了。我再見你一面，甚至會鬧得我不願回前線去。昨晚江邊的談話，已經使我澈夜不能成寐，今天再見一次，我怎麼走得成？你若到車站送我，我恐怕會哭起來，別人看見了多難爲情。

我的心永遠在你身邊，希望你不要因爲我去了而太難過。有空的時候，請你常寫信給我，今後無論如何兩個人不要失掉聯絡。

你能設法到前線走一趟麼？那麼我們就又可以再在戰地相逢了。這又是女孩子的夢，我知道，你是走不開的。

再會罷，親愛的惟明，希望你隨時當心自己的身體。在漢口這些日子，我覺得你晚上睡得太遲。言不盡意，順頌健康。」

接到這封信，我恨然了好久。但倒很像擲華的作風，出現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同時我對她也感到幾分羨慕，她有機會去參加最壯烈，最偉大的戰鬪——徐州大會戰，而我却只能留在後方。

魯南戰事，自台兒莊我軍大捷之後，日寇在國際間的威信一落千丈，國內民衆多爲之譁然，如此打擊，實非敵國軍閥初料之所及。至於逃竄澤縣殘敵，又被我重重包圍，逐步殲滅，於是焦急萬分，企圖挽回敗局。力調大批援軍到魯南反攻，藉以解救澤縣殘敵之危急，我方探得確實消息，敵援軍

開魯南者，計有由滬陸續到青島之一〇二加藤三郎一師團，山海關外及平漢線方面調來一師團半以上，由國內抽調開往青島登陸者約一師團半，總共四師團以上。晉綏的情報。敵人於獲得援軍之後，四月十八日反攻臨沂，戰事激烈，十九日臨沂棄守，一方面韓莊我軍亦轉移新陳地。二十三、四日，魯南敵人分三路進犯我右翼，一趨郟城，一趨邳縣，一趨台兒莊。二十四日郟城失陷，五日後又收復，邳縣北敵我互奪連防山。

五月初魯南第二次大會戰，左右兩翼均戰鬪激烈。彼此採用兩翼包圍戰術，互相砲擊猛攻，雙方迂迴包抄，爭奪要點。戰區右至郟城，左至臨棗，陣線錯綜，多成爲混戰局勢，津浦南段敵人，亦於五月初呼應魯南之敵，以蚌埠，懷遠爲據點向正北及西北大舉反攻，目的顯然夾攻徐州。

徐州會戰之幕，不久卽行展開，我竟不能到前線去看看，實在悶人。

我正呆在辦公室裏對着擷華的信納悶，忽有兩位朋友來訪，一爲湯肖民，一爲湯氏世交錢際雲，他兩都是西南某省的闖少，湯氏之父，有西南王之綽號，錢際雲的老太爺曾長期任西南王之財政廳長，是湯家最得力的親信。湯氏逝世，西南政權爲其舊部所奪，肖民雖曾一度掙扎，而其智謀不及東北王之子張學良，所以西南政權終於爲西南之楊宇霆取而代之。十餘年來，肖民浪跡海內外，



藉繪畫、拍照、旅行以自遣。居家則定於香港，香港玩得厭了便跑上海。我在帝大時他在東京步兵專門，所以我們是東京以來的舊友。抗戰軍興，他終止了旅行的生活，在陸軍步兵學校擔任戰術教官，常住長沙。我在長沙幾乎每天在一起。

今天他來看我，便是剛自長沙抵漢，住在錢際雲所開的雲記商行。閒聊了一陣，他們先回去了。約定今晚到錢際雲家裏聚齊一道吃過晚飯後，然後再另排節目，欣賞漢口之夜。

## (二)

雲記商行在第二特區邦可花園附近，我下了班步行不到一刻鐘便到了目的地。商店的後院是一所很講究的住宅，從前肖民的老太爺在世的時候，西南要人往來漢口，多下榻於此。三層樓的洋房前面，是一個佈置很講究的庭園，有假山，有魚池，草地剪修得很整齊，好像地氈一般，幾株高聳半空的青楊，葉子索索作響，時已初夏，百花俱謝，只有沿垣牆的，梔子或薔薇，紅的鮮紅，白的雪白，陣陣香風，吹人欲醉。

棗棹擺在院子裏，夕陽雖已落下，但餘光還照得滿院透亮，先到的幾個客人散坐在藤椅上吃

茶談天。錢際雲穿了一身藍綢中國短衫長褲，登着中國布底鞋，舉止瀟灑，周旋於賓客之間。我一到，除了主人錢際雲和湯肖民忙着接待之外，在會報時常碰頭的周爾康和柳劍鳴的姊夫譚葆恩也站起來和我拉手。

「原來你們相熟？」我望着譚葆恩和錢際雲。

「我們做生意的人非巴結銀行的大老板不可。」錢際雲笑着說。

「開玩笑，你纔是我們的好主顧。」譚葆恩也笑着答。

「爾康兄，怎麼樣，部裏事情很忙罷。」我向周爾康打招呼。

「徐州屬於我所管的戰區。近來戰事又怎樣吃緊，所以弄得焦頭爛額。」

「那麼，又要開夜車了。」

「是呀，常常要開夜車。不過今天晚上是不管了，天大的事情發生，也要把這頓飯吃完纔走。」

「一定多敬你幾杯。」

正在這時，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來賓蒞臨：柳劍鳴！

最初一瞬間，過於意外，全場寂然，大家下意识自問：是不是真的會有鬼，怎麼陣亡了的人，會

突然出現；等到他走得最近時，電燈照出他清瘦的面龐，瀟灑的米色西裝，快活地向大家招呼的時候，大家高興的歡呼跳躍起來。大家搶着和他握手，他的同班周爾康呼着在士官同學時的慣稱：「小柳」他的姊夫譚葆恩用手拍着他的肩膀：

「我知道你不會死，這時候怎麼可以死。正是國家需要你的時候。」

「我們正在準備爲你開追悼會。」我握着劍鳴的手。

「剛纔已經聽見家姊說過，我有點兒後悔出來得太早了。應該等追悼會正在開的時候出來。」他這樣一說，引得大家都笑了。

「錢先生，請你寬恕我這不速之客。」劍鳴向錢際雲說。「因爲聽家姊說姊夫和維明、爾康、肖民諸位老大哥都在這裏，所以連忙趕了來，看看大家。」

「歡迎之至。」錢際雲回答他。「光華門這一戰，老兄替留日學生增光。」

「愧死，愧死。」

「快坐下談，劍鳴這次的經歷一定很動人聽聞。」肖民對着大家說。

「是不是殺死了幾個鬼子逃出來的？」有人這樣問。

「因為未曾被俘去作俘虜，所以出來的時候也是鬪智未鬪力。」劍鳴接過周爾康給他的紙煙，點着火，吸了一口。

「這五六個月你都是躲在甚麼地方？」

「我在北極閣（台城）的鷄鳴寺，做了五個月的和尚。」

「這真是奇蹟，你從頭到尾地擺給大家聽聽。」肖民說。

劍鳴點了點頭，接着說道：

「往事不堪回首……十二日下午四時天氣非常陰鬱，前線的砲聲比較上午稀一點，但是機關槍的聲音反而密了起來，三天前突入光華門城洞的八個敵兵和一挺重機關槍，在那天的拂曉，我某連的排附樸存德和四個士兵，作了壯烈的犧牲，與那一班敵人的重機關槍同歸於盡，所以光華門局部的戰況，已有轉危為安的現象。我因為戰局已略穩定，同時聖念昨天受傷的營附黃由宇的傷勢，便由光華門回到鼓樓的營部，一方部署一下今後給養彈藥的補充，同時也想補充一下四天來沒有吃飽的肚子。六點鐘的光景，按着富貴山總部的電話，說參謀長有緊急的事，叫我馬上就去，當我到達總部的時候，參謀長室裏，已經擠滿了各級的幹部，大家都表現着極緊張而憂鬱的顏

色，參謀長說明了右翼友軍戰局的嚴重，中華門外的雨花台已淪於敵手，我軍方面，光華門雖已穩定，但中山門外天寶城的第三峯的左支隊已被敵包圍，陷於混亂的狀態，現奉衛戍長官的命令於九時後開始退却，分別渡江，在浦口的烏衣集中待命。各級幹部分別受到指示後，都相繼退出，最後輪到我，參謀長問我有多少兵，我說三連，問死傷的輕重，我說並不太利害，而且士氣很旺，他說很好，光華門是敵人攻擊的重點，假若今夜被敵突入，那末全般退却的計劃，都會粉碎，守軍謝承瑞士兵團在這一星期的堅強抵抗中，已損失三分之二，沒有力量再防守這道防線，希望我這一營能抵抗到明天的拂曉。軍人以服從爲天職，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我當然不會借故推辭，只恐不能達到這艱難的任務，而牽累全局。我除了「是」字以外，沒有敢說什麼，當我將要退出參謀室的時候，他又叫我回來，他說子夜一點鐘以後，若是情況許可的話，可以帶領營部先行過江，準備收容。參謀長的盛意我非常感激，緊緊的握了下手。我便跳出了總部。

急速的到了光華門前線，將本軍的企圖和我營掩護退却的任務，告訴了三位連長，又抽了一排兵必要的器材先行設法渡江。

「七點鐘到十點的當中，戰况倒非常沉寂，可是到了十一點鐘，砲聲就密起來了，在城上的工

兵，都陸續的中彈，因為敵人已經在光華門外攻擊了五天，所以雖然是黑夜，在通光營部附近的敵軍砲兵，很能夠精確的射擊，我軍方面，已不能再聽到野砲以上的砲彈發射，就連重機槍的聲音也都減少，我雖然擔憂防線上的部隊們已經很少，却安慰他們或已能安全退却。大概陰歷也是初十左右，新月雖以西沉，略逞點微光，得在城頭上隱約可見敵兵前進，判斷敵軍似已發見我軍退却的企圖，有不待拂曉而開始攻擊的模樣。子夜一點鐘以後，中華門方面燭天的大火，敵砲聲在那邊更密，敵有將攻擊重點由光華門移向中華門的可能。在新街口以南連續不斷的發生鉅響，在一百公尺以外的情況就不能明瞭。我又派了兩班兵出去搜索，可是這兩班兵就沒有見一個回來。

「三點鐘了，下關方面的火勢更大，城裏也有幾處的火光，我想我們的主力已經撤退六小時，大部當已渡江，在拂曉以前敵人不致有從光華門進來的可能，若至拂曉以後，那麼我所贖餘的二連多人就沒有渡江的希望了。所以我便決心，僅留極少的兵力以阻敵外，便將兩連人集合帶往挹江門，沿途都有亂槍襲擊敵我不分，而水湧式的亂兵，毫無目標的來往，等我們到挹江門自己已被亂兵衝散了一半。

挹江門的慘狀我簡直形容不出來，到了下關，一切可以渡江的材料都不能獲得，於是只好分

別繫木排，三五人一同渡江，因為水勢太急，我自己所坐的木排在江中翻掉了，我的游泳技術並不太高，我當時想除了淹死沒有第二條路，可是我很甘心，因為這樣的慘敗，死是應當的。在江中浮沉了一個多鐘頭之久，漂到了一個蘆草的沙灘上，我疲倦的簡直不醒人事，我很後悔為什麼不死在江中，天對我真是一種侮辱。

「江邊上只有一所極小的廟子，大殿上破爛不堪，佛像倒在地上，一地的軍裝和零碎軍用品。附近公路上還有往來的人影，遠近的槍聲不斷的傳來，我懷疑這廟子簡直沒有一個人。」

「在廟子右邊有一間茅屋，裏面黑暗得不見人，我正伸頭進去望望。裏面忽然發出聲音。」說：「這是出家人的地方，請你不要進來相累。」

「我知道，不過請你們出來一個人。」我說。

出來一位三十多歲的和尚，我告訴他戰事的失敗和希望，給點衣服與我換去那套濕軍衣。他問了我的姓名、籍貫、軍隊番號、階級；我雖然很迅速的一一答覆，但是所說的都是假的。那位和尚回到柴房裏去了一下，他又出來說，可以收留我，但是只有和尚的衣服，要換就得換乾淨，不能露一點可疑的形跡的。我想不到有這樣的順利，真使我感激得流淚。

「那間柴房裏一共有五個人，四個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其中二個是七十歲左右的和尚，有一位是瞎子，二個矮小的鄉老人。其餘一個就是和我說話的年輕和尚。後來我才知道瞎子和尚是年輕和尚的師傅，他在家時是湖南人，庚子年守北京的管帶，他回憶到北京青年禦侮的失敗，由這一點動機而收留我。另外一位老和尚是他師弟，也就是這個小廟子永清寺的主持。瞎子和和尚的徒弟，本住在台城裏的鷄鳴寺，因為變亂才遷到鄉間廟裏來。

「這裏是八卦洲對面的沙灘，在下關八里路的下游，朝上走不遠進入上元門向南五皇路便到和平門車站。

「又過了一天，十一月十四日的早晨，敵兵就來了，在公路殺死了無數的行人和散兵，因為我們那裏是個廟子，除了搜查搶東西以外，倒沒有殺人。從那天以後，每天都有幾個敵兵來搜查，同時到八卦洲去搶東西和強姦女人。我們白天應付敵兵的搜查，夜間同睡在沒有燈光的稻草堆裏，談到庚子以來中國所受的外侮，瞎子老和尚和我雖時代的不同而感觸則一。他因為兵敗城陷，妻子被殺，雖以身免為俘，但從此心灰意懶，便在宛平的一個小廟出家。他勸我從此出家，並收我做徒弟。在那心灰意懶的時間，宗教真是一種無限安慰，所以每當敵兵來搜索之際，我都以宗教的觀念



來鎮定自己，我不是迷信，因為非如此，我恐怕連一秒鐘都不能在那裏住下。

「在永清寺住了一個月，恩師守印和師兄二宮因不忍拋棄鷄鳴寺的廟產，便設法入城去探視，結果相當的良好，所以我在二月底便經過了許多的艱難，搬到了鷄鳴寺。每天站在景陽樓上遙望着台城，真是杜工部所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光景。

「不死於光華門，不死於下關，又不死於江流，肉體雖然依舊存在，可是精神久已喪失，晨夕的功課，恭誦金剛經，「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一切有爲法，應作如是觀。」我便想到出家來了我的殘生。但是連這一點偷閑，天意都不允許我。第一是恩師守印在三月中因老病而圓寂了，我便失去了一種信仰的保障，第一是因為敵人不斷的搜索隱藏軍人，難民區裏已經出了無數的慘事，所以師叔守志師兄二宮商議的結果，為雙方安全起見，決定給我送出虎口，經過了無數的艱難，才騙到了敵特務機關的證書，爲了萬全計，師叔以六十九歲的老齡，親自送我到上海，火車上敵人爲防止我們游擊隊的活動，用憲兵監視着車門的出口，我們十一個鐘頭沒有喝一口水，解一個手，才掙扎到了上海。

「北站仍然是一片頽垣敗礫，沿途我們經過十一次敵陸防軍的檢查才到了外白渡橋，通過

了短裙蘇格蘭兵的防線，才算進入了「孤島天堂。」

在座的許多朋友，聽完了劍鳴這段悲壯而傷心的敘述，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我也只無言地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

(二)

星期日。

多麼受人歡迎的日子，年青的朋友結伴出遊去了，幾位年紀大些責任重些的朋友勞碌了一個禮拜，也樂得在家陪陪太太，靜靜地休息。在整個辦公廳裏除了值班的同事以外，便只剩下我這位光桿子中年人。光桿子星斯日本來容易感到寂寞。尤其是攝華離漢赴除之後，我最怕空閒，忙的時候，反倒忘却許多無謂的煩惱，空閒的時候，一切清愁悶恨都湧上來了。

我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微閉了眼睛回味和攝華在一起的日子，的往事，攝華實在是一個可人。她是那樣懂事，懂得她自己懂得別人。她從不自視過高，但也決不相信自己是一個平庸的女子。她對人很溫和，恭謹，彬彬有禮，但也從不流於卑屈，或有損大家鬪秀的驕傲。她一切事都從容自若，

悠揚不迫。

擷華對我實在太好了，我在上海時做窮教書匠，經濟困難沒有替她買過一件衣服，一塊手帕，一瓶香水，一盒脂粉，她毫不在意。我偶爾帶她看看電影，吃吃四角小洋的俄國大菜或廣東館子的經濟菜，她都高興得不得了。以她家庭享受之豐厚，而居然能和我出入寒酸的小館子，毫不在意，真是難能可貴。尤其她明知我有妻子在故鄉，不能和她結婚，她和我的愛情只是止於愛情，並不能期待任何結果，然他仍然和我繼續往來，交際，直到我的妻子到了上海，她恐怕破壞了我的家庭和平，所以纔引身而退，與我斷絕來往。可是天下有這樣巧的事情，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彼此又相會於異鄉，使得兩個人不能不重溫舊夢。然造物弄人，而這夢又醒得這樣快，她又匆匆地回到魯南前線去了。她離漢已十幾天了，竟是杳無消息。她路上平安麼？她在前線沒有危險麼？我什麼時候能再看見她？這些問題縈繞在我腦筋裏面，我雖躺在沙發上，竟誘發不起一點兒睡意。

一陣大聲吵鬧的聲音，把我從沉思中帶回現實。一個兇惡的勤務兵正在惡言惡語地接電話：「你管我們是什麼廳……沒有人！沒有人！打電話也不揀日子，你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天麼？」巴達一聲把電話掛了。接着電話鈴聲又響了，說一口江北話的勤務兵又歪聲歪氣地接電話：「你找誰？」

不在，不在！」巴達一聲又把電話掛上了。但打電話的人也好像耐性甚好，這邊電話剛掛上鈴聲接着又響了我。實在聽不慣這位勤務老爺的歪聲歪氣，於是我便接來一聽，原來是顧鴻麟兄打給我的。

「嚶呀，葉大人，貴衙門的勤務兵，實在利害，我連打了三次電話給你，勤務老爺連傳達都不傳達，只說不在不在，而且氣勢兇兇，好像遇見了甚麼仇人似的。」

「對不起，對不起。」我只得向鴻麟道歉。

「用不着你道歉，我知道你不管總務。」鴻麟兄說。

「怎麼樣？有甚麼節目麼？」我問。

「當然，因為有很好的節目纔特別約你。有很好的咖啡。」

「聽得進。」

「有很好吃的點心。」

「更聽得進。」

「有朝野的名流。」

「豈不太嚴肅了麼？」

「沒有問題，都是具有多方面趣味的人，包管談笑風生，不會流於枯燥。」

「好極，好極，我一定來。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

「今天下午三點鐘，就在敝報的會客廳。」

「好極，好極。」

三點鐘，我如約到光明報館，會客廳裏已經鋪設整齊，客廳正中間排着長方桌子，鋪着雪白的小圓碟，中間擺着大花瓶，插着鮮豔的美人蕉。用大圓盤盛了很豐富的西點，準備了很乾淨的小圓碟和刀叉以便客人自取其所好，拿到眼前吃。

社長章盛文，總編輯王禮耕，副刊主任顧鴻麟及內外勤記者對陸續地來的來賓殷勤招待，而女記者方君剛是他們報館的「萬綠叢中一點紅」，儀態萬方的站在那裏，用清脆的北平話和來賓應對着。

客人中以戲劇電影界人士爲多，還有新聞、文藝界的許多朋友。問明主人，方知是光明報爲了演劇募捐勞軍而預先招待一次。客人中別具異彩者是幾位不直接與文藝有關的名流和高官，名

流之中有中國青年黨的薩駿聲，國家社會黨的張佳蓀，共產黨的朱雲來。七君子中的陳君儒，日本通的龍大砲，蘇聯通的張爾健。高官之中有趙立之，朱佛山，還有我們的廳長陳開明等。

上述這些名流高官，因為所代表的黨派不同，在抗戰以前，都是冤家對頭，彼此不相謀的。共產黨在抗戰以前，曾繼續過十年鬭爭，是不待說了，就是青年黨和共產黨也是從巴黎打到上海，從南京打到北平的十幾年的政敵。可是，自從七七事變發生以後，各黨各派都放棄了小我的利益，而在抗戰的大纛下，團結起來。首先是中國共產黨於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頒布了國共合作的宣言。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蔣委員長對此，甚為嘉慰，曾發表如次的談話：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除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其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中國青年黨亦於廿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函國民黨，蔣總裁申述彼等夙昔主張與孫總理遺教精神相符合，願一致共赴國難，始終擁護政府，為抗戰建國盡最善努力。蔣總裁當即覆函以共同罷勉，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相勗望。在這以前，國家社會黨，亦於四月十三日具函國民黨，蔣總裁申述該黨主張與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在精神上並無二致，今後更願本精誠團結之旨，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共赴國難，以期集中抗戰力量。蔣總裁當即覆函，有所策勉。

國民黨除與各黨派交換上述文件外，並曾於廿七年四月一日之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時發

表組織民意機關，制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法，以備召集國民參政會。又大會爲使抗戰任務達成與建國目的同時達成起見，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以整齊抗戰行動中之一切步伐，使所有全國抗戰力量，得以集中團結，而發揮其集體之效能。在「抗戰建國綱領」中，「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及「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尤博得在野各黨之喝彩。

因爲各黨各派的團結禦侮，所以漢口的政界便形成了吳越同舟的一團和氣。今日光明報的茶會，從極左到極右的來賓濟濟一堂，便是吳越同舟的縮影。

#### (四)

記不清是甚麼人了，在抗戰前三四年，曾將中國的文藝界分成京派海派兩大類別，說是京派富有封建性，海派富有商業性。從此以後，文化各部門便流行着京派海派的名詞，譬如演戲若金山、王瑩、趙丹、舒繡紋之類的演員，則爲海派。導演中若應雲衛、洪深、孫師毅、史東山等亦爲海派，而熊佛西、余上沅、焦菊隱等則爲京派，劇作家中，曹禺則爲京派，夏衍、宋之的、陳白塵等則爲海派。究竟京派海派有甚麼嚴格的區別，連稱呼的人及被稱呼的人自己都弄不清楚，大體以各人活動的地域被



人作爲某派的標誌。就報紙講，光明報來自北方，純粹京派作風，以社論專論等硬性文章爲報之骨幹，副刊文章也往往一天只登一篇長文章，甚至長至一天都還登不完，但海派則不然，若新聞報則根本上不要社論，而偏重消息之競爭，一天可以出三四大張，整版都是廣告，副刊文章也都注重短小精悍及趣味化的文字而不一本正經地講道理。可是這家純粹京派的光明報，今天請到的客人，戲劇電影界的朋友，却爲幾乎是清一色的海派。主人致詞之後，照例是來賓演說。大家一致恭維光明報對戰時宣傳的功績，此次演劇勞軍更是寓宣傳於勞軍，一舉兩得。幾次主持宣傳的要人及在野名流演說之後，幾位喜放大砲的人便接二連三起來作長篇演說，其實和演劇勞軍毫無關係。

我生平最怕聽這些開會必到，到必演說，演說必長的三流政客的高論；更有人一連發言三四次之多，「從最可靠方面得來消息」如何如何，「權威方面的觀察」如何如何，賣弄他的消息靈通，實則這些消息多半是一文不值的馬路無線電。

礙於主人的面子，又不好中途退席，我發現柳劍鳴也在我的對面坐着很寂寞似的，便遞紙條給他筆談。

主人大概也是爲這些消息通吵得煩不過了，他便擇了位帶有真正新消息的人出來講話，他

指着劍鳴向大家介紹道：

「這位是守光華門的勇將柳劍鳴先生，我們請他講幾句話。」

劍鳴方自淪陷區出來，講來自然頭頭是道，如北平偽臨時政府王克敏和南京偽維新政府梁鴻志之互相爭寵，偽維新政府和上海的偽大道市政府蘇錫文之分贓不均的情形，真是醜態百出；而敵人對於淪陷區的姦淫虜掠的種種獸行，則又令人髮指。尤其是在座的人，多半家在淪陷區，所以對於劍鳴之報告，大家均極感動。

散會之後我和劍鳴一道出來，到他寄寓的譚葆恩家裏去。一路上談到他的妻馬文彩和雷大聲不正當的關係，劍鳴甚為難過。

「夫妻間的愛情並不是絕對的，男女間一分開，很容易出毛病，這個我十分明白。不過我和他纔分別了半年的光景，我的生死還未弄明白，她已經琵琶別抱了，這未免太使人覺得寒心。天下男人多得很，爲甚麼不找別人，而偏偏找我的同鄉，我的同學，我的同事？」

我想不出適當的話安慰他，彼此無言地走了一陣，我好不容易找出來一句話：

「你一回來，一切問題豈不都解決了麼？」

「是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昨天已經託律師把離婚的手續辦妥了。」

「離婚？那怎麼可以？我的意思是馬文彩和雷大聲這種不正當的關係。全由於一種誤會。他們誤以為你已經戰死了。現在你既安然回來了，他們這種關係當然斷絕，你們夫妻當然破鏡重圓，言歸於好。」

「這是不可能的事。」

「怎麼不可能？你在這樣的大時代裏竟還不能修正數千年來的所謂貞操觀念嗎？多少淪陷區的婦女同胞被敵寇姦污是事實，但是你能責備這些被姦污的女同胞個個去死節麼？當然不能。因為這是亂世，這是不得已。準此而論，後方的男女關係，也不能完全按照太平時代的倫理觀念去評價。譬如現在有不少從淪陷區的男子，家裏本來有妻子，但是在後方組織了小家庭，有些刻薄的人說這是「偽組織」，攻擊得不遺餘力。可是，大家應該認清楚，這次抗戰是長期抗戰，也許三年五年，也許十年八年纔能結束。淪陷區的家眷都接了來，事實上有很多困難，既不能接家眷，又不准在後方組織家庭，抗戰陣營的男子都是光身漢，抗戰陣營的女同志都是一羣老處女，那纔真成了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的奇特現象，而要大大地影響人口問題。試想三五年，乃至七八年，兒童生產減少

尤其是智識階級的兒童生產減少，這在國家是怎樣一種損失？你的太太和雷大聲的問題，也只是亂世男女問題中一個小問題，過去的讓他過去，錯誤的予以糾正，從此不准他們再往來，這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麼？

「可是她要嫁給雷大聲，叫我有甚麼法子呢？」

「哦？你回來了，她仍然要嫁給雷大聲？」

「是的。」

「這問題就麻煩了。」

「所以我很乾脆地和她離了婚，我們何必妨害別人的幸福。」劍鳴黯然地說。

「那麼，小孩子呢？」

「爲這個也爭執了好久。她一定要留在她身邊。可是我無論如何沒有答應她。老婆是別人生養的，她一定要離開我，我不能硬留她，可是孩子是我柳家的血肉，我不能讓他喊姓雷的作『爸爸』呀！」這聲音簡直是凄然了。

兩個人走路不覺得時間長，一會兒就到了譚葆恩的家裏。今天星期日，譚葆恩在家陪太太，所

以他一聽見說我來了，立刻到客堂裏來陪。

譚葆恩的寓所，在法租界霞飛將軍街，住一種小巧精緻的洋房。劍鳴就住在樓下客堂的隔壁西廂房裏。譚氏夫妻住在樓上。

譚太太就是劍鳴的四姊，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讀書的時候，鬧學生運動很出過一陣風頭，但現在則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面圓圓的很顯得福相，惟談吐攀止的派頭，還留有當年的美人風韻。

「譚太太近來又有好詩給我們拜讀罷？」我久仰她善作舊詩，所以這樣問她。

「我那裏會做詩？」她臉上微微泛起紅潮。怪不得北平時代有那麼多的人追求她，眼角唇邊的確嫵媚。

「我回來的那天晚上，四姊高興得不得了，會寫了一首七律，放在我抽屜裏，我拿來你看。」劍鳴說着進了廂房。

「劍鳴，不要給葉先生看，叫葉先生笑話。」譚太太口裏雖然這樣說，但並未勉強制止。

劍鳴拿出來一張中央銀行的信箋，上面字跡娟秀，寫道：

「說着金陵事可悲，每逢傳說信惑疑。山河故國空餘恨，涕淚新亭豈長癡。牯嶺雲橫親在望，晴川花落燕歸題。丈夫經此寧幸福，會看江南祝捷詩。」

我正在稱讚譚太太的詩做得好，忽然來了一位想不到的客人，劍鳴已經離婚了的太太馬文彩這時，全屋裏的人好像都有些緊張，以為一定是關於離婚問題，發生了變化，不是要增加贍養費，則是來要孩子。可是全錯了，一進門，向大家匆匆點了點頭，便一屁股坐在劍鳴旁邊大聲說道：

「老柳，你要替我想辦法，老雷這小子真昏蛋，他不肯跟我結婚！」

「哦？有這樣的事情？」劍鳴故意這樣說。

「是呀，你說昏蛋不昏蛋！」馬文彩說。

「昏蛋，昏蛋，簡直昏蛋！」

「你要替我想辦法。」

「你們不是要好得很嗎？怎麼忽然變卦了呢？」

「不是他變卦，是他老子不答應。」

「那麼這次是他老子昏蛋了？」

「是呀，他老子真蛋，說是怎麼可以跟朋友的老婆結婚，你想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已經請律師證明離了婚的。」

對於馬文彩之鐵面皮，大家都面面相覷，但好好先生譚葆恩却招攬了一件好差使。

「沒有關係，若只是他老子反對，我去和你講，他老子和我們銀行有來往，跟我熟得很。」

「好姊夫，你若是這件事情替我辦妥，我結了婚以後第一個先請你。」說罷又向劍鳴道：「我的口渴死了，你陪我去吃冰淇淋。」

「這到有些不便。你是雷大聲的未婚妻，若被他看見，我不免犯引誘良家妻女的嫌疑。」

「他配你的資格比他老得多呢。廢話少說，快陪我去。」

劍鳴不惟在和她是夫妻的時候，對她一籌莫展，連離婚了的現在，竟還是唯命是從，馬文彩大概是劍鳴命運裏注定了的慧星。

第二天非本意地我又做了譚公館的客人，因為湯肖民兄要我陪他看看劍鳴。

譚葆恩正和雷老先生在客廳裏談話，我們便被劍鳴招待到客廳隔壁他自己的房間，馬文彩早已來了，正側耳細聽客廳裏的談判。

「現在時代進步了，兒女婚姻的事情，還是聽他們自由的好，而且大聲世兄曾留過學，在社會上也服務了這多年，他自己會替自己打算的。」這是譚葆恩的聲音。

「我絕對讓他自由，可是我不能讓他和他的妻子結婚。」雷老先生的口氣也堅定。「這個女人簡直一個不知廉恥，不明道義的禽獸，她爲了鬧戀愛把戲，拿我的兒子作犧牲，引誘我的兒子做出這樣騙友之妻的不能見人的禽獸行爲，妨礙他的名譽，妨礙他的事業，妨礙他的前途，我隨便怎樣放任，也不能讓我的兒子跟這種人去結婚。這個女人，不曉得是怎樣一副妖精面孔，我若遇見了她，恨不得剝她的皮！」

劍鳴望了望馬文彩，馬文彩伸了伸舌頭，嚇得響也不敢響。

雷老先生又把馬文彩毒罵了一陣走了，譚葆恩進來對馬文彩聳了聳肩膀，兩隻手向左右一撥說了聲：「OH，Y」這是歐美留學生的慣常姿態。

「老柳！你替我想辦法呀！怎麼樣對付這昏賬老頭子呢？」

「老頭子是沒有方法對付的。只要雷大聲要你，你和他住在一起就是了，管他結婚不結婚呢。」

「可是可以的。但人家不罵我是雷大聲的姘頭麼？」



「你還怕罵？」劍鳴冷笑了一聲，沒再說下去。轉過臉來和我跟湯官民談些別的事。

## 第五章

(一)

徐州大會戰，已經是聳動世界聽聞的大事件，世界各國大通訊社，大報社的記者，各國駐華武員均紛紛趕往徐州前線觀戰。計現時在前線者，有紐約泰晤士報特派員寶登，倫敦泰晤士報特派員佛蘭明，合衆社特派員白爾登，哈瓦斯社特派員馬菊思，紐西蘭今日婦女報及觀察報特派員章爾根生女士，英國梅爾邦日報記者華倫，德國新聞社記者姜伯敬，紐約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宋諾曼，美國米高梅公司攝影師王小亨等十餘人。此外各國人士來往視察者不絕於途。世界視線集中於津浦北段之大會戰，已可窺見。

武漢朝野的關心，也都集中在徐州大會戰。最高統帥曾乘機到徐州前線督師，各機關團體紛紛赴前線慰勞，獻旗。但我却只能每天坐在辦公室看公事，看電報，起稿子，這是何等枯燥的事。幸而

兩位好友柳劍鳴、湯肖民都在漢口，常常見面談天，滅却不少寂寞。

有一天，肖民來要我陪他去看看陳開明，留日的前輩，我們的廳長。當然陪着他去。開明住在江漢路保和里，一位新太太，是我在上海教書時的高足，兩個月前生了一個小孩子，又白又胖，開明很愛他，所以平日不是到辦公廳便回到家裏抱小孩，寫文軍。官場的無謂應酬，除了十分有關係的以外，他很少參加。不了解他這書呆子脾氣的人總以為他架子大，有的人則批評他不會做官。

我們拍了幾下門環，只聽有一種陰陽怪氣的聲音叫勤務兵開門，這聲音不是開明的聲音，而是他的「祕書長」姚位尊的聲音。但喊了幾聲沒有人答應，出來開門者却是開明自己，姚位尊誠惶誠恐地緊跟在後面，卑屈地說道：

「我來開，我來開，怎麼敢勞陳老師自己開門。」

開明也不大理會他，看見了我和肖民便笑着說：

「請進，請進，肖民幾時來的？」

姚位尊看見了我脫口而出的是「葉先生」，接着改稱道：「惟明兄。」這位和我稱兄道弟的「祕書長」是我曾經在教過的大學的學生，在學校時稱我「老師」，出了校稱我「先生」，自

從他榮任廳長的「祕書長」之後，他便居然和我稱兄道弟起來了。

這位自稱祕書長的姚位尊，見陳廳長和肖民談得很起勁，一下子談東京，一下子又談巴黎，並且談到在巴黎同遊的許多往事，知道肖民來頭不小，便親自敬烟敬茶；又看見肖民是我領來的，大概我和肖民也有些交情，在敬烟的時候我居然又被尊稱了一聲「先生」。

開明究竟是一個學者，和他談公事他一點都不起勁，所以姚位尊這類小人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差不多的事情都總是「如擬」、「照辦」、「可」批下去。可是問題一轉到學術上，他起勁極了，條條縷析，滔滔不絕。今天我們三個人偶而談到俘虜問題，他便根據他的拿手戲國際公法大談俘虜之待遇問題。肖民是一位喜歡玩的朋友，對於國際公法之頭的問題，並無興趣，但開明正談得起勁，他也不便告辭。正在這時，又有人敲門了，鑒於剛纔開明自己去開門，姚位尊沒有再敢陰陽怪氣的喊勤務兵，乖乖地自己去開門，引着進來的原來是光明報的副刊編輯顧鴻麟兄。

「你一來我便知道是爲了什麼。」我對着他笑。

「你知道了更好，今天在座的都逃不掉，每人鴻文一篇。」鴻麟一面坐下來，一面這樣說。

「我來一篇。我來一篇。」開明興奮地說。「你若是明天要，我今晚開夜車，我的題目已經想好

了，「俘虜與國際法，」好不好？」

「好極啦，好極啦。」鴻麟快活地說。「究竟陳廳長不忘舊文，這整腳編輯來拉稿子，一開口便慨然應允。」鴻麟說。

「鴻麟，惟明是寫文章的，肖民是藝術家，都歡喜刺激，我叫我太太來替你們煮一點咖啡吃吃，是上乘的 S. W.」開明說着從客廳的後門，走進了裏院，對他的新太太傳達了這個意思，立刻回到客廳，陪我們聊天。

在聊天的時候，鴻麟又向開明說出了他今天來訪的另一使命。

「敵報爲了慰勞前方將士起見，在最近期間預備演一次話劇，前天敵報茶會，已經當面報告了。現在劇本已經決定了，一個是「血灑晴空」，是淞滬抗戰的空軍將校閻海文血戰後自殺的史蹟，尤競編劇，馬彥祥導演，另一個戲是「還我河山」，是唐雲編的羣衆戲。由舒繡紋主演。在上演的那一天，我們預備出公演特輯，還要請文化界名流給我們寫一點文章。陳廳長可以賞賜一篇罷。」

「不成問題，你老兄所主持的事情，我總全力幫忙。而且這件事既有利於抗戰宣傳，又可以慰勞前線士兵，這已經超越了一個報館本身的利益，而是爲國家服務，當然幫忙。」開明很慷慨地答

應了。

「真是多謝，改天敝報社長盛文先生當前來道謝。」鴻麟說。

「那怎麼敢當？章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我們應當効勞的。以後有甚麼事情，儘管打電話來好了，我若是不在，找維明是一樣的。」開明說着向我指了一指，我點了點頭表示遵命。

陳太太果然親自煮了咖啡送進來，她是我所任教過的大學出身，所以見了我很恭敬的喊了一聲「葉先生」，比姚位尊那小子知禮多了。

我們一面吃咖啡，一面閒談，不知不覺又談到了徐州大會戰的問題。

「這是歷史上的大會戰，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人，竟不及親身參加這個會戰，真是憾事。」我又發抒了我的牢騷。

「你怎麼走得開呢？」開明躊躇地說。

「好在各部分都有科長專司其事，我離開一個月半個月沒有問題。」

「也好罷，美國武官卡爾遜要到前線去，沈部長本來要我派人陪了去，你就辛苦一趙罷。」  
只要能到徐州去，一切條件我均願接受。所以連出發的日子都大體商定了。

中國有句俗諺：「人是活神仙，」兩天以前我還在漢口呢，兩天以後我們已經到了徐州。美武官卡爾遜之外，還有兩位中國記者，三位外國記者。卡爾遜曾到過山西前線，一路上談些前線見聞，比我這位老呆在後方的中國人要清楚得多，我更覺得此行之必要了。

徐州，這古九州之一的中原重鎮，自古以來爲兵家必爭之地。楚漢爭霸之際，項羽定都彭城，自立爲西楚霸王，那彭城卽今之徐州。

今日之徐州，在軍略上的地位，尤爲重要。徐州是隴海、津浦兩路的交叉點，由隴海向東，直達海州連雲港，由隴海向西，直達西北重鎮的西安。敵人進攻徐州，其意義較諸進攻南京的意義還要重大。第一，日寇如能攻取徐州，可以打通津浦線，完成平滬通車路線，使北平僞「臨時政府」的勢力由北而南，分割中國；第二，日寇打通平滬鐵路線，可使南北兵力互相溝通，減少海軍協同的困難，便利以後從事更大規模的大陸戰爭；第三，日寇可以徐州爲侵入隴海線的重點，利用中州的地勢，便利發揮高度機械化兵團的威力，從事皖、豫、鄂的侵略。所以可以說敵人進攻徐州，是對我第三期侵

略軍事序幕的展開；而我國之必守徐州，亦爲粉碎敵人第二期作戰計畫的棒喝。

但從地理形勢看來，徐州近郊無雄山大川，易攻而難守，所以欲求徐州之穩固，不讓敵人深入近郊，在戰略上必多建立衛星。就隴海線以南講，自合肥起，張八嶺、淮陰、雲台山、秦岱峯皆徐州之外圍，而隴海線以北，則臨沂、台兒莊、澤縣、棗莊、臨城、滕縣、濟寧、嘉祥、金鄉俱爲徐州之外圍，我們要守徐州，必先守徐州外圍；敵人想攻徐州，亦須先攻徐州外圍。

敵人現正五路進攻徐州，一路係沿津浦線北段正面南下，直攻徐州，此一線在滕縣曾有極劇烈的戰鬪，川軍師長王銘章陣亡，師長陳離，旅長呂康、王志遠，副旅長汪朝濂等負傷，是役傷亡官兵不下萬人。一然某集團，係以劣勢之裝備與兵力，對絕對優勢之頑敵奮死抗戰，官兵浴血，苦戰達三日半以上，挫敵兇鋒，阻敵銳進，使我援軍得以適時趕到，戰區之中心徐州，得以轉危爲安，其爲國犧牲之精神爲不可及，而其功誠不可泯也。」（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之通電）一路係在津浦線右翼，沿台濰公路直取台兒莊，截斷徐州與海州之聯絡。台兒莊的大捷，是轟動世界聽聞的「東方坦能堡殲滅戰」。四月六日午我第三次總攻成功。將台兒莊以北三角地帶被圍之敵二萬餘人捕捉之殲滅之，與興登堡將軍指揮的坦能堡戰役，並沒有兩樣。台兒莊本爲彈丸之地，敵我所以必

爭者，蓋因其爲徐州之門戶。敵人此線作戰部隊爲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板垣之第五師團，共計四旅團八聯隊。其七個聯隊由磯谷率領，自棗莊、嶧縣以至台兒莊，爲我重重包圍，完全與後路和預備隊斷絕，成了釜底游魂。敵人在台兒莊失敗之後，一方面調兵增援，進行魯南二次三次的會戰，一方面在津浦線左翼，即自濟寧、金鄉、單縣而側擊楊山。南路分皖北、蘇北兩路進攻。皖北之敵，分別由蚌埠、懷遠、臨淮二路前進，其自在與自魯西前進之敵，夾擊隴海路西段，目標在蒙城、永城。蘇北之敵，則由鹽城北進取阜寧，目的在與由台兒莊前進之敵夾擊隴海路東段。

我們到徐州的時候，魯南正面呈膠著狀態，我敵正在郟城、邳縣間交戰，而土肥原所指揮之第十四師團正由平漢線東移，由濮陽增兵濮縣，期與由濟寧、嘉祥西遇之敵，夾擊鄆城、曹縣，而企圖直撲隴海路西段。

戰時徐州民氣甚旺，敵人那樣慘酷的轟炸，但一解除警報，市上立即開市。且徐州民衆，富有北方人特有的敦厚雍容的氣質，決不因爲戰爭而手忙腳亂。古人說：「淮海間其氣寬舒，秉性安徐，故白徐，舒也。」可見徐州人之鎮定，由來已久。

說到鎮定，這次守徐州的主將李宗仁將軍真可謂鎮定到極點，一直到徐州撤守那一天止，他



還住在徐州城裏的舊府衙門裏面，幾乎連空襲都不躲。他身材較矮，而體質則甚壯，闊嘴巴，大眼睛，弈弈有神。軍服總是穿得整整齊齊，但却喜與文化人住來，談鋒甚健，而無司令長官架子，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前往慰勞、訪問，常常留在那裏一道吃飯，有時他興致高起來，便坐一部小車子到旅館來看你。我在漢口和他只見過一次，當然說不上交情，但他因為知道我從前是個教書匠，也有時寫關於政治、外交的論文，此次徐州重逢，非常客氣。承他招待在花園飯店住下，遇見了許多新聞界的朋友，如中央社胡定芬，中央日報陳振綱，掃蕩報張劍心，新華日報陸詔，大公報記者高元禮、范長江，星加坡興中日報黃薇女士，塔斯社谷里賓司基及該社翻譯張郁廉女士，時事新報宗祺仁等。文藝界的朋友郁達夫、田漢等。

卡爾遜武官因公先回漢口去了，我肩膀上頓覺輕鬆。我在徐州和新文藝界的朋友遊過雲龍山，逛過夜市，用徐州有名的燒鷄作肴，吃過蘭陵美酒，便決定離開徐州赴魯南前線，攝華服務所在地。

本預定第一天出發的，第二天却竟日在警報中。晨八時起，敵機一架偵察半小時，二次由南來九架，在東關投彈百餘枚，一小時後，三次由南再來九架，北來三架，又投彈百餘枚。四次南來六架，五

架在宿縣一帶轟炸，一架到徐盤旋兩小時，五次又來三架，僅在徐南盤旋肆週未臨市空。徐埠共投彈二百二十枚，多重磅及硫磺彈。且正西風狂作，火勢漫延，故無法營救。截至晚九時仍在燃燒中，共計焚燬民房約一千間，平民死傷約三百餘名，據說，此時金鄉被災最重，該鄉共有居民一千一百餘戶，房屋三千間。此次被災達九十戶，延燒二千五百間，津浦鐵路兩側民房千餘間，悉付一炬。在南天橋登高瞭望，烟火滿目，哭聲震耳。各戶在火堆中爬掘人屍，大半露宿，飲泣待救。

當夜間我乘軍部的大卡車到了卡塘集——一個鄉間大鎮。×集團的總部駐紮於此，白副總長崇禧親到戰地指揮，也駐蹕於此。行政院特派戰區賑濟專員曹仲植在此，政治部設計委員郁達夫，第三廳藝術處長田漢，立法委員王崑崙及其夫人曹孟君（代表兒童保育會）也為勞軍來此，加上中外戰地記者，熙熙攘攘甚為熱鬧。

因為卡塘集就在台兒莊十里以外，所以有許多難胞聚集在鎮的內外，他們都露宿在麥場或樹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服破爛，面有菜色，情形十分悲慘，這些難民多半是台兒莊的居民，台兒莊有他們的一切糧食與衣物，但現在因為裏面正挖掘工事，不肯允許他們回去，有許多婦女跑回台兒莊，又折了回來，因為運河的守軍，要到台兒莊非過運河不可，不讓他們過去。在婦女們長大的

體軀下，都有一雙小脚，一雙被殘暴風俗所吃剩了的脚。這雙小脚，在平時已是大感不便，在要逃命的現在，更要苦惱她們了。我會和其中的幾個談過話，她們發紅的眼圈裏含着眼淚，悽愴地說道：

「這是甚麼年月啊！日本鬼子不講道理打仗打到這裏來，甚麼都打壞啦！拿出來的幾個錢，也吃光啦，要飯吃，怎麼向人家伸手？」

從穿戴和氣派上看，他們都不失爲小康之家，但在敵寇侵入的現在，整潔的衣衫裏面，却有個飢餓的肚子，這是誰的罪惡？日本法西斯強盜！

看見了這羣逃難的男女同胞，我不禁想起敵寇即將到臨的我的故鄉——山東西部的一個小縣。我年老的父母，幼小的弟妹妹還有名義上的妻，以及許多親戚，在敵寇侵入之日，將和這班難胞同其命運——無衣、無食、無家！我昂藏五尺之軀，竟不能保護亂離中的父母妻子，親戚鄰人，我真枉受了十幾年的教育！我深切地體諒出自己的渺小，我憤恨，慚愧！

我懷着滿腔的憤慨，羞愧的心情，到總部會見了幾位高級長官，代表我們的部長，廳長慰問過以後，我就坦率地表白我看見這羣無家可歸的難胞的悲憤，幾位高級長官也都慨然太息，表示同感。白副總長向我說道：

「行政院已經派專人來放急賑，過一兩天至少要比現在好些，根本問題，還是要把鬼子驅逐出去，在戰爭時間受難的同胞，其犧牲的價值，並不在扛槍桿的人以下，所以我們的口號是：難民即義民！」

對於白副總長這一席話，在座的人，均極感動。白副總長和李宗仁將軍同爲西南名將，瘦長的身材，稀疏的頭髮，白的已經不少，經台兒莊這次大會戰，據說頭髮白得更多了。也禿得更厲害些了。至於孫連仲將軍，則完全是山東人本色，質實坦率，勤謹儉樸，治軍還有西北軍的遺風。

辭出總部，被一位副官領到師部裏去會見了十年不見的小同學林師長可華。這是一位粗枝大葉的朋友，爽直明快。在他的字典裏面，不知甚麼叫「困難」。在中學時，沒有錢用的時候：

「老葉，荷包裏還有多少錢，拿來我用。」

襯衫破了：

「老葉拿件新襯衫我穿。」

鉛筆鎖在抽屜裏，取不出來。

「老葉，鉛筆。」

當了軍人以後，車票別人買不到，他跑到汽車站，拉住一位維持秩序的憲兵：

「我明天動身到××去，買張車票。」

「報告官長，現在車輛少，買票人太擠，須先登記後買票。」

「嚕蘇！明天我一定要負責弄到。」

明天果然就乘車走了。

打仗據說也是如此。

「鬼子在××調一團人趕退就是。」

鬼子沒有想到他來得這樣快，果然狼狽而逃。

他做事諸如此類，莽撞果敢，失敗的事情固然很多，但他不在乎，有些事別人視為畏途的，他往往馬到成功。

見面之後，先敘了些別後彼此狀況，他在相別這十年間已經打了不少次仗，扶搖直上已經升為師長，只是有一件美中不足，他認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的嬌妻去年夭折了。

「老葉，這是我生平最傷心的一件事。」他不勝傷感地說。「說一句老實話，我的娘老子去世

的時候，我也沒有這樣傷心。她太好啦，漂亮是不消說得，爲人德性好，態度大方，一副金嗓子，中國聲樂家沒有那個比她再好，郎毓秀、洪達琦，都趕不上她。她的英文講得比英國人還好，她們一家信教，你們山東的基督教青年會都是她家裏捐錢造的。——可惜她已經死了。」

對於這樣一位美麗的太太之死，自然應該悼亡幾年然後再娶，甚至於終身不娶，纔對得起自己的亡妻啊，可是我的好朋友林師長可華却不然。在他讚美過他亡故的太太之後，說道：

「老葉，替我介紹一個老婆。」

我心裏想：這倒有點像老林的作風，前言不搭後語，忽東忽西，想到甚麼說甚麼，想到甚麼做甚麼。

「等打完了仗，你回到南京或上海的時候，替你留心就是。」我只有這樣敷衍着。

「等打完了仗我是人是鬼還不曉得，怎麼等得及要娶老婆便要速戰速決。」

「速戰速決？好的。只是也要有一個對象，方能開始戰關哇。」

「對象已經有了。」

「那就好辦。她是幹甚麼的，現在在那裏？」

「女兵。就在我這部隊的旁邊。」

女兵？這位老兄和我是同志了，他的對象也是女兵。不知是否和攝華在一個服務隊裏？

「叫甚麼名字，是不是戰地婦女服務隊的隊員？」

「不是隊員是隊長，她的名字叫鄭攝華。」

我的心不覺一跳。我仔細留神他的態度和表情，看他是不是故意開玩笑。但絲毫看不出開玩笑的痕跡，他的態度很嚴肅。

我竭力抑制住我驚奇的心情，若無其事地問道：

「和他相交已經很久了麼？」

「沒有多少日子，在徐州纔認識。」

「感情怎麼樣？」

「人太年青了，男女間的事情好像還不大懂。」

聽見這句話，我放心了，一定是林師長放過幾發重砲，並沒有反響，所以他以為她還是小孩子，不懂得男女間的事情。

「也許已經有了愛人咧。」我這樣逗了他一句。

「不會，不會。追求她的人雖然很多，她都不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眼光自然高些。」林可華言外之意，除了他自己，別的人連追求攝華的資格都沒有的。

「那麼便不容易速戰速決了。」我笑着說。

「是呀，正和日本鬼子碰到中國這個敵手一樣，不得被迫改變戰略。」

「那麼，老兄是要採長期抗戰的態勢了。」

「不是長期抗戰的態勢，而是長期攻擊。」

說罷兩個人哈哈大笑了一陣，便把話句轉到了目前戰爭的形勢。對於戰爭，可華比對於戀愛要高明百倍。他對於敵人企圖的分析及我方應採的戰略，說來頭頭是道，並沒有把敵人看作年輕小孩子，可華正是我們中學校的校長所批評的：「粗中有細。」

### (三)

辭別了可華出來，我在一個小學校的舊址，找到了戰地婦女服務隊的隊本部。攝華穿了一件



草綠軍褲上身穿了一件黃色自由布西裝襯衫，頭髮也和男子一樣，剪得很短，左三右七向兩面分開，乍看幾乎認不出一個女子。一羣剛收容來的難童和母親們正在哭哭啼啼，難捨難分，她忙着勸哄他們，說是要把他們送到漢口讀書，有吃，有喝，有玩。

「到漢口去麼？那這一輩子也見不了面！」孩子的母親說。

「我討着吃，祇要有一日糧食活命，死也不能丟開我的孩子。」另一個母親說。

知識限制了她們的瞭解和判斷，隨便兒童保育會裏的負責人和攝華怎樣重覆地解說敵人屠殺劫掠兒童的事實，說明了保育會代為保育的意義、方法和目的，但她們總不肯把自己的孩子給人帶到遼遠的地方去。

幸而有一位中年男子自動把他的九歲的男孩子送了來，還向那幾位母親代為解說了一番，這一陣吵嚷纔告了一個段落。

在她忙亂的時候，我夾在人堆裏看，並沒有招呼她，所以她還不知道我來，等到這一陣吵嚷完了之後，她從褲袋裏掏出我在漢口贈她的小手帕揩汗的時候，我纔過去招呼。

「咦！你來啦？」她又驚又喜，因為旁邊站滿了她的隊員，大家一齊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我倒

滿不在乎，擲華的臉却有些紅了。

「裏面請坐罷。」她把我領進了她們的辦公所在的抗敵堂。

「我一句孩子話，累你跑這麼遠。」她想起了留別我的信中曾說：「你能設法到前線走一趟麼？那麼，我們就又可以在戰地相逢了。」

「你不說我也會來的，可是你一說更堅定了我要來的決心。」

「戰地苦得很哪！」

「擲華小姐可以忍受的苦，惟明沒有不能忍受的。」

「你幾時學得這樣會說話？」

「愛情使愚蠢的人變為聰明。」

「不愛情使聰明人變為愚蠢。」

「何以見得呢？」

「譬如，葉惟明先生不遠千里到戰地看一個野孩子。」

兩人不禁相視而笑，我接過她親手倒的一杯開水，一飲而盡。

「讓我參觀參觀你的工作好麼？」

「室外工作：宣傳、看護、收容難民，要慢慢的纔可以看到，室內工作，都在這間劫後的破房子裏了。」

這間劫後殘破的抗敵室，同時也是會客室，雖已古老破舊，因係小學的教室，倒還寬大明亮。屋內的佈置，因行軍不定，極為簡單，牆的中央掛着總理遺像和蔣總裁戎裝照片，下面貼着她們自己編的壁報，內容多偏重生活檢討方面，如「對於勤務員的意見」、「工作中的自由主義」等文章。

她們在戰鬥中不忘學習，在我們坐着談話的反對方向的窗前檯子上，一個團員正在埋頭寫作，在中間的大檯子上，一個團員正在低頭寫宣傳標語，陌生人是不會終止她們的工作的。

在壁報的周圍，貼着她們在鄉村，在前線演劇的照片；又在一個角落的窗台上放着幾種雜誌和書籍。她們求知的精神並不因為生活忙碌而終止。

在牆壁上除了壁報以外便是起居及工作時間表，我們可以想像到她們的生活是很有紀律的，關於她們的日常生活，攝華對我略加說明：

「我們除了工作以外，還要經常的學習，這可以分做兩部份，一個是學術討論會，一個是生活檢討會——還可以鼓勵大家學習的精神，互相幫助身心的修養，分爲若干小組，以生活作爲劃分小組的標準。」

「我們的飯食很簡單，每人每天的伙食費只兩角，油鹽柴米在內，衣服由軍隊發給，每人每月的生活費××元，我這位隊長也和諸位姊妹是一樣。因爲平日吃的太儉省了，我們也仿照軍隊的弟兄們的辦法，一兩個禮拜可以打一次牙祭。」

「甚麼叫打牙祭？」我問。

「就是吃肉。因爲軍隊裏的生活太苦，平日很難嘗到肉味，偶爾有肉吃，嘴裏的牙便覺得甚麼都快活，所以叫做打牙祭。」

「原來如此。我從漢口動身的時候，曾準備了一點慰勞品，如紙烟、洋酒、新出書報雜誌之類，在徐州又帶了幾隻燒雞，幾瓶蘭陵酒，除了紙烟、洋酒已分贈指揮部的官長之外，把一部分書報及燒雞留了下來，準備送給你們婦女服務隊，作爲慰勞品的，今天你們又可以打一次牙祭了。」我說着便把盛在小提籃的燒雞遞給她，她快活得甚麼似的，立刻把在寢室休息的及在別的房間工作的

女同志們召集了來，一方面介紹我，一方面把我帶來的禮物交給她們，這羣穿軍裝的同志，究竟還是女孩子，大家高興得歡呼跳躍。有一位調皮的女孩子說。

「葉先生真懂得女人的心理，怪不得鄭團長歡喜你。」

接着是一陣哄笑聲，惹得攝華滿臉飛紅，笑着罵道：

「你這個嚼舌跟的小蹄子，等客人不在的時候看我捶你！」

「捶你！」這是一句山東話，攝華甚麼時候學會的？我正在感覺奇異，聽得那調皮女孩子說道：

「俺不怕！俺不怕！」

這雖是標準的山東話，可是我一聽便知道她們是故意模仿的，說話的是一位南方小姐。

「小姐們究竟是到了山東，連口音都變成山東的了。」我爲打斷那位女孩子和攝華的笑話，故意轉了話鋒。

「不惟現在我們住的地方是山東，我們部隊裏幾乎從總司令到伙夫都是山東人，所以天天滿耳朵裏面都是山東話，不知不覺便記了幾句。」那位調皮的女孩子回答我。

吃午飯的時候，我受了她們這一羣女兵的招待；吃飯的時候，她們問長問短，從國際情勢，抗戰

前途一類大題目到漢口有甚麼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一類小事情，我均一一回答，於是這一頓飯超過了她們成立以來的紀錄，整整吃了一個鐘頭。這頓飯事實上等於開了一次座談會。

這次我到卡塘集總算受盡了攝華的殷勤招待。吃飯的時候，她替我盛飯；吃完飯，她用自己的手巾替我絞手巾把。大家散了以後，她叫我出汗污的襯衫脫下，換了一件她自己平日穿的，她自己親手把我的襯衫洗乾淨，曬在她們的寢室後面。

「今天下午可以曬乾，晚上就可以穿了。」她說。

「這次勞軍，使我享盡了有生以來所沒有享過的福，你對我太好了。」我望着她說。

「向來是我作客你作主人，這次你到我這裏來，我是主人了。」她微微一笑，真是說不出的嬌媚。

這樣富於女性美，而又具有那樣深厚教養的女子，和我近在咫尺，我竟無福消受，這不是時代故意撮弄我麼？想到這裏，我不禁黯然神傷，沉默了一會兒。

「爲甚麼一句話也不講？」終於還是她打破了沉默。

「從那裏講起呢？我的感情是一時一刻也不願離開你，可是環境這樣束縛我，我越和你接近

「便害你害得越厲害。」

「害我這話是說不到的，你一點都沒有束縛我。」

「可是你精神上無形中受了束縛，你拒絕一切人對你的愛情，將來會就誤了你的終身大事。」

「並不是你強迫我，是我自己願意這樣。」

「如果沒有我，你不會這樣。」

「那也許。可是我已經認識了你，再叫我同別人談情說愛，我喚不起這種心情。」

「不必談情說愛，乾乾脆脆和一個適當的人結婚怎麼樣？結婚和戀愛並不一定要混在一起。」

「你叫我跟甚麼人結婚呢？」

「和林師長，林可華結婚好了。」我順口溜出了這麼一句話。

「哈哈，哈哈。」她捧腹大笑了。「你這個人真滑稽，開玩笑也好，怎麼會想起這個人？」

「剛才我看見他，他說他已經選定了你做他結婚的對象。」

「這位精神病，到處宣傳要和我結婚，真是豈有此理！」說到這裏，她看了看手錶，「這位精神病的事，不要再提。現在我們同到總部去，孫副總司令今天招待你們這批漢口貴賓茶敘，我是招待員之一。」

關於林可華的問題，從此我們就不再提起。

#### (四)

我由台兒莊回到徐州，戰事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五月九日，徐州有一次大轟炸，南路戰線又傳來了蒙城失陷的消息，人心相當震動。但當我和新聞界的朋友會到李司令長官宗仁的時候，他還是那麼鎮定，還是那麼安閒地和大家談天。他在講完戰局後，還大談胃病治療法及戰時新聞政策。因為他的態度如七鎮靜、安閒，使我們對於戰局前途，加強了若干自信心。

但是，不利的消息，一天天的增加，魯南敵主力轉向魯西，又得到平漢線上土肥原部隊的增援，於九月十日起，先後佔領濮縣、范縣，十一日下午二時又攻陷鄆城，旋又進犯荷澤，荷澤五月十四日早晨失陷，師長李必蕃於守城時作壯烈犧牲。敵人在荷澤得手後，其先頭部隊，遂即向南推進，會合



嘉祥之敵，直下金鄉；封邱方面之敵，亦乘機佔領民權等處，切斷隴海西線汴商段的交通。

津浦北段正面之敵，初未敢南犯，嗣亦有南陽湖方面乘虛追擊。於偷渡南陽湖之後，即直趨隴海西線之李莊，黃口兩車站。於十五日集中兵力，以大部隊進攻碭山，另一部隊向徐州推進。

南段之敵於五月六日起，即開始分路向我進犯，一路沿津浦線向北猛進，一路向西發展，攻陷蒙城後，復分兵北犯，佔領永城，企圖與強渡南陽湖之敵會師黃口之間。

依據上面的情形，徐州業已處於四面包圍。爲保全主力計，便於五月十九日作戰略上的退却。由於我們計畫的周詳，在李司令長官指揮之下，非常有秩序的退出了徐州。在突擊的過程中，我們很順利地，安全地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沒有損失。這壯烈的突圍戰，將永久彪炳於中國的光榮歷史！

剛纔我曾說過，徐州之緊張，自五月九日起。天一放亮，敵機的軋軋的刺耳的聲音，即驚醒困頓的睡夢中的居民，由於累次的轟炸，對於大批敵機之來，像病夫對於蒼蠅一樣，討厭而無可如何。每日黎明居民們即扶老攜幼，趕到四郊樹蔭下或麥田中去躲藏，城內的商業完全停頓，但由於對於長官的信賴，向外省逃的事竟很少。大家總以爲戰事前途樂觀，誰先逃走誰不是好種。

因受連日的轟炸，徐州各車站、各機關、各熱鬧街道，各居民區域，多半成爲瓦礫，大火是整天價

在燃燒。因爲一日轟炸幾次，警報迄不解除，誰敢救火？十三號夜，月放五彩，有如淚眼，十四日轟炸的第四次，我一小部火藥庫被炸燃，兵兵之聲盈耳，薄暮，四郊的居民才敢跑進城來，在大街小巷，雖有月光，但却常有被倒下來的電線絆倒的危險。

十七日倭寇自徐州西十五里的郝寨發砲，打到徐州外廓的九里山。當日下午一時，敵坦克車一部竄入我近郊防衛線，發砲打至徐州西關，二時打至東西兩車站。

入夜徐州已成死城，居民都逃往四鄉，軍隊亦多退出，孫××部奉命守城，湯軍圍沿隴海路往西衝，於××部固守原陣地，我隨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第三隊在段家花園於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之一部匯合，乘大卡車沿津浦線向南戴月長征。一路上牽記着攝華的安全，不知她從那一路突圍。

沿途軍隊很多，分左右翼向前搜索前進，黎明始達孫家寨。孫家寨是個小莊，距宿縣不遠，我們到達後即由軍部命令將各汽車很巧妙地掩護起來，在這裏一直過了白天。夜一時，大小汽車十九輛，李司令長官與白副總長當然在內。途中不准開燈和掀喇叭，即浩浩蕩蕩，披星戴月疾馳於狹小之公路上。

有兩輛大卡車因路狹駛猛，不準開燈，倒翻於路旁溝中，爲要不耽誤大軍的開行，只好讓它倒翻在那裏，無人理它，不過因此旁的車更爲擁擠罷了。

經過沿途的村，却是鴉雀無聲，只見有些當地的駐軍在燃柴燒飯，見汽車一輛一輛的開行，都呆然地站在路旁觀看。有些村的狗在遙吠着。有所驚覺地遙吠着。

在天明未達施莊之前，沿途有許多難民，用四輪牛車拉着老小，在大路上像人繩一般，形成幾條彎曲的黑線，它們都是從我們過來的宿縣逃出來的，車上載着吃的雜糧，與燃的乾草，男男女女，風塵滿面，見我們成列的汽車開過，都用驚異的眼光觀望，將牛車趕進麥田，讓我們的汽車駛過。

施莊也是一個小莊，惟因它小，我們才駐到裏面，莊裏的人，多沒有逃，有鷄、有鴨、有菜園、有柴堆、有水塘、有垂柳，下車以後，我見李司令長官穿着一件落滿灰塵的毛大氅，身軀越顯得粗短了。慈祥的面容上，嵌着兩顆炯炯的眸子。

我們在這裏大吃大喝，莊裏所有的鷄鴨和鷄卵差不多全給我們買光了。敵機一連來了好幾次，有時兩架，有時九架，我們大軍擁護在樹底下，四圍又用高粱桿蓋上，警報是用鐵哨報知，兩聲是警報，一聲是解除。白副總長皮腰帶的後身插着一柄精緻的小手槍，細長的身材，帶着平光眼鏡，精

神分外地飽滿。

因各大路上逃亡的難民太多，敵機便不時前來偵察，因此莊外發放步哨，不准難民入莊，免得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縱然如此，敵機似有所覺，因此參謀處下午四時卽下令全體開行，由於不知就裏，我們外人反以開行太早，大不滿意，只因命令已下，只好隨行，不料在我們出莊不久，敵機就將施莊炸成灰燼。又沿路追逐，共有四架，在附近幾個村莊也投有不少炸彈。所幸我們見敵機飛近，都下車到麥田各處掩避，親見敵機以蜻蜓點水之勢在就近莊中低降投彈。因我們的汽車有的開到樹下，有的上邊插滿樹枝，敵機瞎眼，沒有瞧見，我們才逃過這一關。待敵機去後，我們又急速登車開拔，手中各擎樹枝，時暮色四合，倦鳥返巢，我們的汽車卽以風暴之勢疾駛於麥浪無際之公路之上。夜深始達小呂莊，卽汲水造飯，折枝爲箸。飽餐後，因此處距敵人甚近，卽盡棄大小汽車於此，除第五戰區三五高級長官外，其餘如參謀處、祕書處、副官處及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盡皆步行追隨。在沉痛之訓話後，各人捏着一把冷汗，背着行囊，遂於子夜後僕僕就道，奔波終夜，天大明始達許莊。有中外記者與第五戰區動員委員會一部份人趕到，卽匯合安歇於此。有一次十八架敵機掠空而過，十分討厭。

在許莊起身的時候夕陽尙高，各人咬緊牙關加速馬力，軀身奔馳，這時大軍雲集，第七、卅一、四十八與七十一、四軍分三路出發，由左右翼以戰鬥的姿態在前搜索前進，我們在兩翼掩護之下，大隊隨行，月圓初上，大地皆明。有月光高懸，助我行軍。這時一望無際的原野中，我們偉大蜿蜒的行列浩浩蕩蕩，邁步挺進，前不見首，後不見尾，在極度的興奮之下，一夜奔波九十餘里，天大明，始達淝水。在這九十里的行程中，天知道，連路旁積潦里的污水也覺得甘甜，蒜苗也變成美味。及至天明見路旁積水的虫蛆甚多時，才大爲喪敗，欲嘔不得，然因此致病者却無。戰場能鍛鍊人之身體，於此可見一斑。

淝水雖不寬深，但却是個重要渡口，五月廿一日，我三路大軍的四師人，其中有平射炮連，都匯集在淝水，要過同一小橋，小橋是門板和石條築成，狹小而離散，離這小橋八里外的雙橋，倭寇在那裏屯積的子彈牲口很多，在十四里外的陳集也有倭寇一部份人，都是專爲守護這個橋而屯紮在那裏的。因爲我們的人數太多，而橋又太小，所以一直到過正午，還有大批人馬沒有趕到，這時，有敵機兩架前來偵察，李司令長官及沒過橋的人都進入臨河小莊——趙村去休息。好在河邊蘆葦很多，軍隊都能躲到裏邊，待敵機回去報告時，我大軍即急行過河。散佈於臨河大鎮褚家集內，等倭寇

大隊開來堵截時，我軍之未過河者只餘兩團人了。此時機關鎗和砲聲甚密，據說敵有五十餘騎及坦克車十七輛出動，但因我大軍已過，坦克車無從施其威，在雙方激戰數次之後，敵即退守雙橋，不敢追擊。

過河後，被我虜獲敵給養車三十餘輛，倭寇十餘人，伏子四十餘人，均為我國五六十歲之老者，據他們說。

「因大批敵人開往永城黃口一帶，故此地所餘實在寥寥，惟槍支子彈甚多，倭寇中有不少女人——中日皆有，均令短髮戎裝，用之虛張聲勢，佈置疑陣，以騙我軍。此地少壯多入紅鎗會，我等老弱留守在家不料均被倭寇擄作伏子。」

褚家集一帶人民，見我軍開至，無不喜形於色，爭進飲食，愉快之情，如視慈母，軍民感情，融洽無間，據他們說：

「倭寇時有小股下鄉騷擾，將居民牲畜一齊掠走，每於夜間繞行各村間，環行不斷，虛張聲勢。」

「每次下鄉，即將村中雞鴨鵝羔之屬捕捉煮食，臨行廁屎鍋盆中，并喜於其不食之雜麥中撒

尿，以棒攪之，自己不吃，不讓人吃，十分可惡。居民恨之入骨，見其小股後無繼者，即羣起用矛刺之。」

今日敵機不時飛來偵察，我們休息到下午五時，因疲困不堪，各人都千方百計雇取驢子。入夜細雨如毛，夜色昏暗，前後摸索，多失連絡。又要連夜渡過渦河，渦河也是敵人的封鎖線，幸我先頭部隊於日間已將臨河大鎮，界溝集內之倭寇事前消滅，因此敵人在市內投擲炸彈甚多，橋亦被燬，待夜半我們趕到時，橋已用門板架好，惟河岸村中，餘燼未息，殊覺蒼涼。過河後，參謀處發見麥田中有敵人埋伏，我機關槍即迅速展開，桂軍行軍之敏捷，神色之自然，真可佩服。隨即開始搜索，才知是村中居民，見大軍過境，以爲寇軍大至，均匿居麥田中，一場虛驚，才告結束。

因爲一夜陰雨，又走了些錯路，腳像在泥濘的路上生根一樣，步履十分艱難。過了渦河，又加之受了些虛驚，身體直困倦得像木頭一般，兩隻腿下面機械地擺動着。又不敢歇，一歇就會睡着，敵人就在四圍，過河又走了二十里，到了一個村莊，遇見大隊，心上像放下一塊石頭，總以爲在這裏可以住下了，不料又驀地，樹林裏打了一排槍，兵士們都同心地朝出事的地點跑去。這時我坐在一株樹底下，見一位女同志，大概是政訓員吧，坐在一堆高粱桿裏嚇得直哭，我心裏想，若擲華遇見這場面，總不至於這樣怯懦。可是擲華怎樣了呢？不禁又鉤起我無限憂慮與懷念了。

爲鼓勵我們前行的勇氣，槍是由我們自己放着。因爲若不是打槍，誰也走不動了，感激這一排鎗聲吧！我們各人又抖擻精神走了五里多，這時大軍又分爲三路伸展下去，但總部却住在小李莊，我仍隨同行政院服務團住在距小李莊二三里外的周莊，這個永遠不能忘記的周莊。

因爲連夜奔波，這時是又飢又渴，又困又乏，渾身沒有一個地方舒適，及至到了周莊，到了不過只有兩戶人的周莊莊外的時候，我們便發見了豐美的食物。

桑樹上的桑葢是又肥，又甜，大家圍着樹，攀枝掠葉，大吃特吃，碰到這種美味，那能輕輕放過。

後來見一部分軍隊也向這個莊里開，我們才走進莊里，放下東西，全莊只有兩戶人家，幸喜各家都留一人看守。大家都以爲把敵人的兩條封鎖線都衝過了，現在到了安全地帶，自然要大吃一頓過過癮的。

兩戶人家都很富有，房子並列排着，後面花園的周圍有共同的護莊河。河岸小樹成行，花園裏有金寶、大麻，各成畦列，又有各種菜蔬，有小羊、有肥豬，莊前大樹十餘株，葉茂蔭深。

我們向房東買了六隻雞、四隻鴨，宰了洗淨，煮了滿滿一鍋，預備要大嚼一頓。這時天已過午，不料却有一支軍隊，事後才知是卅一軍，一百卅八師補充團，因爲沒有走到指定地點，便白晝行軍，當



他們排成長蛇般的陣列穿過周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正在喝鷄湯。適在這時，敵方四架轟炸機自空中閃閃而來，因為發見了目標，機關槍聲與炸彈聲交織成一片，統共只有兩戶人家的小莊，就一直轟炸了半個小時。

結果：當場死三十餘人，驢一頭，傷者不計。我伏在金贊哇里，手里拿着株小桃樹掩着頭部，衣服又是草綠色，總以為很安全了。不料因為這次投的彈特別多，機關槍像雨點般向下掃射，只震得身旁塵土亂飛，加之身旁落了六個小型炸彈，因此，右股上就給炸彈的碎片豁了三寸長，半寸深的一條血口。好像這地方的肉厚骨深，炸掉個四兩半斤的滿不妨事，只有精神的震懾，比較大點。

正在桑樹底下剝食桑椹的那些早開來的軍隊，這時真夠偉大了。就在這種槍彈如雨，血肉橫飛的時際，仍舊談笑自若，有的仍吃桑椹，有的仍唱小曲，那種鎮靜，雖然他們中間有被炸傷的，但態度仍那麼自然，真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周莊被炸以後，我們這一行炸後餘生的人，向李司令長官致謝後，便脫離了大隊，連夜趕程，翌日下午四時我們就到了鳳台縣的關驢集，這才算到了真正的安全地帶。

我們這一次行軍的路線，是在江蘇徐州，經安徽宿縣、懷遠，繞蒙城之南，入鳳台縣，再由阜陽入

河南，經固始，過潢川，才到信陽；然後乘火車到漢口，前後共十二天。

## 第六章

### (一)

回到了漢口，好像一個流浪在外的遊子回到了老家，雖然漢口對於我仍然是「他鄉。」

在漢口，我有一間自己睡覺的房間，我有我自己的辦公室，我從外面回來，熱得渾身是汗，我有浴室沖涼，我有洗乾淨的汗衫，襯衫可以換，我肚子餓了，可以到江漢路的「滋美」吃揚州包子，或到冠生園吃廣東點心，或到中法比瑞同學會吃咖啡；我寂寞了，可以到顧鴻麟兄家裏串門兒，或到第三廳找宋時宜兄談天，或約柳劍鳴老弟盪馬路，或約新聞界、文藝界的朋友到邦可花園吃茶；總而言之，漢口還宛然是昇平世界，除了偶而有敵機轟炸以外，一切日常生活都還保持着太平時代的常態。

可是戰地則不然。生活是流動的，住沒有一定的房間，睡沒有一定的床鋪，而且十個人有九個

人是睡地板，上面蚊蟲嗡嗡，下面潮濕霉人，吃水又不乾淨，所以前線多瘧疾、痢疾，一切生活條件，前線比起後方來，苦得多。現在，我從前線回到了後方，所以感覺到平日忽略了的幸福。

因為我也被困在敵人的包圍中，漢口的朋友都很替我着急，尤其是我的老友，我的長官陳開明。我一到漢口，他歡喜得召集全體同事開會歡迎我，他親自致詞，稱贊我為不帶武器的戰士；其實我完全是託庇前線士兵弟兄的武裝突圍，得以苟全性命，一切的稱贊，都只有增加我的慚愧。

不惟本應的同人對我這樣歡迎，就是新聞界的朋友也都對我表示着異常的關切，首先是光明報的女記者方君剛來訪，要求我追述突圍經過，接着是顧鴻麟兄來慰問我，並約我參加普海春的新聞界歡迎戰地記者脫險的聚餐會。

我雖非新聞記者，但我這次隨軍突圍却和若干新聞記者共過患難；而且有不少是從別的路線回來的，也許可以打聽得到攝華那一部隊的消息，所以我便決計去參加。

普海春的宮燈發着恬靜的杏黃色，照着樑頭上的彩畫，一雙雙的歸巢燕子，象徵着各地的戰地記者陸續在危難中逃了出來。

聚餐室裏會見時，大家相互怪叫起來，彼此得慶更生。大家儘可能地都換了衣衫，整了儀容，沒

有辦法的，只有「和尚頭」這是適應戰地生活的餘迹。大家握手談笑，人叢中不時的發出一陣陣熱情的哄笑。

聚餐時也不是寂寞的，一批一批的節目陸續進行，大公報記者范希天報告突圍的經過，他稱讚中央社的朋友的工作是陣地戰，而各報特派員的工作，則是游擊戰，前者工作艱苦，後者容易出色。這次中央社有三位朋友的消息至今不明。此外，值得記掛的還有多位，如武漢日報的房滄浪等。胡定芬和陳振綱也陸續講述他們的突圍經驗，驚險萬分。他們都在盼望各位「難友」不久都能到齊。

聽見「難友」兩個字。我不禁又想起了消息至今仍然不明的攝華。

我和幾位比較熟識的朋友，研究這次各部隊由徐州突圍的路線有五：第一是長官部及廖集團的退却線，即我所退出的路線，由徐州經宿縣懷遠，繞蒙城之南，鳳台縣境，再由阜陽入河南。第二是湯軍團及機械化兵團退却線，由隴海鐵路東段的運河站經趙村、徐園子，繞過符離集之北，過津浦路向西，經大賈家、韓村集而至渦陽。第三是孫集團軍及張軍團退却線：由台兒莊經徐州、蕭縣經過永城北面而衝出敵圍。第四是關軍及川軍之一部退却線：由徐州經郝寨、郝集，而由夏莊出險。第

五是孫震軍退却線：由利國驛經柳泉，直撲安徽泗縣，經曹老集，繞過懷遠北部突圍。

插華是應該跟隨孫集團由第三線退出的，須要經過敵人兩條封鎖線，一爲蕭縣，一爲永城。這條路是相當危險的，不知插華的安全如何。

我從普海春出來，恰巧遇見商界的一位朋友錢際雲，他熱烈地和我握手，慶我生還。我問肖民遠在不在漢口，他說回長沙去了，不久就來。兩個人信步徜徉到了法租界，進了鐵路飯店他們開的長期房間，完全和前方是兩個世界。這裏有妓女、麻雀、鴉片煙，每一個房間，都是麻雀牌聲與妓女的浪笑聲，以及喝酒猜拳的狂叫聲，還有一股鴉片煙的氣味。穿長衫的法國巡捕房的「包打聽」每夜照例來「查夜」，但也只消把鴉片煙燈往床下一放，便無問題，麻雀是並無禁忌的。有些玩世者，對於這羣包打聽的虛應故事，視若無睹，高臥在煙榻上吞雲吐霧，包打聽面子上過不去，照例威風一陣，然因暗地裏貪了旅館老板的賄賂，只要旅館茶房說幾句好話，也就算了。

我一進房間，有一兩個熟人便跑過來握手慰勞，茶房替我把上衣脫下掛起，打手巾把子，一方面殷勤地問：

「嗷那一個您家。」

這是催我喊堂差，他們從妓女手裏可以拆賬的。

我搖了搖頭，茶房很失望地將要退出，錢際雲喊茶房「等一等」，一方面向我說道：

「既然來了，總要玩一玩。有甚麼熟人吧？」

我躊躇了一下，心裏想既然來了，過於嚴肅，則頗不適於這個環境。便笑道：

「剛到漢口的時候，曾經無意中喊過一個叫甚麼小情妹的，不知道還在不在。」

「在，在，在。」錢際雲說。「老兄真是眼光如炬，一到漢口，便認識了漢口第一流名妓，小情妹現在是紅得發紫了呢。」

好像爲了證實小情妹之紅得發紫似的，茶房回來報告：小情妹到天星飯店跳舞去了，她家裏已經積了五六十張條子，所以要到夜間兩三點鐘纔能來。

「還有兩三個鐘頭她纔來，我們到跳舞場玩玩去。」

說着，我們便走出鐵路飯店。以鐵路飯店爲中心，幾條短短的馬路幾乎完全爲旅館所占滿，比較著名的有萬國、新新、新亞、紅樓等幾家。一羣一羣穿薄紗旗袍，白色夏季外套的妓女，穿梭一般地從甲旅館到乙旅館，忙得不得了。因爲中國界內的各旅館禁賭、禁娼，所以法租界便形成了這樣畸形

的繁華。

時已六月初頭，天氣悶熱，我向錢際雲說：擠在天星飯店裏面，實在受不了，錢際雲便提議到新開的明星球場去。明星球場，在法租界的盡頭，東臨揚子江濱，有小哥爾夫球，有舞場，是一個面積寬廣的夜花園。

我和錢際雲在舞場的一角坐下，白色制服的僕歐問吃甚麼，錢際雲叫了一客橘子四瓜施，我叫了一客冰淇淋，靠在藤製圈椅上欣賞這戰時浮世繪。

一對對的男女，狂笑着吃啤酒，吃鷄尾酒，跳躍着打哥爾夫球，興奮地隨着爵士樂曲跳着狐步舞，魯斯，以及華爾滋舞。只有深戈舞的樂曲，大家不甚習慣，仍然隨便地跳着魯斯或華爾滋。我覺得這未免辜負了美妙的探戈樂曲。正在這時，我瞥見一位長身男子穿着一身黑色夜會服，抱着一位嬌嬌婷婷的女子，悠揚不迫地跳着探戈舞。美麗極了，我看得出神。兩人越跳越近，似乎是熟人，仔細一看，啊呀！原來是上海的紅舞星黃瑪麗！

她也看見了我們，驚喜地跑了過來。飛機式的燙髮，兩耳帶着銀環，電影明星白蓓蘭·斯丹妃似的臉上，戴了一對墨色眼鏡，長僅超過膝蓋的香港式的薄綢天藍短旗袍，瀟灑不減當年。陣陣粉

香，充分說明是剛自香港來的都會人。

伸手和我握了一握，嫣然一笑，這是勾魂攝魄的笑。爲了這一笑，不知顛倒了多少衆生。爲了這一笑，她從千金小姐墮落爲靠摟抱過生活的舞女。

(11)

我第一次看見她，在抗戰以前三年，地點是上海最有名的電影院，大光明。那天同我一道看電影的，是一位以影評家著稱的呂剛君。當我們看完電影一同出來的時候，看見一位穿深藍旗袍的女學生，從我們面前經過。也許是一種錯覺，這女學生竟然很像剛纔在銀幕上所見的「鐵騎」女主角白蓓蘭·斯丹妃 (Barber Stanvick)。

「呂剛，你看這位女學生是不是很像斯丹妃？」

「像得很。」那位影評家回答我。「這位中國斯丹妃，我懷疑她和我是同行。我因爲靠寫影評吃飯，所以每一張片子新開映，我必須在開映的第一場趕來看，免得批評文章落在別家報紙後面。誰知道這位小姐竟是和我搶生意似的，凡我所到的影戲院，只要是新片子的第一場，一定遇見



她。」

「那麼，不是老兄的同行，便是老兄的愛讀者，這樣熱心的影迷，不會不諷你的影批的。」

我和影評家分手以後，便安步當車地盪到了維也納跳舞廳，赴一個劇團的慶功宴。這個劇團的主持人，便是本文一開頭提到過的主持歡迎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的宋時宜。時宜在上海戲劇電影界是一位紅人，他會編劇，他會導演，他會畫佈景，他會打燈光，他會登台演戲，他會作歌譜曲。因為他會的東西太多了，戲劇電影界的人們，這個找他修改劇本，那個找他監督舞台，一天到晚，盡是忙着別人的事。有一天，我在他書齋裏談天，除了他本人以外，還有編劇家黃瑞光，時宜太太白蘭馨，電影女明星汪曼娜幾個人。我們異口同聲地責難他爲人太好，只管別人的事，忘記了自己。大家商議的結果，決計以時宜爲中心，組織一個劇團，長期公演話劇。一半採用西洋古典與近代名劇，一半採用中國的創作劇本。第一個開鑼戲，便請黃瑞光編戲，時宜導演，我因爲常在新聞記者羣中，跑來跑去，他們便拉我在宣傳方面幫他們忙。這一夕話，兩個月以後竟成了事實。黃瑞光編劇，宋時宜導演，白蘭馨汪曼娜主演的「庚子之變」，竟在金城大戲院正式公演了，而且博得了全上海人的鳴彩，戲院老闆立刻延長了兩個禮拜的合同，且和他們訂約該戲院獨占他這個劇團的上演權。以

後他們這劇團一切的戲，都由金城包辦。今晚的慶功宴，便是慶祝「庚子之變」上演之成功，我雖是戲劇團外人，但恭爲名編劇名導演之友，且係參加最初計畫的一份子，所以在被邀之列。

慶功宴不在菜館開，而在舞場開，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歌舞之間，酒不待三巡，只聽樂台的爵士樂一響，喜歡熱鬧的劇人影人們，早已踴躍的奔赴舞池了。

我和時宜，瑞光吃着啤酒閒談，宋太太，白蘭，馨照，例滿，面笑，容地，陪，着，我，們。宋太太真是一位理想的太太，她是燕京大學出身，受過很好的美國式的教育，她的藝術修養那樣深，他在電影戲劇界地位那樣高，但她沒有一點所謂「女明星」的習氣，她是那樣溫和、文雅、恬靜，我們這一羣朋友，到她家作客，和時宜高談闊論，她總是滿面含笑地招待我們吃茶吃咖啡吃點心，不然，便靜靜地，含笑地坐在旁邊聽我們閒談。

我們正在跳舞場閒談的時候，有一位穿得很華麗的小姐隨着汪曼娜一齊由舞池走出來，請宋太太在她的紀念冊上簽字。我抬起頭來一看，原來就是剛纔在大光明看影戲時見過的「中國斯丹妃」。

剛纔在大光明看影戲時穿着素樸的深綠旗袍的「中國斯丹妃」，來到了維也納跳舞廳，另

是一套服裝。那還是夏末的天氣，她穿了一件紅線方格白喬其紗的長旗袍，和她那玉立亭亭的身段，異常配合。蛋圓的臉龐，裝着兩顆活靈靈的大眼，嘴角旁邊，常是浮着一種諷刺的微笑，十分和銀幕上的斯丹妃相似。她全身的魅力，我們可以說集中在諷刺的微笑上。

看樣子，她和汪曼娜是會過幾次的，但和宋太太還是初會。她很客氣地恭維宋太太這次在「庚子之變」裏面表演的成功，又說早就景仰宋太太學問與人品，今天有機會遇見，甚覺榮幸，所以要求宋太太在她紀念冊上題幾個字以為紀念。宋太太謙遜着說，自己只是戲劇園子裏一個最不重要的位子，為別人題字一類的「明星風頭」自己是不配出的。但中國的斯丹妃，再三要求，宋太太只得接過了。她準備好了的自來水鋼筆，揭開這精緻的西式紀念冊一看，可以證明我在大光明和影評人說的不錯，她是一個十足的影迷。這一本紀念簿子上，幾乎全是電影界的題詞。男明星從高占非、趙丹起，甚至低級趣味的滑稽角色韓蘭根，都有簽字在上面。女明星如胡蝶、白楊、陳燕燕、談瑛，是不待說，甚至只在電影公司掛過名，偶爾有一兩個鏡頭的臨時演員，也有名字簽在上面。明星以外，如沈西苓、程步高、蔡楚生、應雲衛、史東山等導演的名字也有。偶爾也有報界名人的名字。剛纔在大光明，她如果曉得和我同看影戲的影評人呂剛，她一定要求他簽名是無疑的。

因爲汪曼娜的多嘴，宋太太以外，把我和時宜，瑞光三個人的名字，介紹了出來，於是都沒有逃過在她紀念冊上題詞簽名的麻煩。對於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題詞簽名實是一件苦差使。既犯不着恭維，又不便教訓，寫些無聊的話敷衍呢，也實在乏味。所以對於這位小姐的要求我推辭了不只兩三遍，可是過於堅拒，很容易被人疑爲擺架子，得隨喜時且隨喜，我終於接過了她的冊子。

冊子的第一頁用很娟秀的鋼筆字題着她自己的名字：黃瑪麗。

我手裏提着鋼筆，一時想不起適當的文句，便對着汪曼娜和宋太太說道：

「我剛纔和影評人呂剛在大光明看戲，曾遇見這位黃小姐，我們兩個人都爲以她很像白蓓蘭·斯丹妃，你們看怎麼樣？」

「果然像得很！」汪曼娜和宋太太異口同聲地說。

時宜歡喜開玩笑，一聽見我這樣說，便把紀念簿從我手裏接過去，援筆寫道：

「名教授葉惟明影評人呂剛，最近發見了一位「中國斯丹妃」，她的名字叫黃瑪麗。」

這遊戲筆墨，贏得了全場的喝彩。這時，音樂臺上的音樂剛奏完了一曲，許多跳舞去的藝人都從舞池回到我們這席上來，大家圍着時宜看他在紀念簿上題字，對於「中國斯丹妃」這一名稱，

都異口同聲地說很漂亮。

「爲『中國斯丹妃』乾一杯。」歡喜熱鬧的藝術界同人，早已酒盞亂舞起來。

今夜的主人宋時宜和宋太太，看見黃瑪麗這樣受大家歡迎，便拉她坐下來同玩；黃瑪麗本來是一個戲迷，最歡喜和影人們同玩，更加大家這樣捧她爲「中國斯丹妃」，她就讓陪她回來的一位油頭後生，枯坐在另一張檯子上，她竟留在我們這一席上和大家同歌同舞了。

我第一次拜見她那婀娜的舞姿及領教她那嫺熟的步法，也就在維也納跳舞廳。

在我們同舞的時候，她向我說常常讀我在報上發表的文章，說會聽過我的講演，這是我從相識不相識的讀者中常聽見的應酬話，並不以爲異。只是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子，跳舞跳得這樣輕盈熟練，嘴巴又這樣會講，在我腦筋裏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

(三)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下了最後一課正在準備離開××大學的時候，忽然有個女子打電話來，幾個比較相熟的女朋友，我只一聽聲音，便可辦得出那一個，可是今天這位女子的聲音，一時我

竟聽不出來。我問她貴姓，她說姓王。但又決不定是汪曼娜的聲音。汪曼娜之外，一時竟很難想得起來。有姓汪或王的女朋友。我在電話前沉吟的神情，好像對方已經覺察了，對方女子在電話中笑道：「貴人多忘事，也許您忘記了罷？」

「那裏話！我怎麼敢忘記王小姐，好久不見了，你近來好嗎？」我想這樣講總不會錯的。我這樣講，看她答覆的情形，也許可以使我回憶起是誰來。

「哈哈！」對方的女子笑了。「我說葉先生忘了，你果然忘了。我們昨天晚上還在維也納跳舞的，你怎麼說好久不見呢？」

哦，原來是「中國斯丹妃」黃瑪麗小姐！上海人講話黃王不分，所以使得我弄不清頭緒。

黃瑪麗的電話雖然來得有些突然，但我並不感覺絲毫不快，且對於她這都會式的明朗性格，表示好感。她問我現在有沒有空，我說五點鐘以前是可以奉陪的，她便和我約定在南京路的沙利文會面。

沙利文是一個美國人開的 Chocolate Shop，外面一間賣自製糖菓，裏面一間可以吃茶吃飯，設備高尚，中外上流人士，多喜在此地吃茶會朋友。

當我走進沙利文時，黃瑪麗已經和另外一個女學生坐在那裏。兩個人同樣穿着深藍旗袍，櫃子上放着兩個書包，看樣子是剛從學校出來。黃瑪麗介紹另外那個女學生，名叫鄭擷華，說是她的同學，也是愛讀我的文章的人，所以她很願意見我。鄭擷華和黃瑪麗兩個人雖然是好同學，而性格和作風却完全不同。黃瑪麗從面部的輪廓起，著的衣服，穿的鞋子，敷的粉點的胭脂，以及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顯現出十足的都會風。她是那樣奔放、豪爽、大膽虛榮。而鄭擷華則適與她相反。人是很聰明的，然其聰明內斂，人是很爽快的，但不至流於粗俗；人是很美麗的，却毫不施鉛華橢圓的臉蛋，長長的睫毛，紅嫩鮮豔的面頰，活靈靈的眼睛及其一顰一笑都表現着處女的美。黃、鄭兩人，性格風這樣不同，而感情却極好，這大概是人類間的通習，對於自己總感覺不滿足，而欲吸取與自己性情相異的人之長處，以補自身之缺憾。據黃瑪麗說，世界上最瞭解她最愛護她的是鄭擷華，所以她們和姊妹一樣親熱。對於黃瑪麗這旁若無人的談鋒，鄭擷華只是微笑地聽着，很少插嘴說話。她們兩人，不惟性情風格是如此的不同，就是趣味嗜好方面，也相差很多。譬如關於文學作品黃瑪麗祇讀過幾部很流行的中國通俗小說；關於電影意義比較深刻的如「亡命者」、「萬古流芳」、「夏伯陽」、「血花」、「愛斯基摩」等，她多不感覺興味，而她所最崇拜的明星則是善演歌舞片的希

弗萊、麥唐納之流，換句話說，她只能欣賞娛樂性的軟性片子，不能理解意義深長的硬性藝術片子，在這些地方，鄭擷華便和她不同，她讀過很多的歐西名家文學作品，雖然是繙譯的。電影女明星中，她喜歡葛雷泰嘉寶、瑪琳黛德麗，男明星中她喜歡賈雷古柏維廉、鮑惠爾等，其趣味就較高一等。

莫論她們兩人性格、作風、教養如此，作爲談天、散步、喫茶的伴侶，都是勝任而愉快的。所以她們以後到學校或我所寄宿的靜安別墅來訪，或打電話來約，只要我有空，我總很樂意接待她們，陪伴她們。有時我的男朋友參加，有時她的女朋友參加，一聚集便有七八個人之多，結隊到滬西郊外野餐，或成羣到兆豐公園、虹口公園散步，或到新雅茶室喫茶，或到大滬、大華、維也納、大都會跳舞，大家混得很熟。而擷華到後來却和我相愛，這都託福於黃瑪麗之介紹，是我和擷華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一起談天遊玩的機會漸多，我對於她們私生活方面的瞭解也漸深。黃瑪麗和鄭擷華兩個人生活的距離之遙遠，實在出人意料之外。擷華是一個很進步的女性，她不惟在學校很用心讀書，而對於課外書報雜誌，也很熱心地閱讀。她以一個高中程度的女子，居然對於「世界智識」、「時事類編」之類的國際政治的刊物，感到興味。比較容易瞭解的「婦女生活」、「文學」、「中流」、「光明」一類雜誌，不待說更愛讀了。青春的熱血，奔向了進步之路的她，不以書本上的智識而滿



足；更進一步她對於許多愛國的活動，感到興味。每一次「九一八」、「一二八」等紀念的集會，三八國際婦女節的遊行，她都很熱心的參加。

可是她最好的朋友黃瑪麗，則完全不同。以上所說那些雜誌，她從來不肯翻一翻，一切愛國的集會遊行，她更不感興趣。她所最熱心的是看電影、跳舞，其次賭賽馬、賭回力球。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她常津津有味地敘說昨天跑馬如何有趣，那匹馬跑得好，那一個跑馬師神氣漂亮。一提到回力球，拉飛爾怎麼樣，羅查拉怎麼樣，歐蘭加、蘇羅沙伯又是怎麼樣，簡直如數家珍。

思想生活隔離得這樣遠的兩個女性，感情却又那麼好，認識她們的人，多以為奇怪。但時宜的解釋很適當：「根據羅曼羅蘭的解釋，這叫做『對照式的性格』，正因為性格是對照式的，所以感情反來更好。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奧多·狄哀納之所以成爲同性戀，便因爲他們的性格是對照的。」

#### (四)

是一個秋雨瀟瀟的晚上。我一個人枯坐在靜安別墅三層樓的小書齋裏，對着一盞孤燈，靜聽着窗外的細雨。一聲聲，一滴滴，使人煩悶。那幾天日本人在虹口所造成的水兵殺害事件，使得中日

間空氣異常險惡。日本人藉題發揮越界到中國江灣八字橋一帶佈崗，北四川路滿佈日本陸戰隊的步哨，沿途搜索行人。江灣鬧北，風聲鶴唳，居民搬入租界者，途爲之塞。那時我政府對於抗戰，準備尚未完成，莫論中央與地方，儘可能對日忍讓。國民輿情，高漲到極點，只怨懟政府爲甚麼不立時對日抗戰？這煩悶直至事變勃發，八一三發動了全面抗戰纔解除。我那夜的煩悶，一半是對於時局的煩悶，一半是個人事業上的煩悶。煩悶的日子，再遇着愁人的秋風秋雨，這煩悶就更進一層。

我從三樓到二樓，同宅居住的程宗義兄也呆坐在一張沙發上發悶。不過他比我究竟好些，他有一位很美麗很賢能的太太在旁安慰他。太太正在撥弄無線電收音機，很馴順的小狗瞪着兩眼看她。

「惟明！宗義對我說，」不知何故，今天特別發悶。你有興致出去走走麼？」

「同感之至。我正要約你同去呢。只是，我在嫂嫂面前，又要多記一次帳。」我笑着說。

「沒有關係，帶她一道去好了。」宗義也笑着對太太。

「你們去罷，我夾在裏面，使你們不方便。」程太太瞞了宗義一眼。

「只要嫂嫂並不禁止我們跳舞，毫無不方便之處，快請換衣服罷。」

「她聽見跳舞腳趾就癢了，怎麼會禁止我們跳舞？只是禁止我和莉麗跳舞罷了。」宗義仍不肯放鬆他的太太。

「我在旁邊，隨你們跳三天三夜我都不管，但背着我偷偷摸摸，我可不答應。」程太太一面說着，一面到後房裏換衣服，宗義向我扮了一個鬼臉，好像程太太真難纏。

常和宗義伴舞的莉麗，在愛多亞路大華跳舞廳工作，我們每次玩跳舞場總是到大華去。程太太雖然在家裏故意咕嚕宗義和莉麗跳舞的事，但他到了大華却總是叫莉麗坐檯子，兩人說說笑笑，跳跳舞舞，好像交情很深的樣子。她這種作風，使得莉麗受良心責備，欲與宗義過分親熱而又覺得對不起程太太，所以反來防止了宗義和莉麗的關係。因此，朋友們都盛讚廣東太太手段的高明。

我們到大華去，本想請莉麗坐檯子的，但莉麗沒有來，却發見了莉麗隣座有一位異常華貴的女子穿着黃色花呢的旗袍，戴着銀球的耳墜，我心裏一動，這太像黃瑪麗爲好奇心所催促，我決定選擇她爲舞伴，以便看個真切。可是我坐在她的對面，須要穿過舞池纔能和她跳舞，但她身後有幾個油頭少年，音樂一響，便站起來搶着和她跳，簡直輪不到我。不過，當她跳近我坐的檯子時，我却認出了確確切切是黃瑪麗。

這太意外了，黃瑪麗會做舞女！

據我所知，她是西南某省銅元局局長庶出的女兒，母親雖是青樓出身，但場面甚大，手裏也很有幾文；黃瑪麗所讀的摩勒氏女學，便是有名的貴族式的教會學校，她怎麼會墮落到做舞女呢？

正在我疑惑的時候，門口走進兩位朋友，一為湯肖民，一為湯氏世交錢際雲。

由於我的介紹，肖民、際雲早就和程宗義熟識，大家都是喜歡跑跳舞場的人，所以很容易成為朋友。現在他倆進來了，我和宗義便歡迎他倆坐在我們這邊。

肖民剛坐下來，還沒來得及命令僕歐吃咖啡，還是吃別的冷飲，劈頭就向我問：

「那一個是今天新進場的黃瑪麗？」

我指着穿黃色旗袍的一個舞女給他看。

「你認得黃瑪麗麼？」我詫異地問。

「今天的晚報捧得利害。」肖民說着從衣袋裏把大晚報掏出來遞給我。「回頭要請你介紹。」

「今天是禮拜六，大晚報出「星六舞刊」，在版面的正當中刊着一張三欄高的西裝女子照片，那唇邊帶諷刺的微笑，一望而知為黃瑪麗。但標題却是：「中國斯丹妃今晚下海。」新聞記者真利

害，「中國斯丹妃」是我和時宜幾個朋友開玩笑時贈給她的綽號，想不到居然皇皇然登在報上。再往下看，不得了連我和時宜都牽進裏面去了。

「黃瑪麗女士原爲西南某省銅元局長之千金，滬上摩勒氏女學的才媛，因嗜賽馬而與名騎手綽號小畢者結不解緣。然乃翁因賽馬騎手，品格低下，有辱門楣，怒逐其女，女固西南人脾氣，倔強不屈，竟變木加厲，索性下海伴舞，以與乃父抗。記者昨訪黃女士於其靜安別墅私邸，見其紀念手冊中有名導演朱時宜題句云：「名教授葉唯明，影評人呂剛，最近發見了一位『中國斯丹妃』，她的名字叫黃瑪麗。」此真係黃女士之最適當評語，其唇邊之帶諷刺的微笑，直與白蓓蘭·斯丹妃一般無二也。」我看了這段記事，正在啼笑皆非，肖民却再三催我快些請她過來坐檯子，以便介紹。

「人家千金小姐，淪落到做舞女，我們原來和她熟識的，只能避免和她接觸，免得引起人家傷心，怎麼好叫她坐檯子？」我說。

「那麼——我們不把她當做舞女，當作朋友請她好了。」肖民今晚異常熱心。

「肖民對於黃瑪麗，可謂「未見傾心」。吵着找惟明介紹，已經吵了好半天了。」錢際雲口裏噴了一口煙，望着肖民，半開玩笑地說。

喂，喂，老錢，不要冤枉人，吵着要到大華來的是你呀。」肖民微帶狼狽的表情說。

「我想你們兩位的热心都差不多，不必互相謙辭。只是黃瑪麗業已情有所鐘，你不看報上說得明明白白麼，她已和小畢結了不解緣？」我說。

「不相干。」宗義插嘴道。「小畢是上海有名的獵豔家，每一個舞場的「拿莫溫」都和他有關係，外面還有不少的大家閨秀與富翁的姨太太。黃瑪麗不被遺棄，怎麼肯做舞女？」

「這觀察來得深刻，肖民大有希望。」錢際雲仍不放鬆對於肖民的嘲諷。

「yuro」這是一句日本語。留日學生間開玩笑時常用。寫出漢字來是「野郎」意思是「這傢伙」或「這小子。」

這時樂台上奏着平克勞斯貝和白蓓蘭·斯丹妃合作的「流水歌聲」中的曲子，異常輕鬆。雋永，宗義夫婦起舞去了，肖民問我：

「我們甚麼時候請黃瑪麗？」

「回頭我和她跳一次舞替你問問。」

報上所捧的舞女，真是生意興隆，尤其是今晚的黃瑪麗幾乎全部時間是坐檯子，所以那天晚

上我竟沒有和她跳舞的機會。

夜深兩點鐘了，舞場準備打烊，舞客們漸漸散去的時候，僕歐送過來一張紙條，摺疊得像在學校裏做手工的紙鴿，伸展開來看一看：

「葉先生：

明日下午五時，請在南京路新雅二樓稍候。

瑪麗」

「你的運氣來了。」我把紙條遞給肖民，肖民發狂似的喊道：

「要得！明天歸我請客。」

「客，還是歸我請；你六點鐘來好了。」

「就是這般主意！」他模仿着平劇的道白，快活地說。

(五)

翌晨醒來，茶几上的時鐘短針，指着十點；被衣而起，看見從玻璃窗透進來的光線，陰沉沉的，滴

滴滴答答的秋雨昨夜以來，一直沒有停。我心裏想，今天又是一個悶人的禮拜天，下着雨到甚麼地方去呢。

「葉先生，電話」程家的廣東小丫頭 瓊英在門外輕輕敲了一下，這樣告訴我。

我穿着毛巾的晨衣，走到二樓接過電話筒一聽，好像得救一般地高興，瓊華的電話。

「我正愁這悶人的禮拜天沒法子過，你的電話救了我。」

「好現成的閒話，你不會找我麼？」

「健忘的小姐，打電話到家裏來不方便，這是那一個說的？」

「那你可以寫信來呀。」

「還是等你的電話好。」

「我若是不打電話來呢？」

「我堅信你會打電話來呢。」

「樂得講成閒話。我若不打電話給你，你早已另排節目了。」

「節目倒有一個，只是要等到下午五點纔行。黃瑪麗約我們到南京路新雅吃茶。」



「我正爲瑪麗的事情打電話給你；甚麼事情不好做，偏要去做啥個舞女，學校裏看見報上把學校名字都登出來了，氣得不得了，想要求報館更正，說學校裏沒有這樣一位學生，可是又怕報館不理會，你在報界的朋友多，可以代我們學校打個招呼麼？」

「這事很容易，包在我身上。我們甚麼時候碰頭呢？」

「上午爸爸不出去，我也溜不開。下午一兩點鐘，我就說出去買東西，可以到靜安別墅來。」

「好極啦，我準在家恭候。」

聽說擷華下午來，我立刻精神百倍。開開窗子，行罷深呼吸洗罷臉，吃了早點，把房間稍爲整理了一下，看看書桌上花瓶內的山茶花已經凋謝，心裏想應該買幾枝鮮花來換換。整理完畢正靠在沙發上看當天的申報，出乎意外地擷華已經來了。手裏拿着一把大麗花（*Dahlia*）。

「喂，你不說要等下午纔來麼？」我一方面立起來替她脫雨衣，一方面很快活地問。

「爸爸忽然被人家接去了，我也就跟着溜了出來。」

脫下雨衣的擷華穿着黑綢夾旗袍，套着天藍色的短馬甲，肥瘦適中的肌肉雖隱蔽在衣服裏面，而全身健康的青春之力，好像要撕破衣服的樊籠跳躍出來似的。我們緊緊地擁抱了好久，纔共

同坐了下來。我提議冒雨出遊，她立即贊成了。我們出了靜安別墅，沿着馬路向西走，一直走到兆豐公園。園內闊無一人，除了門口賣票的和守門的巡捕。我們毫無目的地順着公園內的小徑走，幾乎把園內的每一角落都走到了，一直走到後面的音樂堂，和隣接聖約翰大學的動物園。兩個人毫無倦意，對於浙浙瀝瀝的秋雨，也毫不厭煩，這樣走了幾個鐘頭纔出了園門，又步行着到了南京路新雅，黃瑪麗已經先我們而至，坐在那裏等了。

「壯皮餓煞！」擲華一坐下來便這樣說。

「兩個人只顧得走路，連午飯都忘記吃了。」我不禁自己笑自己。一方面命伙計快些拿幾樣簡單的飯菜來。

「下着這樣大的雨你們到那裏去來？」黃瑪麗詫異地問。

「兆豐公園散步。」

「好興致！」

不大一會兒，伙計端上來一盤糖醋排骨，一盤炒油魚，一盤芙蓉雞片，一盤番茄牛肉，一盅鷄脚水魚湯，還有辣醬、芥醬，這些都是我所特別歡喜的味道，加之上午沒有吃飯，所以狼吞虎嚥地連吃

了兩大盅白飯，使得兩位小姐睜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們一方面吃飯，一方面談話，黃瑪麗談到她這次的做舞女由於自暴自棄的感情所促使。她報告了她和小畢戀愛而又被棄的經過，她既爲生父所逐，又爲愛人所棄，傷心到極點，決心遊戲人間，故不惜做了舞女。但平日爲人決不受欺侮，這次被小畢所玩弄，也決定以牙還牙。

「小畢是有名的流氓，背後有一點勢力，所以他纔敢這樣胡作亂爲，玩弄人家的民家女子，又棄之如敝屣，別人能饒恕他，我可不能饒恕他。」黃瑪麗憤憤地說。

「那麼，你預備怎麼樣呢？」我問。

「我要和他打官司。」

「打官司？你們又沒有結婚。」

「難道說不可以告他誘姦良家婦女麼？」

我犯不着替小畢辯護所以沒有置可否。

「我想託葉先生費心介紹一個有力量的律師給我。」黃瑪麗說出了她約我到新雅來的理由。

「上海是律師滿街跑的地方，找起來並不困難；只是有力量的律師，價錢貴得也就可觀，你官司縱然打贏了，也許還不夠送律師的。」

「不在乎。我所要爭的是一口氣。」

「那就好辦。和我同住的程宗義先生便是上海最紅的律師伍海生的留法同學，只要宗義一句話，他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

「噯呀，好極啦，一定請葉先生給我介紹。」

正在這時，湯肖民進來了，我拉他坐在我旁邊，一方面介紹他和黃瑪麗與擷華認識。大家又閒聊了一陣，看看已是七點多鐘，擷華恐怕回去的晚了，母親嚕囑，我便送他回去；而肖民也得到了一個美差陪送黃瑪麗。

伍海生是有名的風流律師，宗義和他介紹了黃瑪麗這筆生意，正是他歡迎之不暇的，他問黃瑪麗希望小畢出多少贍養費，黃瑪麗說五千元。

「不成問題，五千元不許他少一個銅板。你怎樣酬勞律師呢？」

「五千元。」

「漂亮。但我可以不要一個銅板，只要你陪我到國際飯店玩一夜。」

「夠朋友。只要你能替我把官司打贏，天天陪你也可以。」

官司用不着打，大律師伍海生的一封警告信，嚇得小畢乖乖地送了五千元來。從此黃瑪麗住在伍海生的家裏。

可是好動的黃瑪麗，不能長久待在家裏過少奶奶的生活，起初是出來演電影，慢慢地男朋友多起來，伍海生和他吵了幾次，兩個人鬧分居。

「分居容易得很。照樣拿五千元來。」黃瑪麗說。

「你竟敢敲我的竹槓？」

「是的。」

「好大的膽子。」

「膽子小的人大概不敢來。」

「我不給你，你又怎麼樣？」

「請一個比你還有名的律師告你。」

伍海生照樣付了五千元給她，她在滬西租了一棟洋房，買了兩部汽車，聽差，老媽子用了一羣；白天找朋友在家打牌，晚上仍然來到大華做舞女。

都會上的怪人怪事甚多，黃瑪麗便是這些怪人中的一個。她由女學生墮落爲舞女，由舞女而昇格到名律師夫人，搖身一變而爲電影明星，再以明星的身份下海陪舞；也居然有小報記者，舞場廣告捐客如趙世勳一類分子，一夜之間把她捧成上海的舞后。且有些馬路政客曾在百樂門跳舞廳替她舉行甚麼舞后加冕典禮。

我若不是親眼看見這一套變化，我會疑惑是小說家故意張大其詞，聳人聽聞。但和我同時代的上海人會證明我決沒有張大其詞，而且還漏掉了一筆：她還出過洋，漫遊歐美，回來以後還出版了一本「歐遊印象記」，不待說這也是文人中的滓渣爲了換取她的歡心而代爲捉刀的。

## (六)

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曾有一段關於由前方到後方的描寫，說「當安德來郡王到不儒恩時，天色已經全黑，他看見自己四周的高屋、商店、窗牖及街燈的火光，在街道上轟轟走過的華

麗車輛，以及活動的大城的那種氣氛，這對於戰後的軍人總是那麼有誘惑性的。」

我現在也正在處於這種誘惑性之中，美妙的音樂，光滑的地板，一對一對的男女之翩翻的舞態，還有上海的舊舞伴——爛熟的都市女人黃瑪麗。我快活的招待她坐在我們的櫃子旁邊，她爲我介紹了和她同舞的男子李鵬飛。他穿着刺目的夜會小禮服，頭髮全向後梳，擦得雪亮。二十幾歲的年紀，偏留了一叢小鬍子，表現着十足的流氣。

菲律賓樂隊奏起輕柔的「兩人同飲鷄尾酒」舞曲，這是在上海和黃瑪麗同舞時的熟曲子，在抗戰後方的漢口，兩人又聽到這曲子，都不禁引起往日的回憶，不約而同地彼此看了一眼，不約而同地用眼睛講話，「跳跳罷。」我先立起來，她也跟着立起來，我輕輕地抱着她溜進舞池中的人海。她的身段是那樣輕盈，步法是那樣圓熟。我和她跳舞時的感覺，完全是第一次在維也納跳舞的感覺，愉快、輕鬆。她身上有與攝華不同的氣氛，就是遊戲的氣氛。攝華對我，可謂無微不至，但兩人中間還隔着一道牆，在我的家庭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我覺得她是凜然不可犯。我對他絲毫不敢存遊戲的心情。可是黃瑪麗則恰恰相反，澈始澈終是遊戲，你若對她正經起來，兩人間的空氣便會變得僵硬。她的態度雖然是遊戲的，却又和一般的舞女不同。她不是用金錢買賣的，而是需要以半真

半假的感情作媒介。她在男人間有魅力，也就在這一點。

跳完了一隻曲子，兩人不約而同地走出舞場向小高爾夫球場那邊走，穿着輕紗的青年女性爲成羣的年輕男子擁簇着打球，我和黃麗瑪走過球場，到了酒吧間，立在櫃台旁邊喝了兩杯鷄尾酒，舉起杯子，互相說出剛纔跳的曲子 *Cocktail for two*

又跳了一次舞。我覺得非坐原來的櫃子不可了，我的朋友錢際雲，她的朋友李鵬飛還在那裏等候我們。

「我真有點兒不服氣，」她一路走出舞場一路說「葉先生爲什麼對攝華那樣好，對我簡直不理會。」

「豈敢，豈敢。」

「不要和我打官話，一切我都知道。攝華到漢口來，葉先生大宴新聞界，爲她捧場，奔走院長部長之間替他募捐，我真羨慕攝華。」

「小姐且慢提攝華，攝華至今連消息都沒有，還不知道從徐州突圍出來沒有呢。」

「是不是，葉先生又在惦記攝華。」



這是相當露骨的妖語，是煽動男人向他表示愛情的信號然而我却裝作沒有懂，因為曾經滄海的她，決不會對我這窮書生有甚麼真的愛情，充其量她不過以我爲一時的戀愛遊戲的對象，我不會上她的當的。

「但我並不因爲惦記擷華而忽略了瑪麗。」我半開玩笑地招架着她的攻勢。「甚麼時候回香港去？」

「如果在漢口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我很想在後方服務。」

「後方服務苦得很哪。」

「爲甚麼葉先生這樣看不起我？」他故作微嘆似的說。「擷華可以在前線從軍，難道我就不能<sup>？</sup>在後方吃點兒苦麼？」

「小姐能夠吃苦，當然很好，可是你想做點甚麼事呢？」

「我也想從軍。」她很乾脆地說。

我看了看她，沒有回答。

「是不是我又<sup>？</sup>不配？」她說。

「豈敢。」

「那麼，葉先生替我介紹。」

「看罷，等將來有機會的時候。」

「只要葉先生肯介紹，機會是一定有的。」

「這可難說。」

回到我們原來的檯子，大家談了些無關緊要的閒話，約期再會，我就辭別了他們回宿舍睡覺。我離開了漢口這麼多日子，公私事務都積壓甚多，再加許多朋友在洗塵歷驚，慶祝生還等等名目之下約我吃飯玩耍，早飯七點鐘起床，一直忙到十二點鐘以後纔能回到宿舍。所以竟沒有時間去看看黃瑪麗或請她吃吃飯。至於那晚上她向我說的「從軍」的話，則更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偶爾也想到似乎應該去看看她，但一轉念她是這樣一位美麗、摩登、潑辣的交際花，自有公子哥兒如李鵬飛，專以玩女人爲能事的官僚如孟伯文，朱佛山一類人物對她獻殷勤，我又何必前去湊熱鬧？而且攝華至今連消息都沒有，我實在缺少攜着另外的女性出入茶樓酒館的興致。

可是我這態度，引起了黃瑪麗的問罪之師。有一天早晨，我剛進辦公廳，連當日的報紙都還未

看，寫字檯上已經放了一封西式信封鋼筆字的函件。字蹟有點像擲華，我以為是擲華到了漢口，兩手幾乎發抖地拆開一看，原來是黃瑪麗的來信，怪不得字蹟這樣相似，因為他們在中學同學，教國文的是同一位先生。

「葉先生：

我一到漢口就打聽葉先生的住址說是你到徐州前線去了，接着便是徐州失守的消息，正憂慮您們安全的時候，意外地，真真是意外地，您好像從天飛降一般，我們在明星球場見了面；您可以想到我是如何高興。

可是這高興竟是一場空歡喜，葉先生給我的回答竟是一個澈底的不理睬。我日夜盼望貴人的光臨，而貴人多忘事，竟把瑪麗忘記到九霄雲外去了。我會幾次打電話到貴廳去，所得的回答，不是不在家，便是開會去了的冷言冷語。一個失足做過舞女的女子，竟是這樣被社會看不起，甚至連多少年來的朋友像葉先生也對我這樣不理不睬，我真傷心極了。難道一個做過舞女的女子，竟連愛國的資格都被剝奪了麼？爲什麼擲華當女兵，葉先生那樣捧她的場，而對於我之渴望從軍，竟不肯給我一點點機會呢？

俗話說：「新人進了房，媒人拋過牆，」你們新人還沒有到房，對我這位月老已經是視若路人了，傷心傷心！

瑪麗 六月十三日

讀完這封信，我覺得慚愧了。正如他所說：「難道一個做過舞女的女子，竟連愛國的資格都被剝奪了麼？」她說想參加一點抗戰工作，我不應該不盡力幫忙，只是爲甚麼一定要當兵呢？我把她的信收起，順便拿起當日的報紙一看，立刻解答了我的疑惑。原來女兵在今日的風頭是這樣健！今日的報紙，載着兩條關於女兵的消息，一則是漢口各婦女團體聯合歡迎兩個戰地婦女服務團的團長胡蘭畦、謝冰瑩。另一則是電影女明星胡萍從軍的消息。怪不得黃瑪麗急急要從軍了。她原來是在十里洋場做「舞后」做厭了，想換換口味，嘗嘗舞后從軍，被全國報紙喝彩的味道。我若爲她介紹，說不定連我的名字都要登到報上去，算了罷，還是少找麻煩！

我一邊這樣想着，一邊看報，看見一條重要消息，與保衛大武漢有密切關係的；黃水冲斷隴海南流，白沙中牟敵紛紛撤退。比較詳細的報道如下：

(一) 黃河決口十二日晨在白沙附近冲斷隴海路，敵軍狼狽撤退。

(二) 黃河趙口花園等處堤岸決口，大水流向尉氏、扶溝、淮陽而入皖北和亳州一帶，豫東平原已成澤國。現大水流到周家口以東，豫東仍大雨水勢續漲。白沙、中岸敵紛紛倉皇向東南撤退。尉氏、陳留敵聞已開始後退，我部奉令相繼推進。鄭許鐵道無敵蹤。

(三) 暴敵將黃河南岸大堤決口後，洪流已越隴海線，正向南繼續氾濫。現白沙、中牟一帶，盡成澤國，難民均扶老攜幼，紛紛向西遷移。鄭州附近麇集難民數萬，食住皆無，情況堪憐，敵機三十二架一二日晨復在黃河南岸趙口一帶，大肆轟炸，共投彈中數枚，炸燬村莊數百座，死傷難民無數。

當我軍從徐州撤退之際，敵人的陸空軍，即沿隴海線西進，奪取蘭封、開封，以奪取鄭州為進犯武漢的路線，所以這幾天的鄭州岌岌可危，但黃河決口，一瀉千里，敵軍損失奇重，其機械化部隊之行進在隴海中段者幾乎片甲無存，鄭州轉危為安是不成問題的。

可是，武漢從此就安全了麼？這又不然，敵人進犯武漢的路還多得很，惟不知究竟從那一條路來，這就不得不請教敵情專家了。於是我就打電話到××部，約劍鳴上午和我同吃午飯，以便研究今後敵人的動向。劍鳴由南京化裝來漢之後，他的老上司郝部長念其勞苦，便把他派在××部擔任敵情科長，天下事有這樣湊巧，他竟和搶他的太太的雷大聲又成了同事，劍鳴談到這件事情時，

曾苦笑着向我說：「這真是冤家路窄，狹路相逢。」

關於黃河決口後的敵人動向據劍鳴判斷：（一）敵人可能由皖南攻入鄂東；（二）停泊在九江下游大小二百餘艘敵艦沿江西進，直衝馬當封鎖線，掩護他們的陸軍進襲武漢。

劍鳴的判斷大體無誤，敵人果然先取安慶爲根據地，同時分兵西進，一路西出石牌趨望江，目的在威脅我馬當，一路則攻入潛山縣境，迫太湖縣，進襲宿松，妄欲越過大別山餘脈而攻奪黃梅，目的在渡河抄我九江。此二路爲敵軍主力所在，爲目前戰局的最大中心地帶。同時據守合肥之敵，則分兵攻取舒城、桐城、霍山，欲從南面切斷我軍後路而北取六安。其目的在沿公路西奪豫東之商城、潢川，而切斷我平漢線。

關於水路方面，敵艦和空軍的活動，頗予我大江南岸守軍以重大的威脅，加以川江水漲，襄河大泛，漢口以下沿江水位增高，加重了我們江防的困難，敵船也就利用這個時候，掩護海軍陸戰隊在貴池登陸後，奪取安慶南岸之大渡口，連日集中炮火轟擊東流，想從至德直趨馬當後面上游之彭澤，或南下景德鎮以抄九江，其目的在九江及其江岸東面之湖口。

就從敵人這次進攻路線觀察起來，我們對於這一地區的戰鬥，我們可判定六安的存亡，就是

豫東存亡，望江和宿松的得失，就是馬當和九江的得失。——武漢大會戰的前衛戰，無疑的就取決在這一帶地區。

針對着敵人水陸幾路的進襲武漢。我們軍事統帥部已經很詳密的決定了「總動員保衛大武漢」的全部計劃。抗戰開始以來戰鬥力堅強而戰績最高的軍事領袖，如湯恩伯、孫連仲、張自忠、薛岳……等各名將統率的健兒們，都已次第集中指定地點，從湖北的西北方面起綿延河南安徽而及江西的北部，一個馬蹄形的大保衛陣地，將達到一萬里的延長線。而在這戰區內，一切軍事政治是由陳誠將軍一人指揮。因為他是中國唯一的戰略家兼政治家，武漢全鎮的幾百萬人民，都崇敬他相信他，大家都說「武漢一定保衛得住。」

## 第七章

(一)

廿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常會決議七月一日召集國民參政會，同時發表了參政員名單，於是六

月下旬旅居上海、香港、廣州、昆明、重慶、西安各地的參政員陸續抵漢，漢口政界突然活躍起來，若是借用一句外國話來形容，漢口已入於政治季節。

我們的廳長陳開明，本是學界名流，而參政員中不少文人雅士，他們從遠方來到漢口，很多人成了陳開明的座上客。

有一天晚上，我在陳廳長家裏遇見了幾位熟人，一對是名教授，名主筆現任參政員盧龍騎和他的太太黃幼佳；一對是名小說家于戴甫和他的太太汪英俠；一對是女參政員游維華和她的丈夫康舉國；一對是名記者顧鴻麟和她的太太姜錦文。單身漢只有我一個，真未免相形見細了。

這幾位先生聚在一起倒還平常，這幾位太太聚在一起真算得是四美圖了。黃幼佳是美國的留學生長條身材，蛋圓臉兒，舉止瀟灑，議論風發，真不失為可以編劇，可以登台的才女。汪英俠的名字，只要讀過于戴甫的「日記九種」的人，都可回想當年汪英俠之美麗多情，事隔十年，汪英俠已年近「徐娘」，然而豐肌玉骨，面若銀盆，正是豐潤不減當年。姜錦文不像黃幼佳，汪英俠之有名，然而當初一日曾經是名噪一時的哈爾濱美人，曾經是運動選手，她健康活潑，特別是眼睛靈活有神。就容貌論，最平常的要算那位游參政員了。臉龐瘦削而皮膚枯澀，身段也並不十分窈窕。可是這



四位女性中，這位游女士是最能幹的，而且豔聞傳天下，軍政要人和他要好的很多，所以居然活動成功了一位女參政員。女人太能幹了，做丈夫的遭殃，游女士和康先生鬧離婚，已經不只三五次，但多半是離而復合，朋友們也都司空見慣，不以爲怪了。

今晚顧太太到陳廳長公館來，爲的是辭行，因爲馬當失守以後，武漢情勢漸緊，政府下令疏散人口，顧太太要到重慶去。

「這幾天不是講和的傳說很盛麼？」游維華說。「若是能和，顧太太豈不是空跑一趟，何不再看看情勢再說？」

「講和完全是謠言。」陳廳長說。「這謠言是敵人有意思造出來的。因爲「和平空氣」可以挑撥我們國內的團結，離間國際友邦對我們的援助，並減輕世界人士對中國抗戰的注意。」

「敵人造謠最善利用機會，趕巧這幾天英、法大使、瑞典公使都從上海到了漢口，所以他們造謠也就更有材料。」盧龍騎說。

「因爲和謠傳播到了國際間，所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粉碎和謠。昨天英國每日快報駐武昌訪員晉謁蔣委員長時，委員長說：「我軍每次撤退，在日本並無勝利可言，適增加其人力與財

力之消耗而已。」委員長並否認外傳英、法、義、瑞士及瑞典各國使節來漢，設法調停戰事之謠，他說中國對於任何第三國之調停，除完全恢復中國主權者外，將不予以歡迎。中國今日在政治上已告統一，其人民抗戰之決心，亦與日俱增，目下第一年戰爭，已告終了。中國之財政機構，並未因之動搖，中國維持借款義務，減少入超，遷移多數工業於內地，擴充公路鐵路交通，動員婦女以助國防，並創立國民兵團，全國青年皆踴躍參加，中國既有如許精神煥發之青年男女，自決無爲日本屈服之一日也。同時這是委員長對英國記者談話的大意。明天報上可以登得出來。」

「中國跟日本既然和不成，敵人是一定要集中全力攻漢口的了。」顧太太問。

「當然。」陳廳長答。

「那麼，我還是非到重慶去不可！」顧太太嘆息地說。

「捨不得和鴻麟分手是不是？」陳廳長幽默地問。顧太太雙頰紅了一紅，沒有說甚麼。

「我又不能跟着他同去，」鴻麟插嘴說，「兩個小孩子還有許多行李，她一個人怎麼樣顧得了呢？」

「這纔叫做亂世。」于戴甫在旁嘆息地說。「生當亂世，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顧其妻，所以古

人纔有『妻離子散』的悲痛語。」

「我們甚麼時候纔可以回到上海去呢？」太太問。

「多則十年八載，少則五年六年。」陳廳長答。

「噯呀！」在座的四位太太，一齊發出這樣驚異的歎聲。

「那麼我們想回到哈爾濱去，不知道要到那年那月了。」顧太太說。

「能回上海，也就能回哈爾濱。」陳廳長向顧太太安慰似的說。「不收回東四省，這仗是不會結束的。」

談到深夜大家輿辭而去，同行的四位朋友每一個人都有個美麗的太太陪伴，使我重新喚起光桿子的悲哀，更令我想起消息不明的攝華。

可是世事有表裏兩面，單從表面觀察，往往只得其皮毛，你若鑽進核心去看，則人生又未免過於悲慘了。誰知笑臉相迎的夫妻之間，也照樣隱藏着多少的祕密與矛盾！

現在是戰時，我們沒有時間，多管別人家庭的閒事，可是剛剛在參政會開會的前幾天，女參政員游維華被刺了，據說兇手最大的嫌疑犯是她的丈夫康興國，因為游維華被刺以後，漢口即不復

尋得見她丈夫的蹤跡。還有一件婚變，便是于戴甫與汪英俠。于戴甫在七月初的大公報上登出了尋妻啓事。

汪英俠女士鑒：

亂世男女離合，本尋常事。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于戴甫謹啓

此事發生之後，有許多朋友爲他們奔走，不幾天于戴甫又登出下面的啓事。

于戴甫道歉啓事：戴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英俠女士，并登報招尋。啓事中曾誤指女士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致歉意。

我在陳開明廳長家裏遇見這兩對夫妻時，還羨慕他們鶼鶼呢，誰知幾天之間，竟發生了這麼大的慘變，人事真是不可測！

(11)

隨着馬當、九江的失守，武漢前衛的南北兩岸各線戰事，都日趨緊張，一向過着比較安穩日子的武漢三鎮，除了敵機肆擾所給予市民的不安以外，城防軍的陸續開入，街道上新築的涇堡及架設的鐵絲網，也暗示戰爭將逼近武漢，所以市面上有些商店已經疏散到重慶、衡陽或桂林去。七月底中央決議，將中央黨部及各院部會在武漢所設立之辦事處一律撤消，並命令各辦事人員依指定日期，按照次序前赴重慶，在各該機關服務。這樣一來，向存觀望的市民，也都爭先恐後地疏散了。

在這緊張的日子中，有一天早晨我和陳廳長從江漢關一帶步行着到特二區的碼頭去乘差船，以便過江到武昌參加委員長主席的紀念週。沈部長的汽車從我們面前過，看見了我們兩個人，也便下車和我們步行。

「這樣我們可以談談。」這位身負保衛武漢重任的將軍，不太高的身上充滿了鬥志，瘦長的臉上有一對弈弈射入的眼睛。「我昨天從前線回來，帶了一批俘虜，這件事交給葉先生罷。」

「好的。」陳廳長說。「上次開新聞會議，一羣外國記者說想看俘虜，而我們的俘虜收容所，又還在常德，他們又騰不出工夫去，這次可以給他們看看了。」

「俘虜收容所的周所長因公來漢，昨天到廳裏來過。」我說，「他說，俘虜解到收容所去，多半

要經過武漢，以後大家若是連絡得好，外國記者想看是很方便的。」

「好極了，以後跟俘虜收容所的聯絡，就交葉先生辦罷。」沈部長向我說。

剛剛上了船，高級長官們正在船上互相寒暄，空襲警報響了，大家便決定下船暫避，幸而差船離海軍青年會很近，於是沈部長便約我們這一批幕僚到海軍青年會吃早點，新任城防軍司令黃將軍耀璜也和我們同自差船下來，同往海軍青年會去，沈部長便爲我們介紹，黃司令也介紹他的幕僚和我們見面，大家交換名片，沒帶名片的便在筆記簿上寫一寫，黃司令的甄祕書接了我的名片，露出驚喜的顏色和我握手：

「原來是惟明兄，我們神交十年，今日始得會面。」

一面說着，遞過來他自己的名片。

「哦呀！原來是叔柔兄。」我也高興得跳起來。

誠如甄叔柔君所說，我們是神交十年的朋友，今日始得會面。他和柳劍鳴是同鄉同學，後來柳劍鳴到東京留學，他在北平讀書，由於劍鳴的介紹，我們便常常通信，互相交換關於中國文學上的意見。據劍鳴介紹，他是一位詩酒風流的朋友，我本來很想會會的，可惜一向沒有機會。

「近來看見劍鳴了麼？」我問。

「看見的。」甄叔柔說。「黃司令本想約他到城防軍來担任工兵團長的，他說剛到××部去不久，對不住許廳長，所以沒有來。」

「劍鳴近來的運氣不太好。」我說了句比較含蓄的話。

「是的，他那位太太給他的刺激太大了。」

「怎麼，你已經聽說了麼？」

「這件事鬧的沒有那個是不曉得。」叔柔說。「連黃司令都聽說了。」說着指了指正在熱心和沈部長並肩密談的黃司令。

「他怎麼樣說了呢？」

「說起來很妙，爲了這件事雷大聲還要和劍鳴動手槍呢！」

「妙，妙！講給我聽聽！」

於是叔柔講出了下面一段趣文。

當黃司令初到漢口的時候，爲了加強守城的力量，想充實幹部，便託相知的人在外面物色，例

如劍鳴便是被黃司令看中了的一個。可是這消息，不知道怎麼被雷大聲聽見了，於是他便四出活動，找人介紹，黃司令倒也接見了。見面之後，黃司令寫出了一封信請他自己看，這封信不知道是那一個寫的，把雷大聲搶奪同鄉同學柳劍鳴的妻子的事情寫得詳細，雷大聲看了臉色窘得發青，但他總算有本領，請求黃司令明天再接見他一次，黃司令說可以，第二天他便把柳劍鳴和馬文彩的離婚證來拿給黃司令看，黃司令說道：「很好。改天當另行通知。」過了兩天，黃司令送了一封信給他說。本軍缺額，已補充完畢，俟將來有機會，再行借重。這一下子可把雷大聲氣壞了，他認為那封匿名信是劍鳴寫的，便吵着要和劍鳴拚手槍，劍鳴說：「匿名信的勾當我還幹不出來，因為祖宗三代沒有這種傳授。但忝爲軍人，手槍倒有一枝，要拚就拚。只是覺得這夥子彈可惜了，滿好留着打東洋人。」

由於各機關之疏散，我的熟人在漢口的一天一天少，私生活便一天一天寂寞，然武漢的情勢，一天一天堅，敵人已經過了田家鎮，留在漢口的少數公務員，幾乎都是直接與保衛武漢有關係的，公務忙得不得了，也就無暇顧及個人的感傷了，不過每次到街上去，看見許多莊麗的洋房牆上，都漆上了英、美、法、比各國的國旗，我心裏便感到憤懣與難過，這般市儈的半殖民地根性，太可嘆了！



幾種不同顏色各國旗子，便能保護你們的生命財產麼？

在這家眷多半疏散的漢口，男性們正感着陽盛陰衰的時候，一度從軍去的黃瑪麗又翩然而到漢口，卸去戎裝，換上旗袍。到廳裏來找我。

「葉先生雖然不肯替我介紹，可是我仍舊參加了部隊。」黃瑪麗很得意地說。

「恭喜小姐，你的有力量的朋友本來多，所以用不着像我這樣小的脚色出面。」

「何必客氣，葉先生不肯罷了。」

「豈敢豈敢。可是小姐不在戰地服務，突然回到後方來幹甚麼？」

「我想到重慶去。」

「到重慶去。不當兵啦？」

「嗯，當兵的味道，嘗嘗就夠了，一個女人還能當一輩子兵麼？」

哈哈！我笑了。我早就知道她之從軍是風頭主義，不會有恆心的，幸而我沒有出面介紹。

「葉先生很得意，覺得幸而沒有替我介紹是不是？」

「你真聰明，一猜就猜中了。」

「我不來啦，黃瑪麗撇起小嘴，撒着嬌說，「葉先生蹬人！」

上海話「蹬人」是嘲笑人的意思。

「豈敢，豈敢。」我拍着她的肩膀，「還有別的事我可以幫忙的麼？」

「我請你替我買張到重慶的飛機票。」

「這次又得請你原諒了。」我抱歉地說，「武漢是這樣吃緊，飛機搶運公家的東西還來不及，  
恐怕——」

「葉先生真是個書呆子，」她不等我的話說完便接了過去，「說甚麼搶運公家東西，還不是  
要人公館的傢具。」

「隨便說的人多啦，我們也管不了許多，只是飛機忙不過來却是事實。」

「總而言之，葉先生不肯幫忙罷了。」

「我恨不能掏出我的心來給你看。」我故意學着青年人的幼稚口吻說。

黃瑪麗也嫣然一笑。

「今晚慰勞你，請你看電影。」我趁勢轉了話頭。

「甚麼片子？」

「奈何天！」

「好像看過，不知道是不是瑪達哈麗的故事？」

「是的。」

「多少年前的舊片子了，沒啥意思。」

「漢口那裏去找新片子看？」我說。「在戰時看國際間諜片，我倒覺得滿有意思。」

「我還要找人替我買飛機票，改天再去罷。」

黃瑪麗匆匆地辭去了。

(三)

武漢的雙十節真是興奮極了，適於是日傳來了南潯大捷的喜訊，即由瑞武路侵至德安西北禹家嶺張古山一帶之敵，約三個聯隊，一萬數千人，經三日來我軍猛攻，敵確已傷亡殆盡。敵僅有四百人，棄甲曳兵而逃。現如將瑞昌方面敵撲滅，則陽新至星子之敵，不難解決，大武漢之外圍鞏固。

矣。

在這樣的捷訊傳來之時紀念國慶，羣衆情緒之興奮鼓舞，可想而知。整日鞭炮聲不絕，盛況空前。武漢各界於上午九時，假上海大戲院舉行紀念大會，到各界代表四千餘人，會場空氣極爲熱烈。會後由主席團推派代表分赴武昌彭劉楊三烈士紀念碑前及漢口總理銅像前分別獻花致敬。下午四時半，蔣委員長親臨檢閱武陽漢三鎮各區防護團，社訓總隊，全體保甲長，義勇警察大隊及武漢戰時工作隊。參加及檢閱各團隊均於三時半齊集指定地點，列隊受閱，人數達五萬八千，隊伍排列成半弧形。由蘭陵路起，折至一德街，直至民權路沿江一帶爲止。參加檢閱各團隊陣容整齊，由王團長天柱任總指揮，省市警察局長方超，蔡孟堅爲指揮官。檢閱時，委員長乘車前行，陪閱官隨後，當經過各行列時，各團隊於軍樂聲中，齊向委員長行最敬禮。檢閱完畢後，即開始遊行，行列長達數里。沿途民衆夾道圍觀，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遊行行列沿途高呼口號，齊唱救亡歌曲，旁觀民衆亦均歡呼，並鳴鞭炮祝捷。

可是雙十節的第二天，廣東方面忽來告警，敵人突在大鵬灣登陸，敵人對於華南虎視眈眈，侵略粵南，本早在預料之中，然而敵人在這時發動，却大大地影響了武漢戰局。廣東是我們的海上交

通要道，現在被敵人封鎖，這對於我們的物資來源，當然發生重大影響，而且我們在武漢保衛戰也受到了牽制。因此，各機關便加緊疏散，我們機關的第二批人員也出發到衡陽去了。我爲了送同事們上火車，乘渡輪到徐家棚車站，那擁擠混亂的樣子，實在達於極點。月台上，堆滿了各機關的大小行李，擠滿男女老幼人員，車站站長被各機關的總務人員包圍着，大家都要先走。而車輛又不夠分配。當火車剛剛進站以後，候車候了幾天幾夜的老百姓便一擁而進，多少人從窗子裏爬進去，多少人爬到火車皮上，爭吵喧嚷的聲音幾乎使旁邊的人彼此講話都聽不見。

第二批人員剛走了不幾天，廣州失守的消息傳來了，戰爭已經逼近武漢近郊，疏散人口更加積極。武漢三鎮人力車及馬車車夫家眷數約共三萬人，亦奉令疏散。離漢口時因秩序良好，計畫周密，中外攝影記者，曾當場拍攝影片留真。

大公報於十月十七日停版，遷往重慶。夜間沒有黃包車坐，便那裏也不方便去，枯坐辦公廳，愁寂可想。正在這時，劍鳴來了，真是太受歡迎了。原來他也是最後撤退的一組。

「我們要算堅守武漢到最後五分鐘的人了！不可不對這錦繡的武漢作一次最後的巡禮。」  
劍鳴這樣提議。

我自然舉雙手贊成，因為這時候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只等候出發命令了。

因為武漢電廠業已折却，武漢三鎮除了特三區和法租界以外，全部為初冬的寒夜所籠罩，但這並不是一種死的黑暗，在黑暗中，充滿了着活和力！充滿電的汽車頭燈，放射着雪樣的閃光，駛過身邊，又轉灣向着西面沉入夜色中，小部隊、輜重車、馱馬、馬車、人力車、負擔的行人、提挈着的兒童，都在靜默地在暗夜中向西走，對於他們的前途，雖則明知道漫漫長遠，但大家似乎都有着一致的信心，那就是只要突破這一個黑夜，光明是一定屬於我們的！

到特三區和法租界的路上，一些相信在外國旗幟下可以苟安的人，一些在事實上不能離開武漢，以及被指定留在武漢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但比白天顯然減少了。法租界路口佈置得像一個堡壘，但是也有些像一座紀念法國國慶時的牌坊，明亮的電燈照耀着，三色旗冷冷地飄揚着，一個法國警官，幾個安南巡捕，幾個中國巡捕，正站在狹窄的鐵絲網進出口，檢查着要求入界的人們的證件。許多人進去了，許多人在口子外面徘徊着。

我們倆都有證件，我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法租界變得更嘈雜熱鬧像一個大年夜，各種食品店都上了門，實際上就開了門也已無貨可

賣。所有的旅館及只要可以蔽風雨的場所都已住滿了人，即使不能住人，也已堆滿了貨物。

走過漢口球場，好奇心使我們覓進去觀光一下舊遊之地，在甬道裏，就聽到管弦樂的聲音，不禁想起當時熱鬧的情形，衣帽間的侍者對於我們這兩位來賓表示着前所未有的歡迎，我們很詫異我們的衣帽會那樣寂寞地被掛在所有的空架子上面，進去一看舞池裏空落落沒有一對跳舞的人，舞池的四週照樣擺許多張檯子，方檯子旁邊沒有一個男人，全部是平常在此地招攬顧客的神女或伴男客跳舞的舞女。我們異常被歡迎地坐了下来，穿白衣的僕歐對我們表示了從來未有的殷勤，音樂隊的洋琴鬼也突然興奮起來開始演奏爵士樂曲，然而仍然沒有人跳舞，等音樂隊演奏第二隻曲子的時候纔有一對舞伴起舞仔細一看，原來是這球場的白俄老闆。

舞女裏面有些相識的，如小情妹、王美君等都聚攏到我們這張檯子來紛紛問訊，漢口還可以支持好久，東洋人離漢口還有多遠。

「不管怎麼樣，你們能夠逃得動的還是逃走的好，法租界並不能保障你們的安全。」我說。

「我們何嘗不想逃？只是買不到船票。」小情妹說。

這倒也是事實。交通工具實在不夠用。

「兩位先生做做好事，替我們買幾張船票好不好？」另有幾個舞女一再地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願意出雙陪的價錢。」

「現在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根本上已經沒有車子和輪船了。」劍鳴答覆她們。

「你們機關裏總有船呀，讓我們擠一擠好不好？我的媽媽天天逼着我想法子逃出漢口，可是我託了多少人都沒有辦法。」王美君說。

「我們機關裏幾輛車子，都是軍用，無論如何是不能帶人的。」劍鳴一面說，一面向我問道：  
「你那邊有辦法沒有？」

「我那邊也沒有辦法！」我沉吟着說。「對啦，想起來啦，你的朋友甄叔柔說他手裏還有兩隻差船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

「不過女客——」劍鳴說。

「恐怕成問題，是不是？」王美君很機警地接過去說。

劍鳴點了點頭。

「不要緊的，就說我們是你們兩位的眷屬好了。」小情姝說。



「那可使得不得，他太太兇得很！」我和劍鳴解圍。

可是，我們的朋友有兩隻差船這句話被她們聽到了，有幾個舞女纏着我們一定要替她們想辦法，一切條件都可以答應，甚至嫁給……

對於敵人的憎恨，一至於此，這是可寶貴的純潔的靈魂，雖然這都是路柳牆花。我爲她們的戀摯所感動，於是決定厚厚臉皮，利用一次朋友的友情，救助這幾個弱女子。

「能救一個是一個」我向劍鳴商量，「利用我們兩個這點老面子，要叔柔帶三五個人總還可以。」

「好的。」劍鳴立刻答應了。

兩個人分別寫了幾張卡片，只說「舍親某某女士逃難無車船務請賜以關照。」叔柔明白人而且是熱腸人當能妥爲照料。

還有四十萬人未能離漢，我們偏偏只救了幾個舞女也許不能見諒，社會人士，然而這是亂世，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們能救一個是一個，也管不了許多了！

出了法租界，我便和劍鳴分手，臨別互祝「珍重。」在撤退之前也許見不着面了。兩個人握手

的時候，都不免感慨萬端。

(四)

回到廳裏衛兵說有一位女客在宿舍裏等候我，我覺得很詫異，今日的漢口居然還有女客來訪，已是稀奇，而深夜來訪的女客，尤爲稀奇，莫非又是要求我想法子找車船的麼？一面這樣思忖着，一面走進宿舍一看，意外，是徐州脫險以來，一直沒有消息的擲華！這次是披掛整齊全付武裝。

「是你！」我驚喜地歡呼。

她也快活地跑過來，投在我懷裏，我擁抱了她擁抱好久。

「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面！」我扶着她坐在沙發上，「你怎麼在這樣緊張的時候，來到了漢口？」

「我是跟着林可華的部隊奉命掩護退却的。」擲華說，「部隊比我們到的早，都已分派在自

己的崗位，因爲交通工具的關係，我們政工人員來得遲了一點，我以爲你已經離開了呢。想不到你還在這裏。」

「你若再晚來幾天，我就走了。」

「謝謝天，我們又活着見了一面！」

「當然活着見面，徐州那樣的大包圍，我們都衝破了。」

「可是九死一生了呀！」

「是的，你從徐州退出來一直到現在纔有消息，當然是備嘗艱險了罷？」

「艱險是不必說了，我們一路退，一路打，曾經兩次受敵人包圍，總算是衝出來了。先是奉命在皖北防守，後來又奉命守平漢線南段，在信陽附近打了一陣，現在又奉命保衛武漢了。曾經寫過幾封信給你，難道沒有收到麼？」

「沒有。戰時戎馬倥傯，通訊本來困難。」

我們正在談話，陳廳長派人來請我到他那裏去。我有一個預感，大概知道他要對我說的話。

陳廳長辦公室裏已有兩三個同事先在，陳廳長一見我進來便說：

「我們明天一早動身，你預備一下。」說着又遞了一枝手鎗給我，「這是沈部長送給你的。我們最後撤退的人，都有一枝，準備必要時和敵一拚的。」

要來的日子，終於來到了，明天我們便要退出武漢啊，這錦繡的武漢，終於不能不受敵蹄踐踏

麼？我看看在座的幾位同事都和我一樣懷着滿腔悲憤而無可如何。

「關於這次的撤退，一般人恐難免要發生失望悲觀的情緒，這一點是要糾正的。」陳廳長說。

「關於這次的撤退，委員長有幾點指示：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的內地，而西部諸省尤爲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爲長期抗戰的根本方略，也就是我政府始終一貫的政策。武漢地位在過去七閱月抗戰工作的重要，全在掩護我西部建設的準備與承接南北交通的運輸。所以保衛武漢的軍事，其主要的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積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的工業，以進行西南的建設。現在我中部及東南的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與交通建設已奠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施全面的戰爭，而不爭區區的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經五閱月的苦戰惡鬪，已經給予敵人莫大的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的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戰鬪再接再厲的新精神，所以守衛武漢的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且自敵人侵粵以後粵漢交通既被截斷，則武漢在一般局勢上的重要性，顯已減輕。至就軍事而言，武漢在戰事上的價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點，而實在其外圍之全面。今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贛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後方之冀、魯、遼、察、熱、蘇、浙各幹綫，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畫，配置適宜的

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無需於武漢之核心且在抗戰之戰略上言，亦不能斤斤於核心據點之保守，而反不注意於發展全面之實力。敵人用意在意在包圍武漢，殲滅我主力，使我長期作戰陷於困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目的。因此，我軍之方略在空間言，不能為狹小之核心而忘廣大之圖，以時間言，不能為一時之得失而忽長久之計，故決心放棄核心，而着重於全面之戰爭。茲因疏散人口，轉移兵力，皆已完畢，作戰之部署，重新佈置，業經完成，乃自動放棄武漢三鎮核心之據點，而確保武漢四週外圍之兵力，使我軍作戰，轉入主動有利之地。吾同胞須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為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澈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決不可認為戰事之失利與退却。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委員長之指示，大體如此，所以我們這次撤離武漢，切不可誤認為戰事的失利與退却。我辭別陳廳長回到宿舍，把明天一早就要出發的消息，告訴了擲華，兩個人都不免黯然神傷，現在是敵人逼近城郊的危日，我們都有軍職在身，我隨她留在武漢，則為破壞團體紀律，她若隨我同去，則為臨陣脫逃，所以我不得不把她丟在這兩兩可危的武漢。我把沈部長贈的手槍留在身上自衛，我把原有的一枝手槍贈給擲華。

「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使用你贈我這支手槍自殺，保持我最後的一點純潔。」攝華說着滴了幾點眼淚。

攝華陪我到天亮。晨間送我上車起程。那是一個秋雨淋瀝的日子，我眼看着她孤寂的影子消失在瀟瀟的細雨之中。啊，攝華你太勇敢了，同時你也太寂寞了，我竟不能在撒離武漢的最後一瞬，和你同甘苦，我心裏真是難過。

但願我的攝華託上帝的福佑，能平安地離開武漢。

## 第八章

### (一)

武漢撤守後一個月，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乘卡車到了重慶。在未到重慶的這一個月之間我會到過長沙、南岳、衡陽、桂林、柳州、貴陽幾個都市或名勝區。

桂林出人意外的小，簡直像個小城市，不像一個省會；重慶卻又出人意外的大，意外的繁盛，不

像一個小都市，而像小上海，又像小香港。當我們的車子到了海棠溪碼頭的時候，隔江眺望重慶，高低低的許多西式建築，紅瓦白牆，大有由九龍眺望香港之感。車子過江到儲奇門，沿着段牌坊一帶的馬路向東走，經陝西路過街樓轉灣到新街口。又由新街口到小樑子到會仙橋到了粉江飯店，這一路上的高樓大廈，以及商店的林立，宛如到了上海大馬路。想不到重慶竟是這樣繁盛的地方。

我們一方面暫時安頓在粉江飯店，一方面在城裏城外找房子，同時午間和晚上還要赴在渝友人的召宴，大家忙亂了一陣。

報上登出了我們一行人到渝的消息，多年不通信或抗戰以來失了聯絡的許多朋友都打電話來，寫信來，或到旅館來訪問。其中有一位是黃瑪麗。

「漢口一別，就沒得到小姐的消息，你怎麼樣來的？」我問。

「我仍然是坐飛機來的。」言外之意是你縱然不替我買飛機票，我還是可以坐飛機來。

「那好極啦。現在作何貴幹？」

「想到機關裏找點事情做做。」

消。」

「機關裏做事苦得很，簽到晝退且不去說他，一天坐八個鐘頭的冷板櫈，恐怕小姐也吃不

「所以請葉先生幫幫忙，找點輕快的事情做做。」

「那就真的成了所謂『花瓶』了。」

「花瓶就花瓶，有甚麼關係。葉先生替我找找看。」

「看罷。」我隨便敷衍着。

「又是『看罷』，從前我在漢口託你介紹我到軍隊裏去，你也說『看罷』，結果音訊毫無。」

「結果你不是仍然到軍隊裏去了麼？」

「那是孟次長伯文幫我的忙啊。」

「這次何不再去找他？」

「儘管找他也不好，葉先生又要推脫是不是？」

「豈敢。」

「那麼一定要替我找找。」



「看罷。」

「又是『看罷』我要生氣了。」她說着撇起了小嘴。

「好小姐，不要生氣，我請你到浣花吃飯去，吃了飯到國泰看電影。」我一面這樣說，一面替她把灰鼠大衣穿上。

「國泰甚麼片子。」

「片名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是陶樂賽，德里奧主演的。」

「哦，啥個『西線間諜網，』是不是？」

「對啦。」

「又是間諜片子，不要看。」

這位小姐倒也特別，一般人都愛看偵探或間諜片，因為故事富於曲折、刺激；不知何以她獨不喜此道。

「那麼，看別的好了。」我這樣遷就着她，到浣花去吃晚飯。

在浣花遇見了兩批朋友，一批是新聞界的朋友，有時事新報、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中央社

的許多舊相識，顧鴻麟兄亦在其內。

「我住在兩路口雅園，你明天晚上來吃飯，內人和小孩子都說你已經到了重慶，怎麼還不到我們家來呢。」鴻麟握着我的手說。

「吃飯不必了，明天晚上一定來看嫂夫人，」我說，「這幾天因忙着安排機關的辦公地址，我的朋友來來去去，所以想來想去，到現在都沒有來得成。」

另一桌是電影界的朋友，有沈西苓、熊輝、白楊、高占非、趙丹、葉露、茜等。他們看見了我，都過來握手。

「朋友們都在掛念你呢，昨天報上說你到了重慶，纔知道你平安退出了武漢。」西苓說：

「你們的動靜，也是靠着報紙得以知道，聽說你們在成都頗有點小風波，是麼？」我問。

「是呀，」白楊說，「我們『上海影人劇團』剛到成都的時候，有許多人拿我們和一般牟利的歌舞團或雜耍班一樣看待，威迫利誘，要女演員陪他們吃酒打牌，你想我們怎麼能答應他們呢？於是便不免得罪了當地的有力的流氓地痞，於是造謠中傷花樣百出，鬧着要驅逐我們出境。」

「真是笑話！」我說。

「事後想來，真是笑話，可是當時我們遇到這種毫無道理的迫害，真是哭都哭不出來。」——葉先生幾時有空到南岸來聊天，笑話纔多呢。」

我們這邊正談得熱鬧，新聞界的朋友把我拉了過去：

「我們正在研究日本今後的動向，你這位老日本留學生參加來談談。」一位大公報的朋友說。

「我離開武漢以來，一天到晚在路上，關於敵人的情報，一點也不接頭，叫我從何說起？」

「用不着特別情報，我們單就日本公開的言論來研究研究看。」一位朋友說着，遞過來一件舊新聞紙，原來是十一月三日近衛所發表的廣播演說。

「帝國陸海軍攻略廣東、武漢，戡定中國要域。國民政府已成爲地方政權。然該政府若仍堅持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潰滅之前，帝國斷不收其戈矛。帝國之所希求爲建設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今次征戰究極之目的亦在於此。

「此新秩序之建設，乃日、滿、支三國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樹立互助連環之關係爲根幹，以期東亞之國際正義的確立，共同防共之達成，新文化之創造，經濟結合之實現，

此實安定東亞貢獻於世界進運之道也。

「帝國之所希望於中國者，在於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帝國期待中國國民善解我方真意，以與帝國相協力。國民政府若能一擲其從來之指導政策，改組其人的構成，舉更生事實，參加新秩序之建設，吾人並不拒絕。」

「帝國相信列國亦能正在認識帝國之意圖，適應東亞之新情勢。其中盟邦諸國從來之厚誼，有足多者。」

在座的多數朋友都認為是日本誘和的手段。

「一點也不錯，這是日本誘和的一種手段，不過其中毒素太重，我們却不可不嚴防。他最着重的一點還是離間我國內部的團結，一則強調「共同防共」，再則要求我們政府「改組人的構成」，這不是離間是甚麼。我想政府不會理睬的。」我說。

「不過有些要人却很感興趣，我前些日子在一個會場上遇見汪精衛、朱佛山、孟伯文，曾問他們的意思，他們都說很值得研究。」一位新聞記者說。

「朱佛山、孟伯文當然這樣說，他們本來是低調俱樂部的朋友。」

我因爲不便於把黃瑪麗一個人冷在一張桌子上，隨便談了幾句便回來陪她，她問我：

「你那一羣朋友說孟伯文是甚麼？」

「低調俱樂部的健將。」

她好像深不以爲然，但也沒有再說甚麼，我們便點菜吃飯。

(二)

雅園，在兩路口的近邊，削立於川東師範的左壁，是宏偉的西式建築，清苦的新聞記者顧鴻麟能在「房子難找」的重慶，找到這樣好的房子，就不能不使人羨慕有太太的人，尤其不能不羨慕他能幹的太太的人，這房子是顧太太由漢口疏散來渝後找到的。

鴻麟只租了兩間，一間作臥房，一間作客廳及書齋。幾隻書架子上擺滿了西文，中文的文藝書籍，壁間掛着油畫、木刻及浮彫名作家畫像。茶几旁邊，放着很舒適的沙發。我到他家的時候，顧太太坐在沙發上，替第二個孩子北強打絨線衣，鴻麟正在開留聲機唱片，是修貝爾特的曲子。在綠罩紅燈之下，陪着太太聽聽名曲，這日月也就不惡。

「你們真福氣。」我一面坐下，一面這樣說。「住這樣漂亮的房子，聽這樣美妙的音樂。」  
「別提房子了，」顧太太說，「房東已經把房子賣給一個甚麼機關了，正在趕我們搬呢。」

「真是重慶房子難找，已經有了房子都還保不住。噢！你們的公子和千金呢？」

「在後房裏睡覺，葉先生的朋友鄭小姐有消息麼？」顧太太問。

「在我離開漢口的前夜，她忽然趕到漢口來，匆匆見了一面，以後便不曉得怎麼樣了。」

「爲什麼不帶她回來？」

「她們的部隊負着掩護退却的任務，她不便臨陣脫逃啊。」

「聽鴻麟說，昨天葉先生在浣花飯店帶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那是那一個？」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她就是在上海做過跳舞皇后的黃瑪麗。」

「怪不得呢。原來葉先生又找到一位名滿天下的黃瑪麗，所以把那位在戰地的鄭小姐便忘

在腦後了。」

「哈哈！」我不禁笑了。「顧太太在這裏發揮正義感了。」

「那裏是甚麼正義感，乃是警告我的。」鴻麟在旁邊笑着插嘴。

「顧太太儘管放心，我保證鴻麟是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我笑着說。

「男人總是幫男人說話的。」顧太太故意開玩笑。

「咳呀，糟糕，我竟是這樣沒有信用麼？」我不禁自己搔着頭。

「葉先生的信用是很好的，」顧太太笑道，「但是可不要替人作保。」

顧太太一面說笑着，一面把預先準備的醬牛肉、花生米、豆腐乾、滷鷄蛋等酒肴取出來，擺在張小方桌上，鴻麟把茅台酒瓶打開說道：

「知道你喜歡這個，所以預先準備了。只是沒有好紹酒。」

「茅台酒就很名貴。」

我們正在吃酒，只聽天花板上面一陣響動，我問：「這是甚麼？」

「是老鼠跳舞。」鴻麟說。

「四川老鼠真多，旅館裏面也是夜裏出動，咬得各處亂響，妨礙睡眠，起來用手杖打床，老鼠的咬聲並不停止。胆子真大。」我說。

「胆子大到吃小孩子的鼻子，你看厲害不厲害？」

「有這等事？」

「嗯，有這等事。」鴻麟說。「我有一位同事，住在磁器街利華旅館裏在重慶第一次警報的時候，生了一個女孩子，第三天的早上發見小孩子的鼻子被老鼠咬了一塊。」

「咳呀，四川老鼠竟這樣厲害。」

顧太太比我和鴻麟到重慶早兩個月，關於重慶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知道得很多，所以談來娓娓不倦，從山城的坡子之多，談到轎子和滑桿，又從四川人愛吃辣椒談到毛肚火鍋，直至夜深，我方回到粉江飯店去，而外面的霧，已重得五步之外，看不見人了。

### (三)

汪精衛果然對近衛十一月三日的聲明，很感興趣，他於十二月十八日藉口視察飛昆明，二十一日又藉口醫病飛越南河內，敵首相近衛文磨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便發表了所謂「調整中日邦交」的聲明。他的聲明荒謬狂妄，竟以東亞的盟主自居。他說：

「日本政府，一如本年屢次所聲明，始終在謀澈底掃蕩國民政府之武力，並與中國同憂



具眼之士相提攜，以向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現在中國各地，更生之勢澎湃而起，而建設之氣象亦日盛一日，政府於此，爰將日本與更生中國關係之根本調整方針，向中外闡明，藉以昭示帝國之真意。

『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之目的互相結合，互相親善，並實行共同防共，以及經濟之提攜。因此中國必須首先消除其從來之褊狹觀念，而放棄其抗日與不忘「滿洲國」之情緒，實言之，日本率直的希望中國進而與「滿洲國」樹立完全之國交關係。』其次，日本因不容許東亞有第三國際勢力之存在，故當日本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以締結中日防共協定，爲調和中日國交之緊急要件。又鑒於中國現在之情況，爲充分保障防共之目的起見，在防共協定繼續期間，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特定地點駐軍防共，以及將內蒙地方作爲特殊防共地域。

『關於中日經濟關係，日本既無在中國爲施行經濟的獨占之企圖，亦非要求中國對於理解新東亞情勢並順應此種情勢而行動之善意第三國之利益，加以限制，其惟一希望在使中日兩國之提攜與合作發生實效。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則下，中國應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

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增進中日兩國國民之經濟的利益，再鑒於中日間歷史的經濟的關係，尤其在華北以及內蒙地域內，關於資源之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以上爲日本對於中國要求之大綱。如能洞悉日本發動大軍之真意，自可明瞭，日本所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戰費之賠償，而其實際，不過要求中國對於分擔建設新秩序之職責，予以最低限度之必要的保障而已。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爲完成中國之獨立，對於其所必要之治外法權之撤廢及租界之交還，亦不惜予以積極的考慮。」

對於這狂妄的聲明，蔣委員長曾有一篇極嚴正的駁斥，要點如下：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他說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訴諸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是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以爲隨便可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

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權，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以去，還要求什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慾在前，自然要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了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家，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為管理，要收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了他的奴隸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麼。我可以斷言，在這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攜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內容，我在上面講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複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為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黨的放大。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為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甯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為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聯，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備。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即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只佔一小部份的成分。而他大部份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事變時爲何以他的駐俄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只不過外欺世論，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

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因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國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的向前挺進到北平，早可以被他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亦早就可以拱手讓他宰制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期中，而革命勢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無論如何，是必然會要排除萬難以奔赴於目的地，決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擋的，所以他提此要求，實在對現代中國認識太不充分。他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更不明現在時代是什麼時代，現在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同時他聲明書中公言非駐兵華北內蒙不足以實現「東亞新秩序」之建立，那麼所謂「東亞新秩序」是什麼，世界友邦和我國人士不是可以瞭然了嗎。

第三、聲明書中後段。要求在華北內蒙與以特別開發的便利。這是他借共同防共的名義而壟斷中國經濟，並且要扼制我經濟心臟的企圖的自白。此外他要提出中國應給與日本臣民以內地住居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對日本過去在華北所造的罪惡，是留有怎麼樣一個深刻的普遍的印象。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面銷

舊海洛英，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餒饕流氓，製造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的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將來法權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放棄維持治安的權利。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人會應允的。日本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住居營業自由，不就是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的性情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他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東亞局長的資格，奉他內閣總理田中之命，來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甯使讓他拿軍事來佔領我們的東北，而決不肯與他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什麼，就爲的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權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情，我們尚且不能應允，現在他更擴而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試問我國民倘能有考慮之餘地嗎。

這上面就是他聲明內主要各點。其毒辣如此，而近衛則總結以一句「此等要求實爲日

本對中國最低限度之要求。」這樣還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試問經過這最低要求以上的更還有什麼。這和以前廣田的三原則相對比，不知是廣泛毒辣到多少倍。敵人還想勸誘中國接受，試問在開戰以前，我們尚且不能接受廣田三原則。到今天還能要想中國接受此等亡國條件嗎。扼住了人家的命脈，要得鄰邦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而甘心，敵人的毒計陰謀，都由這一紙聲明中整個顯露出來了。而且還不止如此，敵人從前一向百計遮掩的所謂「明治遺策」和「田中奏摺」的內容，都給證明了。田中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近衛十二月一日在樞密院報告說是「決以中國建設工作情形爲根據，確定事件結束之時限。」所謂中國建設工作情形，就是滅亡吞噓到了什麼階段的意義。我們的國民，這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中國不滅，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停止的。世界各友邦這也就可以明白了罷。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雙管齊下了。在吞併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了歐美的勢力，這一步站定以後，將要更進行什麼，已不啻肺肝如揭。總之，日本是已經將幾十年來祕而不宣的一套野心狂想和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們從前提一

點警覺日本野心的話。大家或者還認爲聳聽的危言，以爲日本不至於如此，從今以後，敢言自中國以至於世界，對日本的野心，沒有人不洞若觀火了。」

武漢撤守以後，一部份失敗主義者，本來有些求和的陰謀，如汪精衛出走以前非難焦土抗戰政策的言論，即爲一端。而十一月三日近衛發出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誘和的聲明，失敗主義者更大肆活動，所以一時鬧得烏煙瘴氣。但自蔣委員長的「駁斥近衛聲明」發表以後，政府堅持長期抗戰的決心已明，而失敗主義者的中心份子汪精衛、朱佛山、孟伯文等都已脫離抗戰陣營，另去做他們的出賣祖國的「和平運動」。汪精衛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河內發出所謂「電」，響應近衛的所謂三原則，主張講和，全國憤慨，斥爲荒謬；僑越愛國青年，以鐵彈阻止其賣國行爲，孟伯文被刺身死，汪精衛尙不知悔悟，竟不惜投入了敵人懷抱，乘敵艦逃至上海，且溜至東京，乞憐平沼、近衛，組織偽府，中央至此，乃不得不明令通緝，以正綱紀。——這是後話。

#### (四)

歲暮矣，重慶的熱鬧街市如關廟街、都郵街、會仙橋、小梁子一帶，各商店都懸燈結綵出賣年



貨，摩登的櫥窗裏，還有的裝置着聖誕樹和聖誕老人，乍看起來，重慶的歲暮街頭和上海簡直差不多。回憶從前在上海時，我也買過些禮物贈給攝華，攝華也會寄給我用英文寫着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的賀年卡。現在我是有禮物無處送的孤獨者，在熱鬧的街頭走着，冷眼看着別人與奮愉快的來回奔馳。

「惟明」

我身後有人喊。回頭一看，原來是劍鳴！

「你幾時到的？」我欣喜地問。

「昨天剛到，所以還沒有來看你。」

「不必客氣。」我說。「到附近的咖啡館去坐坐罷。」

「好的。」

我們一面向關廟街的康元食品店走一面談話。

「林可華的部隊在漢口掩護退却，以後有消息沒有？」我問。

「有的。他們也退了出來。不過小的損失還是有的。」

「當然不免。」

「你那位朋友鄭小姐，據說負了傷。」

「啊？」我聽見這個消息，不禁驚恐與悲痛交集。「你怎麼知道的？」

「我在南岳遇見了林可華。」

「他說傷得怎麼樣？」

「沒有中要害，生命是沒有關係的。現在大概移在衡陽養傷。」

「衡陽我也住過幾天，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你在衡陽的時候，她還沒有到。」

啊！攝華，你使我悲痛，同時你也使我光榮。我本來想留在長沙等候你的消息，十一月十二日夜間，長沙大火，我半夜裏從夢中驚醒，匍匐逃到南岳，本來想在南岳等候你的消息，又奉命到了衡陽，不久因軍委會決定遷渝辦公，我又奉命來渝，所以一兩月來，無日不在掛念你，而迄未得到你的消息。現在好容易從朋友口裏得到你一點消息，却又是幸不幸的負傷！我多麼憂傷，竟不能分你一點痛苦，也不能在旁邊看護。

我憂鬱地，思忖着走進了康元食品店，這又是多麼巧的事情，甄叔柔和小情妹，王美君三個人也在裏面吃點心。

「這真湊巧得很，我們在漢口分散，在重慶又碰頭了。」甄叔柔笑着和我們兩人握手。

「我們是一條線上的人哪。」

「你們是怎麼碰到的？」劍鳴向小情妹、王美君問。

「重慶只有這麼一條街，走來走去，總要碰着。」王美君說。

「在漢口的時候，多謝葉先生和柳先生幫忙，我們才得到重慶。」小情妹說。

「你還是謝謝甄先生罷。」我說。

「不過，若不是你們介紹，我們怎能找到甄先生呢。」王美君說。

「所以這兩個介紹人兒，硬是要得個。」劍鳴打着重慶白說。

「柳先生的四川話，那能講得這樣好？」小情妹還脫不了下江人的口音，把「怎麼」說成了

「那能。」

「柳先生的老太爺，從前在四川做知府，柳先生小的時候曾經在四川住過，所以他講得一口

流暢的川白。」甄叔柔代答。

「他的上海話，爲甚麼又說得那樣好呢？」王美君問。

「因爲他在上海讀中學，而且他的老太爺後來在上海住家。」這次是我來代答了。

「兩位小姐到重慶作甚麼打算？」劍鳴問。

「我想去讀書。」小情姝說。

「讀書好，讀書好。進甚麼學校？」

「想學看護。」

「更好。正適合戰時需要。」王小姐呢？」

「我本來也想讀書的。」王美君雙頰發紅的說。「不過家母無人養，弟弟也到了上學的年齡，

所以我只得重理舊業。」

「此地沒有跳舞場呀。」我說。

「她在漢口本來唱清唱的。」小情姝說。

「哦，這倒是初次聽說。」

「唱青衣最拿手，在漢口新市場掛頭牌的。」小情妹說。

「在甚麼書場登台。我們也去捧捧場。」劍鳴說。

「在大梁子小廣寒。」王美君說。

「上海從前也有一個小廣寒。」劍鳴說。

「就是模仿上海的小廣寒。」王美君說。「俞美雲在這裏掛頭牌。」

「在上海的時候，俞美雲是三流角色。真是士隔三日，便當刮目相待。」

「此地是重慶啊！」小情妹說。「並不是俞美雲比從前高明。」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甄叔柔把我拉在一邊說道：

「名舞星黃瑪麗被捕，你聽說沒有？」

「哦？」我驚異地說。「一點都不知道。」

「據治安機關偵察的結果，她從香港到漢口就代敵人負了和朱儉山、孟伯文一班失敗主義者聯絡的使命，到後來孟伯文會介紹她赴×戰區當女兵，也是到前線去偵察。」

「好危險。她會再三糾纏着要我介紹她赴×戰區從軍。我因為知道她素日的行爲，以出風頭

爲主，決不是誠心替國家服務，將來也許和軍官們擾得一塌糊塗，我的名譽受影響，所以我沒有理會她。倒還沒有想到她竟惡劣到和敵人有關係。」

「她的放浪形骸的生活，影響到她的意識形態。你沒有理會她是運氣。」

「她和我一位朋友鄭小姐是同學。」我說。

「我聽劍鳴談起過，所以才知道你和她很熟。」

「這兩個自幼的同學，在這抗戰時期的表現竟是兩個極端。一個爲了掩護武漢撤退而負傷，一個做了敵人的間諜。」

「所以說這次抗戰是一個大洪爐，凡經不得鍛鍊的都溶化了。大而至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小而至於那一批作間諜的小漢奸如黃瑪麗，都是經不住火煉的。」

我們回到原來的位子上，小情妹、王美君和劍鳴正計劃着明天——大年夜怎樣過年。

「我來請，」我說，「爲了送別這抗戰第二年代，歡迎第三年代，我們要大大地熱鬧一下子。」

「第三年代，我們回到上海去，在家裏過年。」劍鳴說。

「只怕第五年代，都還回不到上海。」叔柔說。

「好啦，若是明年我們還在重慶過年，便歸叔柔請客。若是在上海過年，便歸劍鳴請客。」

「我們擁護柳先生的主張，明年在上海過年。」兩位女客說。

五個人走出了康元食品店，街頭的行人照樣是熙熙攘攘，賣報童子喊賣「南京晚報」，我買來一看，見有汪精衛自河內發出豔電的全文，竟是公然接受近衛的所謂三原則，主張停戰講和，劍鳴、叔柔不約而同地說道：

「這個政界妖精，明年一定興風作浪。」

「沒有關係，正義的火焰，會燒死這些妖魔的。」我說。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脫稿於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改正初版

長篇 第二 年代  
小說

著 作 人 崔 萬 秋

發 行 人 陳 君 毅

出 版 者 讀 者 書 店

上海松廣街三十六號

上海松廣街三十六號

總 經 售 處 上海雜誌公司

實價國幣

元

版 權 所 有



